

古 權 夕 簡

百 誨 雜 著 第 二 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446B

古懽夕簡四卷

韶誨雜著第二種



影小歲八十六者著

古懽夕簡序

昔董遇有言。學者當用其三餘。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也。余
黽勉從公。終年無間。若冬若雨。固猶非我餘。所餘者惟夜而已。樓室一榻。陳書
滿案。燈光炯炯。相伴不寐。俯讀仰思。時復申旦。蓋甚矣。人謂其自尋苦惱。而余
乃忻然有樂於此。惟恐其或失焉。偶有所得。伸紙書之。異日積久。當可裒然成
帙。爲夜讀書所記。名之曰夕簡云。四年九月古懽老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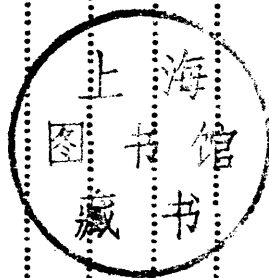
此古懽夕簡。爲余四十五歲後。迄六十六歲。二十餘年中。夜讀之所記。稍可
觀者。得八十餘篇。若零星碎筆。則別爲還齋臆錄焉。始從事時。有識語。作於
民國四年。距今已十八年矣。歲月奔馳。念之慙然。邇者家國多故。平生藏書。
又已屬他人。腦力衰耗。不能復有所繼。因取前後篋存。釐爲四卷。付諸版行。

曩日識語。仍置於首。念故紙鑽研。不適時用。定知當代。寧復需此。結習所在。敝帚自珍。姑爲收拾。聊免放失而已。雖然。耄及之人。餘年幾何。俛仰身世。前途如晦。則卽此之能否。暫留於天壤間。亦非所問矣。二十一年十二月古懽老人再識。時年六十有七。

古懽夕簡目錄

卷之一

- 建安七子集書後……………一
- 何晏傳書後……………三
- 杜牧商山四皓詩書後……………六
- 理寒石集書後……………八
- 讀謝皋羽晞髮集書後……………九
- 讀鄭所南心史書後……………一二
- 心史再書後……………一四
- 危太樸與梁孟敬集書後……………一五



野古集書後	一七
雲間三子新詩合集書後	一九
彭躬庵集書後	二二
亭林詩集書後	二七
陳確庵集書後	三一
王船山先生薑齋文集書後	三六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書後	四四
王玠右鎌山草堂文集鈔本殘冊書後	五三
舊鈔呂晚村詩書後	五九
復社申盟辭書後	六一
吳梅村集書後	六三

藏山閣集書後……………六七

應潛齋文集書後……………六八

湖海樓古文書後……………七一

明史方孝孺傳書後……………七二

大學衍義補書後……………七三

卷之一

讀文中子……………一

讀宋元學案戚楚邱與趙江漢兩傳……………二

杜甫贈韋左丞詩書後……………二

論公僕書柳河東文集後……………一四

論運動書韓昌黎文集後……………一七

- 陳龍川集書後……………二一〇
- 論儒家狹量書陸象山文集後……………二二三
- 論遜翁晚節書易餘籥錄後……………二二六
- 論唐仲友與妓嚴藥書齊東野語後……………二二八
- 書章楓山集後……………三三一
- 漁洋秦淮雜詩書後……………三三三
- 歸玄恭誅邪鬼文書後……………三三四
- 書魏叔子禮斗表後……………三三七
- 記淇泉澳水書四書逸箋後……………四〇
- 鈴山堂詩書後……………四一
- 毛西河全集書後……………四三

戴東原校水經注書後……………五一

附跋五篇……………五四

朱竹垞風懷詩書後……………六二

金正希集書後……………六八

金正希集再書後……………六九

讀畸人十篇及七克識語……………七二

墨井道人集書後……………七六

讀太上感應篇與功過格……………七七

卷之三

讀司馬溫公訓儉示康……………一

讀方正學家人箴十五首……………二

讀曾文正聖哲畫像記……………三

附應讀書目……………四

讀文信國獄中所作胡笳十八拍……………一五

讀黃藜洲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兩篇……………一六

讀顧亭林與友人論學書……………一九

讀張楊園百自箴及訓子語……………二三

讀劉戡山遺書……………二五

讀夏存古文集……………三〇

讀湯潛庵遺書……………三五

讀孫夏峯文集……………三九

讀顏習齋遺書……………四三

讀陸桴亭思辨錄……………四六

讀書日程書後……………五〇

人譜類記書後……………五五

讀施虹玉塾講規約……………六〇

讀王某友教童子法識語……………六五

讀小心齋劄記識語……………七一

讀李恕谷家族分居說識後……………七五

韓昌黎南山詩書後……………七七

卷之四

論春秋與其讀法……………一

左邱明之生平及左傳攷……………八

論史料證以左氏春秋及國語	二二
讀王氏詩攷	二七
跋孔子家語與列子	二八
跋至游子	三〇
讀崔東壁洙泗攷信錄	三一
書歐陽修伶官傳序後	三五
古書言君臣有廣狹二義攷	三八
莊子所述孔子與老子之學案攷	四三
論語有古代農家者流之學說攷	六〇
焚書以前古籍及其文具攷	六三
論墨子姓名書讀子卮言後	八五

古懽夕簡卷一

商誨雜著第二種

建安七子集書後

建安七子爲曹丕典論所標舉。於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之上。冠以孔融。殊足爲北海稱冤。蓋自陳琳以下六人皆魏公曹操之屬掾公子丕植之門客。蠅營狗苟之輩。豈自命爲魯國男子所者。願與爲伍耶。據范曄後漢書謂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又曰。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則知操非殺融終多顧忌。不敢安然以圖。漢融之一身。關係非淺。故必先使郗慮奏免其官。不足。又使路粹誣告而殺之也。所可悲者。路粹爲蔡邕弟子。邕與融素善。死後猶有虎賁之感。而粹乃承操意旨。枉狀奏融。人心之不可恃。勢利萬能。乃

至此乎。若夫彼六人者。固皆路粹之儔。宋嚴羽嘗言之矣。滄浪詩話云。劉公幹。五官中郎將。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勵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尙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以上滄浪之說。夫彼等受曹氏父子豢養厚恩。不知有漢久矣。區區元后聖君之稱。又何足責。惜壽命不永。六人皆卒於建安末年。不及與劉廙辛毗等。同上勸進之表。以光史乘耳。不可謂非六人之不幸也。嘻。

日知錄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跣跣之士。至於下令再三。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故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

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按其時孟德方欲爲僭篡之事。則忠義正直之人。萬不肯爲其所用。有固然者。則所求如此。正所以沈澀一氣。以共圖大業也。嗚呼。吾於此。可以定曹氏人才之品格矣。

何晏傳書後

古有以一代名儒當篡弒之朝。其身旣爲敵所殺。其名復受千載之污。鱗者莫若魏之何晏。蓋晏與曹爽。不忍司馬懿之陰謀。將移魏祚。乃欲爲國除奸。不勝被戮。當塗遂不久而爲典午。於是執史筆者皆晉臣。諱其先帝之惡。加醜詆於忠於魏室之人。如曹爽以宗室之親。義形於色。而陳壽魏志。竟將懿殺爽。後一切誕妄之布告。如何專權。如何作威。以欺天下者。盈篇綴載。而均連及晏。以爽之欲除司馬懿。晏實爲之主謀也。旣誣以政治上之罪。復誣以品行上之罪。魚豢魏略。至稱晏爲好色。又曰。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云云。實皆

子虛烏有之事也。

晏當齊王芳之朝。頗能以直言諫君。其所上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僻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按此奏詞。嚴義正。蓋晏爲論語學家。故能發儒教之精華。不啻一篇論語講義。可與其所著論語集解並重。而迴視晉人所說晏之生平。其有一毫之相類耶。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曰。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否。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維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按晏之使管輅作卦。蓋見司馬懿眈眈虎視。有戒傲之意。非必真欲作三公也。觀其嗟歎輅言。知所感實深。所謂知幾。所謂吐誠。皆含有祕密之意。非鄧颺所及也。陳壽魏志記此事。僅載颺語。刪去晏言。改云過歲當更相見。以顯二人之剛愎甚矣。史臣之曲筆也。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作詩。按此傳爲袁彥伯所作。最足見晏之忠。蓋夫曹爽輔政。何以有危機。以司馬懿之伺其肘腋也。晏何

以。不。退。爲。負。重。名。又。與。魏。姻。戚。不。可。引。明。哲。保。身。之。義。而。置。宗。社。安。危。於。不。顧。也。若。然。則。晏。爲。何。如。人。可。以。知。之。矣。

從。來。作。史。操。其。權。於。易。代。之。廷。臣。者。其。史。必。爲。穢。史。蓋。一。輩。牛。馬。走。但。知。媚。其。本。朝。稍。識。大。義。者。又。懼。受。謗。書。之。禍。以。致。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如。宴。之。寃。誣。蓋。非。一。人。余。嘗。謂。中。國。之。史。存。於。稗。野。殆。不。能。譏。爲。無。見。也。

杜牧商山四皓詩書後

杜牧之樊川集題商山四皓廟一絕云。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宋人謂小杜詩最喜翻案。此亦其一。余案樊川此詩。實千古定論。四皓之事。於劉呂存亡。最有關係。嘗推演牧之之意。作商山四皓歌。其辭曰。商山無四皓。紫芝日夜肥。紫芝肥可採。四皓仍未歸。借問四皓何爲一。夫不復還。迺充皇帝家兒。隨從班衣冠。偉然鬚髮古。天子見之亦動。

顏指示戚夫人。呂后真爾主。彼等羽翼成。汝毋徒自苦。從來四皓功。在后非太子。一旦高祖崩。大權屬呂氏。是時名王悍。將鋤戮已無餘。但聞唯諾盈庭。誰敢吁。可憐如意飲。酖死人。彘慘酷無天理。孱帝一病遂不起。母后臨朝自茲始。推原禍首由阿誰。曾臥深山四高士。甘爲牝雌作傀儡。鴻鵠不飛。雉有雉。吁嗟乎。吾聞人言八十老翁何所求。貧賤曷嘗不肆志。謬預人家富貴謀。得非金玉璧帛炫其眸。坐令商山蒙慚兮。紫芝羞祇今。又及二千秋。觀史記留侯世家云。呂后使呂澤刼留侯。強要畫計。而留侯之說。則曰。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則可見四皓之出果屬何爲。有信史矣。惜後人震於其虛名。未嘗一致思耳。

東坡和陶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寒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此亦東坡致譏於四皓。不當死

灰復燃。爲祿產而出。因言吾人宜自儆其末路之可羞。必於近朱近墨之分別。一爲研究也。詩人玉屑引范元實詩眼云。東坡詩意。夷齊自信其去。雖武周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園綺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之君子。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客難解嘲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余案詩眼。回護四皓。大失蘇意。其解死灰或寒煙。爲名氏之湮而復彰。解朱墨手自研。於本詩外。牽入東方朔揚子雲。尤爲乖誤。而查馮二家注坡詩皆引之。殊可怪也。

理寒石集書後

理寒石先生鬯和刻一門節孝事序曰。語不流涕。可不譚。事不流涕。可不爲。書

不流涕。可不刻。蓋不使人流涕。必非其至也。然必以流涕者爲至。將置彼快心者何地。豈知一時流涕之事。傳諸口碑。卽千古流涕之言。勒諸梨棗。卽千古快心之書也。云云。其語沈鬱慘澹。亦真足使人流涕者。寒石本姓李。西華人。明季孝廉。憤李闖之亂。恥與同姓。因改姓理。孫夏峯謂爲魯連後一人。王漁洋作蘇門三君子詩。寒石卽其一也。明亡。寒石從唐王入關。隆武初授行在兵部職方司。奉命檄虔兵。旣至而虔州亂。城亦將陷。寒石度事不濟。乃從城上躍下。死之。是卽寒石所謂可以流涕之事歟。

余友蔡巽盒宰西華。得寒石集歸。謀爲再版。以作宦遊紀念。然至今未果。今余從海上書攤。邂逅間。竟亦得一部。遂識之以詫巽盒。余雖不現宰官身。而寒石獨不余棄者。其亦以余爲能流涕之人耶。

讀謝皋羽晞髮集書後

皋羽之詩似玉川而更險似東野而更幽似長吉而更澀似浪仙而更瘦斂之抑之挫之折之而寒芒四射不可逼視時或故作瘦語使人不解以避弋篡然其詞愈晦其心愈苦而其精神乃愈不能磨滅千古傷心人亡國之痛有如是也余讀所南詩既卒業復取皋羽詩讀之若遊陰崖杳無人迹遙望峯巔尙留太古之雪水泉潺潺不辨其流向何處又時滴響於洞戶之內其聲滃然澗曲石隙但見琪花瑤草千狀萬色無媚人意既而風雨颯至巖暝谷暗山鬼怒嘯猿狖哀啼則引吭而號不知皋羽心中之爲何境矣蓋所南之志肫然以粟皋羽之志戛然以清所南之淚承於睫而滂沱於面皋羽之淚咽於喉而梗格於胸天水之季乃有此兩人泣古墓於斜陽弔荒灘之冷月其蒼涼爲何如耶攷宋末最可悲慘之事莫如西僧楊璉真伽統兵杭州發諸陵帝后骸雜牛馬骨以葬事夫席戰勝之餘威滅絕人道殺戮淫掠固野蠻時代之故態然而揚

州十日。嘉定再屠。在滿清入關之始。經二百六十八年。而猶未忘於人心。卒爲後來革命之原動力。若胡元之對於南人。始也子女玉帛。劫取無遺。繼復壓制其民族。待以賤種。乃未及百年。揭竿而起。卒驅而逐之者。南人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方元之初。異族外來之君。本無愛於其人民。則爲之臣者。又何憚而不爲至凶極惡之事。且軍隊所至。誰敢抗拒。甚至掘取死人之遺蛻。以爲復仇快意之豪舉。此亦古今野蠻歷史上之大紀念矣。皋羽與唐玉潛林霽山。竊取而埋之。植冬青於上。以爲識。因作冬青樹引。其卒章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一心耿耿。雙眸炯炯。以視玉潛之詩。或謂霽山作曰。「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又曰。「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則不過實紀其事之佳句而已。

皋羽之文。與柳州相近。而加之以逋峭。黃藜洲晚年。以其處境之同。竺嗜絕愛。爲注西臺慟哭記。而以金華遊錄之注及年譜。屬其門人徐莖公。猶亭林歌井中心史之志也。余嘗欲合選鄭謝二人之集。以貽少年。俾深其國家之觀念。摯其忠愛之感情。雖時移世易。政體不同。而道義氣節之在天壤。初未嘗或異焉。人事忙迫。匆匆未果。姑爲書後於此。以介紹之。

讀鄭所南心史書後

宋鄭所南心史。其詩有感淳集。大義集。中興集。皆慷慨激昂之作。卽以詩論。亦爲宋末一家。與南渡諸公。索索無生氣者。大不相同。余幼讀亭林井中心史歌。企慕心史。而不得讀者十餘年。旣而海上有排印本。遂得購歸。開卷見其第一首。題多景樓云。英雄登眺處。一劍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眸。江分淮浙土。天闊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憂。不覺爲擊唾壺缺也。

清乾隆四庫書目。斥心史不著錄。於存目中辨之。謂是明末好異之徒。作此以欺世。并引徐健學通鑑後編攷異。以爲海鹽姚士彝所僞託。按文章之事。萬不能假。姚士彝固爲喜作僞書之人。然如心史中之詩。而姚氏能爲之。則姚氏亦非常人矣。何必僞所南。且姚氏雖在明季。故國尙在。何能有此國破家亡哀痛迫切之情。以代所南立言哉。蓋所南此書。頗有民族思想。爲滿清朝廷所惡。其時方當焚書之際。將明遺民之著作。一概燬棄。所南書以事隔一代。不在其列。然此等不祥之物。斷非當日諧臣所願。一顧借辭以斥之。固其宜矣。

亭林心史歌末句云。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自注宋末蒲壽庚。黃萬石。而乾隆書目於南宋末附錄心泉學詩藁六卷。宋蒲壽宥撰。宥爲壽庚之兄。壽庚叛宋附元事。皆壽宥主謀。乃纂書目者。於心史則斥之。於心泉則進之。蓋以元比清。彼爲異族。臣之心理。固應惡所南。而表同情於蒲黃也。

心史再書後

所南一生。心中祇有趙宋兩字。其纏綿歌哭。悲憤激越。皆爲此兩字而發。觀大義集序云。「堯舜之聖。非吾君也。况於湯武乎。又况於非湯武者乎。」斬釘截鐵。矢志不移。是其忠君主義之極點也。嘗夢中作詩云。「此身不死胡兒手。留與中原取太平。」醒後。以中原二字。嫌其忘於本朝。改爲君王二字。又作寫憤詩云。「未能歸趙璧。我不厭干戈。」黃河清詩云。「但教大宋在。卽是聖人生。」是其意必國常爲宋。君常姓趙。而後可徑行孤往。一片血忱。雖爲至愚。而其愚誠不可及也。

心史所載所南之詩文。初頗豪俊。旣而多爲幽澀語。隨其境遇而變。要之一洗卑靡唯阿之習。足與文山遭難後之指南吟嘯兩集相韻。而性情獨至之處。則令人涕泗無端。拔劍斫地而不能自己。所南自謂。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

耶法耶。誓耶誠耶。人耶鬼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余則謂此書不知詩耶。文耶。血耶。淚耶。孟子所云。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若心史者。誠足以當之矣。所南論文論詩。首在立其大本。大本維何。惟忠惟孝。故既作臣子盟檄。又題其後曰。一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猶。恭承父母教。用翦國家讎。一又云。一精衛雖至微。銜石尙填海。一點至烈心。千生萬生在。我誓銘于天。語大莫能載。萬萬雷霆誅。此心終不壞。一嗚呼。讀之。千秋凜凜。若有生氣。所南之心。至今固未死也。

危太樸與梁子孟敬集書後

余讀歸震川集。見其頗揄揚危太樸文。今始得太樸雲林集及說學齋文讀之。清婉溫潤。自與震川相類。而柔弱之病。尤較震川爲甚。宜其平生委隨唯諾。不能錚錚以立大節也。

元季太樸以文學著名於時。又有梁寅字孟敬以理學著名於時。而二人皆既仕於元。又仕於明。然太樸因明太祖令守余闕廟一事。爲後世嗤笑。孟敬則頗以高潔聞。余近得其石門集讀之。其詩清微淡遠。有陶韋遺意。是理學家能詩之傑出者也。

以元臣而仕於明者。何止太樸一人。卽伯溫、景濂、固亦於元曾歷仕途者也。明祖以厭惡危太樸之故。乃有此黜。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耳。後人竟亦以此鄙薄太樸。成敗論人。殊可痛也。

洪武初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赴京。有司敦迫上道。不至則罪之。此非求賢也。恐其爲患耳。當時青田有詩云。焚書千古訝嬴秦。避難茫茫走縉紳。尙憶商山近京洛。白頭容得採芝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不但明初如是。清初亦然。如吳梅村之出。攷其集中詩意。可見其萬不得已。非受汚則不能保其生命也。梁

孟敬受徵修禮書。書成將授官。以老病辭還石門山。其亦猶是故乎。然朱竹垞明詩綜。謂孟敬集中。於明多感恩頌德之辭。方諸抱遺翁。亦似有間云云。則孟敬祇能與太樸並提。而明史儒林傳亦褒然居第二人矣。較諸清人著書強摻顧炎武而署以國朝者。絕不同也。

余所得石門集凡六卷。卽四庫提要所稱又一本。乾隆間新喻知縣崇安暨用其所刊。今提要但作暨用。脫一其字。

有問石門居官之法。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意未慊。問天德王道之要。石門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石門之言。平耳。後居官以失檢敗。語人曰。吾不能再見先生矣。觀此可以知石門。然余謂石門之意。純從退守。一面著想。尙當求進取。

野古集書後

集爲明崑山龔詡所著。龔以建文金川門戍卒。不願再仕於永樂子孫之朝。食貧困窶。其作寒家況味詩。第一首末句云。從此閉門甘寂寞。一囊羞澀任無錢。第二首末句云。老妻莫管貧無粟。自有韓康賣藥錢。第三首末句云。說與兒孫休羨肉。阿翁囊裏本無錢。讀此數語。其苦節可見矣。然龔雖隱居鄉里。於民情疾苦。實未嘗一日忘。嘗以長句寄彥文布政。絕句寄葉給事。皆述一時官吏貪虐。漠視小民之饑寒。詞意悱惻。蓋非石隱之流也。周文襄忱爲一代循吏。其巡撫江南。凡所設施。龔與有力。是乃其服務桑梓之誠。而非有他意。故文襄一以學官薦。遂去不復見。其語云。詡前者非食祿之臣。仕亦何害。但恐負往日金川門一擲耳。又作五松圖詩序云。昔人有題松詩末句云。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授大夫官。余甚不謂然。故賦此以伸松不平之氣。詩曰。羣居抗節德非孤。肯爲狂秦作大夫。試想當年風雨夜。此君曾屈祖龍無。蓋藉以表其志也。嗚呼。龔

以城門隸役而執首陽之義。遯荒以終其身。陸桴亭題其集謂猶在夷齊之上。不信然乎。桴亭此序正誼堂本文集不載彼身仕二朝。寡廉鮮恥。而以富貴利達自驕者。繫何人斯。

集中有落葉吟云。落葉復落葉。階前積漸多。雖知無反期。未能忘舊柯。誰知舊柯心。已萌新葉意。故情雖不同。能不我遐棄。作書報新葉。且莫誇逢時。西風一朝起。此情君自知。說者謂此詩因舊君還京而作。似非。然玩最後四語。足知榮華無常。初與泡影無異。彼靖難諸臣。攀鱗附翼。躬冒大逆之罪。以成其佐命元勳者。倏忽之間。而今安在。生存華屋。零落山邱。徒留後人嗤點之資而已。則落葉一吟。殆有深慨焉。

雲間三子新詩合集書後

近人重刻明季雲間三子新詩合集二冊。三子者爲陳臥子。李舒章。宋轅文。編

錄者爲夏存古。余嘗讀此四人之歷史而悲之。蓋臥子存古。皆慷慨殉節。李宋則竟事異朝。至於今日。而四人若薰蕕之不同器。然當其同社唱和之際。固才名相埒。可見文人之不足恃而立品勵行之爲不可緩也。而以李舒章爲尤悲。舒章崇禎末以父喪在京師。明亡後。清兵入城。或以其名薦。遂授宏文院撰文。中書舍人。舒章乃大展其才。清初草創。詔誥文章。多出其手。相傳清睿親王與史可法書。卽爲李筆。而史之覆書。則侯朝宗所代爲也。然舒章雖得志。而天良未泯。其以東門行寄臥子一解云。出東門。草萋萋。行入門。淚交頤。在山玉與石。在水鶴與鷓。與君爲兄弟。各各相分攜。二解云。南風何颼颼。君在高山頭。北風何烈烈。余沈海水底。高山流雲自卷舒。海水揚泥不可履。三解略。四解云。聞君呼天。余愧無顏。願復善保南山南。聞君痛哭。余聲不續。願復善保北山北。未解云。哀哉復哀哉。死不附青雲。生當同蒿里。知君未忍相決絕。呼天叩地明。

所懷。其書云。三年契闊。千秋變常。失身以來。不敢復通故人書札者。知大義之已絕於君子也。云云。觀此。知其憂傷憔悴。亦復可憐。視斷脰截頸者。爲更慘。故其後假歸過淮安。故人萬年少。以僧服見。望之泣下。曰。李陵之罪。上通於天矣。未幾病卒。侯朝宗作九哀詩。以李爲殿。其辭有云。眷言千秋業。尤在百行藏。雅志託皎日。變態矢秋霜。自矜隴西姓。門闕無敢望。一歎少卿辱。再笑太白狂。此言李非本無志節之人。又云。秋月照粉署。殊非舊明光。仰視天漢星。淚下不成行。我今朱顏醜。何以歸故鄉。鬱陶發病死。誰當諒舒章。蓋亦深痛之也。然以視哀陳。臥子詩之末章云。後死欲有爲。成敗事皆偶。斷頭何足惜。固其含笑受。萬卷識是字。文人非無守。從來諛輕薄。賴公重不朽。其氣浩然。其聲喤然。固大懸絕矣。後來者果欲爲何人耶。至於轅文入清以後。競事功名。更不足道。獨存古九歲。卽善詞賦。古文甲申年十四歲。與其父師同挈義旗。年十七而授命。遺集

若干卷。其詩之高秀沈鬱。已欲駕三子而上之。此乃古今無二之奇人。昌黎有言。一龍一豬。其夏宋之謂歟。

彭躬庵集書後

易堂九子。三魏之外。以邱邦士彭躬庵爲最著。余讀躬庵樹廬文鈔與恥躬堂詩集。而覺其爲人質直好義。有古君子之風。足以爲今世澆漓之俗。尙浮薄之慣。習作最大之鍼砭也。爰書其後。以貽少年。

躬庵少自負。不屑爲庸人。年十六。卽與歐陽憲萬諸人。相厲爲有用之學。父名哲。聞漳浦黃石齋先生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歿。囑躬庵師事之。躬庵以父命往謁。則石齋時以觸怒崇禎帝。將繫詔獄。因傾身營護之。幾遭連坐。故集中有庚辰六月送石齋赴逮詩。而石齋亦有江渚別諸同人。彭子欲送余淮陽。辭之不得。成百五十字之作。其詞有云。區區碧血心。恐非世所讐。季布重新交。

魏舒樂疇。昔才難與道兼。名苦爲命敵。又云。擲斧割危巒。吾何愛腰脊。生平視孤影。一旦破絕壁。大鳥來青蠅。各未穩弔客。感君骨肉交。凝涕乃脈脈。讀之想見當日。師生道義之交。臨危不渝之志。以真性情發爲真氣節。於真氣節顯其真性情。石齋固一代之偉人。而躬庵於艱難險阻中從之。至於連坐而不懈。亦何愧師門哉。

躬庵自甲申而後。移家就三魏於金精山。爲易堂九子之一。躬耕賣藝以自活。當是時。南豐有程山諸子。星子有髻山諸子。皆以逸民講學於深山間。與翠微峯巔之易堂。聲氣應求。躬庵集中。如與謝約齋甘健齋諸書。所相與勗勉者。無非學問道德。而魏叔子每序易堂之友誼。輒曰。躬庵於諸人。有善未嘗不相勸。有過未嘗不相規。辨論不合。雖至面頰頸赤。而未嘗芥蒂於胸中。集中躬庵祭魏叔子文有曰。世衰道微。師友之義久不明於天下。孟子曰。友焉者友其德。又

曰。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則是道德者師友之質的。舍是皆反易也。吾易堂謬以文章爲天下所推。其稍稍明理道。識時務。重廉恥。畏名義。不爲君子之所鄙棄。其得力則在於燕居聞過。能互攻惡。而叔子悅受。尤爲獨擅。邦士嘗以叔子爲飾。非拒諫。貽書規之。叔子乃刊布其書聞天下。望躬庵名士望與叔子攻詰尤甚。嘗裁書數千言。往復責難不可解。今事已不復記憶爲何事。叔子每曰。易堂畏友。吾以躬庵爲第一。云云。余讀此文。乃識古人之於友道。如是淇澳之詩。人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鶴鳴之詩。人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則友道之所以可貴也。唯阿側媚以市道相要者。聞之而咋舌矣。

躬庵生平之議論。尤切於今日。謂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其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不可救止。又曰。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文章。理學經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僞不

可醫。故躬庵力矯其弊。而歸諸實。與方素北書云。是故吾人讀書不在醜博。交友不在名譽。行己不在纂述技能。高言遐慕。將反僞而救之實。則其對治也。與謝約齋書曰。望有觸於輓近百年來之積習。而痛心疾首於經義氣節文章之士。以爲小人鄙夫不足責。當時之滅國忘君者。此輩實不能無罪。欲與同志以實藥虛病。集中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躬庵所指。爲明季事。而不圖與清末無少異。虛也。僞也。其受病之源。固當由宗教學術。而躬庵之實藥。在躬行力踐。一切求其有用。而以己身爲之提倡。識見誠高人一等。以視世之徒以道德腐敗。爲口頭歎息語者。奚啻霄壤哉。

叔子有云。吾不憂嗣子之不立。而憂後起之無人。躬庵亟歎其語。以爲足貫神明者也。故躬庵平日。尤以誘引後起爲急。余讀葑芻別同學諸子。及後生畏語兩篇。洋洋數千言。婆心苦口。足爲後學者之導師。如云。生平最喜司馬德操云。

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落落數言。已指破千古庸鈍病根。爲真俊傑寫生吐氣。夫所云時務。謂昨日之事。不可施之今日。今日之事。不可待之明日。彼人之事。不可責之此人。此人之事。不可待之他人。要在隨宜變通。當機恰合。義精智老。乃爲得之。大之則官天府地。握電追風。無不曲盡其能。小之雖屢履之間。亦得其任。此之謂識時務。此之謂俊傑。余謂識時務三字。久爲世所詬詈。蓋以與守舊復古之觀念相背馳也。而躬庵於二、三百年前。獨能爲二十世紀之維新論與科學萬能說。何其有獨見耶。至二篇中策勉之語。則曰。今有爲自恕恕人之言者。曰不爲善。不爲惡。但爾悠悠度日。不知悠悠度日。卽爲惡之大者。又曰。少年胸中宜分別塗向。有千古之塗向。有目前之塗向。有不可終日之塗向。而其中甘苦難易。成敗美惡之分殊焉。又曰。少年切己之事。無過讀書交友。而友不泛交。書不徒讀。當求其真實有用之所在。以上皆原文甚長。

節錄厓略。偷取其全篇讀之。當更有感發也。

躬庵之文。胎息深厚。勁氣直達。極懇至可親。而又嚴毅不可犯。似其爲人。躬庵之詩。亦風格適上。善爲悲語。身世之痛。家國之感。友朋生死聚散之哀。樂無所不見。不獨山居感逝之篇。自敘交遊甚詳。可作年譜讀也。余初讀其詩。至哭亡友歐陽憲萬五律十首。爲之潄潄淚下。其第一首云。天地無窮淚。年來漸已枯。那堪忽到子。何必更存吾。世亂才先歿。人亡國亦徂。祇今遺一老。衰颯此窮途。第七首云。似爾人難再。云亡我最傷。音容呼欲出。寢處思如狂。哭野頻年是。疑天後死將。生平何可盡。宇宙總荒涼。其音之哀。楚蓋不僅爲一友之亡。而然也。錄之以見躬庵詩之大概。

亭林詩集書後

余少時稍有知識。自讀亭林先生日知錄始。旣而求得遺書十種。尤愛其詩。手

爲圈識數過。私謂明季詩人。陳大樽外。無若亭林者。婁東虞山。鄙不一視也。其癖如此。顧坊刻本。遇有抵觸滿清字樣。輒剋去。有數首至殘闕不可讀。深致憾焉。欲覓善本補之。累年未見。歲甲午游北京。購較舊之一本於琉璃廠。則爲潘次耕遂初堂原刻。而非初印。字亦已剋去。惟數處剋去之痕雖平。然模胡可見。蹤影。因以意鈎清之。恨未能全也。旋女士朱生假我湖南新印者。則缺字皆補入。再三審讀。殆亦校刊者以意所爲。與余之擬補相同。實非有所自來也。

友人祝君。知我好亭林詩也。贈以山陽徐遜菴注本六冊。據其凡例。亦以原詩多闕文爲苦。乃從鎮江書賈得梁蔗林朱書補完本。及京師新刊本參校。然以余攷之。徐之京師本。與湖南本無殊。梁蔗林本則最善。當出於遂初堂初印也。旣而余自得新印戴子高所藏次耕手鈔無注本。而後對於亭林詩集。始無遺憾。

以鈔本校梁本。知次耕刻亭林詩。已將原本改易。以避文字之禍。如夷改作支。東胡改作東虞。皇明改作陽庚。隆武四年改作東武。四先迷亂其字。使不可解。以待後人之尋繹而更正焉。其用心至可矜。迨後文網愈密。禁例愈嚴。前日所不必忌諱者。至是又不得不忌諱。則就板剗去。其時當在乾隆間。故蔗林所得。已同於余所有之原刻矣。在專制政體之下。文字之遭厄尙如是。其他可勝歎哉。

鈔本視刻本。所多之詩。如千官二首。感事一首。上吳侍郎暘一首。贈于副將元凱一首。和陳生芳績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一首。題張隱君仙隱祠前詩。意有未盡。再賦四首。江上一首。羌胡引一首。不過十數首而已。此十數首中。如羌胡引。以胡命不長爲言。置諸所南心史中。殆足相亂。而余尤愛者。則仙隱祠四首。頗多名句。如云。生當虞夏黃農後。夢在壺邱列子前。又云。不覺人間非甲子。

已知天外是神州。皆意致高華。風格適上之作也。

鈔本字句。與刻本異同亦甚夥。而刻本將原題刪除。頗使讀者茫然。如流轉吳會間一首。刻本題爲流轉。鈔本題爲翦髮。永嘉一蒙塵一首。刻本題爲詠史。鈔本題爲聞湖州史獄。而尤甚者則刻本題爲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曆。鈔本則云。隆武二年八月。上出狩。未知所之。其先桂王卽位於肇慶府。改元永曆。時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路振飛在廈門。造隆武四年大統曆。用文淵閣印頒行之。九年正月。臣顧炎武從振飛子中書舍人臣路澤溥見此有作。據此全題。而後詩中所謂屬車乍蒙塵。七閩盡戎壘。粵西已建元。來歲直丁亥。侵尋一年半。迫蹙限崖海。六句。方可解釋。此係鈔本如是。卽如刻本改後四句云。粵西已踰年。其歲直丁亥。侵尋各自擁。迫蹙限崖海。亦非全題不明也。然據行在陽秋。隆武二年爲丙戌。是年冬十月。永明王監國肇慶。以明年爲永曆元

年。故鈔本謂之來歲丁亥。又一年半。則爲隆武四年。今刻本云踰年而其歲丁亥則誤矣。先生受唐王之職。不甚以桂王爲然。此云上不知所之。卽指唐王。其實唐王已於隆武二年十二月。爲清兵殺於廣州。而曲周爲造四年曆。亭林乃紀其九年。亡國遺民。惓惓忠愛。不大可憫哉。

亭林詩嗜者最多。而皆坊本流傳。謹作此介紹之。以明有志研究者。不可不得原鈔本與注以讀之也。

陳確庵集書後

余旣喜讀陸桴亭之詩。乃又求桴亭至友陳確庵之著作。友人陸君基以繭氏刻本見贈。友人祝君秉綱又贈以確庵年譜。二君之所賜。感之不啻百朋焉。（繆氏東倉書庫目有確庵全集二十四卷。未知是刻本是鈔本。惜不能見。）確庵名瑚。字言夏。學者稱爲安道先生。以明季遺老。與桴亭及盛寒溪江藥園

講學居婁東之蔚洲村躬耕課徒以終其身年六十三而歿後於桴亭者三載時已清康熙十四年矣仁和陸講山序其文曰先生之至性孝友則曾參閔子之流也勁節高風則向長陶潛之流也經濟湛深則望諸君武鄉侯之流也閱覽博物則劉中壘張司空之流也詞章鉅麗則司馬子長韓退之之流也詩歌典則則曹子建杜少陵之流也講山一代文學知名之人王漁洋稱爲武林者宿西冷十子之冠其傾倒如此足以知其所言之非誣矣

確庵生平講學以實踐躬行誘起後進爲最大主義提倡改過遷善之義以教鄉人及子弟其蔚村講規曰端心術曰廣氣類曰崇儉素曰均勞逸又有蔚村三約曰孝弟曰力田曰爲善此皆所以教鄉人者也其小學規條曰習禮曰受經曰作課曰講書曰歌詩又有五柳書堂學規曰德行曰經學曰治事曰文藝此皆所以教子弟者也又有蓮社約法五章及儒門五戒曰逆曰淫曰貪曰僞

曰溥。則所以勵同志者也。既而又爲社學規條。曰廣社學。曰重社師。曰詳教法。曰勤勸戒。及社約六章。曰教子弟以興禮義。重喪葬以厚人倫。闢異端以崇正道。敦樸儉以保家業。息爭訟以免刑罪。化愚頑以息盜賊。蓋先生以風俗之源在於社會。爲一國治亂興亡之本。故斬斬於此。誠爲絕大之識見也。

雖然。此非確庵以空言責備他人而不先有之於己也。余讀其白鹿洞學規講義之末。有曰今日之舉。不要看做社局。不是角立門戶。不是標榜朋黨。只是要曉得爲己兩字。文介石老師在此講論。陸桴亭先生舉行此會。三邑諸君與會聽講。各人皆是爲己。纔說爲己。則凡一切妒忌心。好勝心。夸大心。勢利心。都不著了。只是閉戶闇修。真真實實做去。若但是和哄過日。便是欺世盜名。與身心性命有何干涉。料諸君必不出此。讀此數語。覺如清夜聞鐘。足爲吾人終日馳騫於外。而忘其內修之大戒。亦可見確庵之學鞭辟近裏矣。余最心儀宋元

明人之講學。門人弟子。肅肅一堂。互以聖賢豪傑相砥礪。學問事業相琢磨。一代人才。未有不因之蔚然而盛者。自專制愈厲。監謗日多。幾至偶語棄市。何況集多人於密室乎。然而今日者。士不悅學。人才寥落之效。亦可覩已。確庵到處講學。有蔚村印。印溪水繪園諸講義。蓋當建州入關伊始。尙爲禁網未施之一時代。吾人之集會自由。固猶完全未闕也。

確庵之文。乃其講學外之餘事耳。然風骨峻嶒。意致高逸。文學家之一席。亦未嘗讓。人其序桴亭詩有云。吾郡之友。與予稱性命交者。多不過數人。其人皆聖賢豪傑之徒。而其感時不遇。發爲詞章。又皆卓然有以自命。此確庵以序桴亭亦不啻以自序也。余讀集中毛潛在及王古臣兩小傳。蓋清新綿邈。尤有深致焉。

確庵之詩。沈雄高古。與桴亭相伯仲。其哭同年黃陶庵於殉節所詩曰。天心人

事總難回。氣作河山亦壯哉。碧血九京懸劍恨。素車雙淚束芻來。流風尙有傳書在。末俗誰將大道裁。還憶方舟江上語。可憐絲鬢漸相催。其於甲午元夕。集同人於尉遲廟。文介石講蔚村三約。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詩曰。老屋荒江寄此身。鵝黃溪上柳初勻。鄭公鄉俗慚君子。漢代衣冠見昔人。社散漁樵禽語亂。酒催絃管月華新。武陵尙有桃花路。淳樸山川一夕春。其贈蘖庵和尚（卽熊魚山）詩曰。已無姓氏掛人寰。尙有聲名重泰山。萬里一身餘涕淚。十年雙屨老間關。龍腥怪雨江城黑。鴉背殘陽木葉斑。爲問天涯幾知己。可能留得舊殷頑。其訪徐昭法於鄧尉山中。詩曰。一夜寒香萬樹開。相逢花下且銜杯。窮途兄弟難成醉。故國風煙易入哀。雪滿山中蘇武窖。雲橫江上謝翱臺。寸心不盡斜陽晚。溼徧青衫首重回。讀此四律。確庵之人格詩品。及其家國之痛。使人低徊而不能已。世有劬學之士。拉雜書此以告之。俾求取焉。於道德文藝。均不無小

補云。

王船山先生薑齋文集書後

以。余。觀。於。明。清。之。際。何。其。多。才。也。遭。滄。桑。之。變。其。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而。博。聞。雅。識。有。聞。於。後。或。其。文。字。曾。入。禁。網。名。氏。爲。人。所。不。敢。道。久。而。復。顯。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婁。東。之。詩。云。世。亂。人。才。聚。余。每。讀。而。悲。之。而。不。知。何。以。甫。經。兩。世。紀。殄。滅。消。沈。一。至。此。極。迨。於。清。亡。而。莊。生。所。謂。墟。空。之。間。欲。聞。跫。然。足。音。而。不。可。必。得。乃。惟。暖。姝。濡。需。卷。婁。之。輩。充。塞。於。吾。神。洲。大。陸。同。此。鼎。革。之。時。代。而。不。同。者。如。此。則。誰。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哉。余。幼。時。卽。嗜。亭。林。之。著。作。旣。而。得。藜。洲。之。遺。書。近。始。見。船。山。全。集。三。先。生。者。其。學。問。氣。節。文。章。固。當。時。之。尤。盛。者。也。

船山全集始校於鄒叔績。而鄧湘皋爲之序。所訂書目。凡五十二部。分繫以經

史子集四類而已見者僅三十八部。刻者又祇十八部。百五十卷。此在清道光十九年間事也。及同治四年。曾湘鄉補刻。則廣其目爲七十七部。所刻者五十八部。二百八十八卷。

湘皋之分類。大致允洽。所奇者以龍源夜話。及愚鼓辭兩部。入諸子類耳。考龍源夜話。今補刻於書末。所載奏疏兩篇。尙爲不完。其不得屬子類明甚。至愚鼓辭。則爲鷓鴣天詞若干首。原爲夕堂戲墨之八。而屢入子類。真百思不得其解。豈以詞中寓意。頗涉釋老家言耶。至於湘鄉重刻。則以薑齋詩集十卷詩話三卷詩餘三卷外集四卷之屬。鄧氏本合者。而析分爲十餘種。陵雜碎亂。不知何意。所以增出鄧氏書目部數者。卽因是故。其時湘鄉幕中。與於校勘之役者。不少著名之學人。署於是刻簡端。而鹵莽滅裂。漫無裁斷。其可異已。

若夫薑齋文集。號爲十卷。而有錄無書者二卷。祇存短啓一篇者一卷。旋又爲

文集補遺二卷以補之。使讀者之腦感。但覺其顛預從事。初不加以精審之編摩。抑前後收拾於濡零之餘。勢固不得不爾乎。船山一生之精華。固在諸經說及讀通鑑論。文集其鱗爪而已。然果彙而輯之。亦可哀然成帙。與亭林藜洲兩集鼎立於天壤。惜無有志此者。故兩集印本甚多。學子不啻家有其書。而薑齋集竟無單行之本。然則斯文之責。其在後人歟。

夫讀船山之經注史論。固足以見其學問之深博。論議之精闢。而船山之爲人性情品格。與其堅苦卓絕之志節。不能得之也。至讀薑齋詩文。則可以知船山之全。船山作其兄石崖先生傳。其末云。「我兄弟之苟延視息。哽塞如遡風。而終老死於荒草寒煙之下。不知者以爲窶且貧。而不釋熱中之憾。卽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愚者之事畢矣。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齒。抱餘疚於泉臺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掛

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黃墟。抱愚忱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卽兄遘愍以前。悱惻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侍函丈。而習知之者。以髣髴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步於康莊。自不冥趨於隙阨。夫豈有二致哉。一讀之。則知首陽冰蘖之操。決非可望之於平日。唯阿詭隨者。流是乃船山之傳。兄亦卽以自傳者。不獨行文之如淚盡聲嘶。而繼之以泣血也。

船山文筆。逋峭奧衍。又益之艱深。以避禍。而時作駢儷之句。亦迥出熟爛四六套語之外。余尤愛其作徐蔚子種竹亭稿序。有云「陽禽回翼。地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江湖皆罨繖之鄉。沙塞杳帛書之寄。刀兵隊裏。有臆無詞。生死海中。當離言合。蕭蕭笳吹。酒夕驚寒。此蔚子所爲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及夫半塘畫舫。荷柄通觴。曲徑幽花。蕉光炫夢。覽鏡雖霜。爲歡亦夜。長夏尋梅。關

心物外。花時看盡看花人。蔚子之心遠矣。乃前度劉郎已隨逝水。蒼生半畝。笛怨山陽。則余與蔚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何足以長言耶。嗚呼。悲愉之情。極乎壯老。俯仰之致。况有滄桑。凡前三者。苟得一焉。足以春懷杏影之橋。秋問瓊寒之闕。矧自把臂以來。莫匪銷魂之地乎。於哀感頑豔中。發其幽蒨之情。有令人悄然而悲。悵然而不自己者。

痛乎船山之作黃書。以發明種族主義而終之。以光復之思也。曰「天地之數。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變。千五百年而大變。絲軒轅迄桀。千五百年。禪讓之消。放伐變之。絲成湯迄漢。千五百年。封建之消。離合變之。絲漢迄乎祥興。千五百年。離合之消。純雜變之。純以紹合。雜以紹離。純從同。雜離異。同類主中國。異類亂中國。五字原剝去。今以意補。各往其復。各泰其否。然則受天命以振三維者。非獎掖中區。宰制清剛。作智勇之助。驍悍礪駁之氣。固不能早絕。純雜之消。反之乎太古。軒

轅之治。後之治也。而無所俟焉。嗚呼。非察消息。通晝夜。範圍天地而不過者。又惡足以觀其化哉。一今者民國肇造。共和成立。船山所云。反諸太古。而軒轅之治。爲後之治者。有前知焉。空山一老。卽其腦筋所縈結者。發爲奇想。其精神已直貫二百六十八年之終。可謂奇已。

船山經世之學。見於噩夢一卷。亦藜洲明夷待訪錄之流也。顧船山則似別有根本盛大者在此。特枝葉耳。故其言曰。一教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敝而補之。非其至者也。一又曰。一魯兩生云。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蕩滌煩苛。但不達中和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且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一蓋謂此一卷之書。皆論卑易行之說。聊以補苴一時。爲客帝謀。非所云軒轅之治也。然余觀其首章曰。一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謂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土

非王者之所得私。天地之間。而人生其上。因資其養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一與近世民權之原理頗脗。合高。出食毛踐土之云者。萬倍而登山采薇。此物決非周粟如後漢。糜元之所致。詰。一糜元弔夷齊文云。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抑又見之於言外矣。

船山之詩頗喜擬古。其擬十九首之一云。一所思不可見。所怨不可移。忽如飄風集。貿貿何所之。平生交與好。長逝相追隨。中野飛燐光。白日爲之迷。含意以永世。千載將誰知。一又其一云。一古人不可見。今人當奈何。對酒乍相忘。援琴發清歌。適意方在茲。憂患徒相加。憤世而忘己。吾生亦有涯。商山采芝人。跡邇心自遐。一擬阮藉詠懷之一云。一芳春去我遠。九夏行將遷。靡草閱炎日。鮮蔑無久延。歸禽避飄風。深林相哀喧。披衣視河漢。惻愴悲高天。當時非所謀。及今

良固然。」又其一云。「燕臺多高風。易水揚洪波。白日照綺疏。冠蓋相經過。踔厲古今間。感慨何其多。望諸無返駕。洄上計復訛。黃金臺已蕪。北望空山阿。宋子迹云遠。誰爲紹悲歌。」深文曲諷。以致其易代之思。非有心人不能讀也。五律之可誦者。如林塘小築云。「七尺一絲存。餘生半席溫。浮漚仍往迹。由土認誰恩。飛鳥消雲際。幽蟲蟄草根。小東皋畔客。今日暫招魂。」原注小東皋瞿虞山先生讀書處。又云。「一日一生留。無緣謝白頭。天情垂粥飯。家學志春秋。月影虛牕滿。雲陰砌草柔。濂溪香菡萏。孤棹試中流。」家兄觀抄藁謂墨跡似先徵君云。「鼎鼎孤生在。迢迢百行非。皋魚身世恨。鴻雁一雙違。斗氣埋長劍。霜風綻葛衣。驚聞墨影似。還欲惜殘暉。」七律之可誦者。遺懷云。「求僊無訣問蓬壺。縹緲神山一片孤。溪水冰融隨岸闊。天風霜起任桑枯。田疇死記盧龍塞。司馬生慙瑞獸符。爲問今宵寒月夜。照來還似舊時無。」又云。「青箬笠

還在短牆。漁汀樵徑。儘披霜。明年春在柳。仍絮前夜雪。深梅自香。天地龍蛇。消一淚。河山烏鵲。且孤翔。情知華頂高眠客。蛻骨難留。笑汴梁。以上偶刺取數首。以見船山詩之大略。嘗海水一滴。可以知其味鹹矣。雖然。今日者。西臺久圯。不聞皋羽之哭聲。胥井重開。莫覩所南之心史。蓋時移世易。陳迹都非於船山乎。何有也。噫。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書後

躑躅破書攤前。忽見有瓊寶焉。故紙四冊。有數頁已霉爛。余驚喜而持之。誦其書名曰駁呂留良四書講義。雍正間印本也。購而歸。慨然書其後。

晚村呂氏講學東莊。無以自給。因批抹時文。售諸坊間。而時文命題。必在四書。故又爲四書講義。今所傳天蓋樓本是也。其時鼎革初定。人心思漢。遺民逸老。有種族之感者。往往借孔子攘夷狄之義。以致斥於朝廷。而稍抒其憤激。晚村

之所著。亦猶是意也。顧諸家多在其詩文集。及大著作中。或隱而未刻。卽刻矣。亦爲佔畢家所弗視。而晚村則在時文講義之間。又其書風行一時。舉子輩信仰而傳習之。乃有湖南曾靜之徒。聞風興起。剽掠其說。相與標榜。於是文字之難作矣。

夫曾靜者一妄人耳。當雍正朝。滿清勢力方張之際。拾他人之唾餘。爲秀才造反之計。其妄一矣。旣欲造反。別無他策。而遣其徒張熙。上書于說岳鍾琪。彼岳鍾琪者。封疆大吏。豈欲造反之人乎。其妄二矣。旣受捕執。當決然引頸。而復牽連及於晚村。以賣其生平私淑之師。其妄三矣。巽辭獻媚。苟且偷生。書悔罪之口供。與歸仁說。以自贖。不惜廉恥。求保全數年之性命。其妄四矣。更觀彼所著之書。則其妄尤甚。如知新錄云。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卽諺所謂光

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末皇帝。該呂子做。今都被豪強佔據去了。吾儒最會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曉得做甚皇帝。云云。此等囈語。不知較今人之夢想聖皇政體者何如。要使人讀之。覺一派鄉愚無知之言。未有不發狂笑者。晚村書中。豈嘗有是乎。故曾靜之妄。本無足論。是時距晚村之歿。已四十餘年。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乃復以神武天子之雄威。仇此村學。究滅其家族。斲其久朽之遺蛻。以洩憤焉。嗚呼。妄人之遺禍。古今豈一事哉。而專制之毒螫。亦可怖已。

大義覺迷錄者。爲曾靜案而作也。洋洋十數萬言。枉費其如綸如綍之文詞。而此迷終不可覺。故百餘年後。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之死灰。仍復大熾。由今日以論。亦可謂心勞而日拙矣。吾意當日。惘惘乎有故國之思者。爲威權所劫持。自宜付諸緘口。以待千秋之公論。乃不謂猶有推波助瀾。助之張目。一若不爲叛。

黨逆賊之詈。卽無以媚茲一人。以遂其升官遷秩之願。因不得不居晚村爲奇貨。詆其人。并及其書。若駿呂留良四書講義者。吾於此悲世道之污。人心之溺。而孰意彼之立言。固亦以人心世道爲前提也。

書爲翰林院編修顧成天所奏請編撰。其原奏分兩截。上半截專以證明晚村之爲僞學者。其文云。逆賊呂留良悖逆之罪。擢髮難數。普天之下。苟明大義者。無不切齒痛恨。惟是逆賊少年狎邪。傾巧鷲悍。考試劣等後。遂批點時文。刊販書籍。借講學沽名。卽借講學媒利。動輒高自位置。毀詆前人。蔑視時輩。而寡見渺聞之流。轉相附和。論語言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邦家必聞。正斯人也。案名譽利益四字。在今日屬於個人自由之權利。而古來誣人之辭。恆借此以爲大罪。此文首言晚村之悖逆。宜若極惡窮兇。而其後不過以講學之沽名媒利實之。亦以見晚村之原無可誣陷也。

其下半截則詆四書講義者。文云。臣細觀其所著講義語錄等書。粗鄙浮淺。毫無發明。徒一味咆哮。聳人觀聽。竭其伎倆。不過以蓋其回邪。而庸耳俗目。見其大言不忤。尊信愈深。臣愚以爲覺天下萬世人心之迷。尤當正天下萬世學術之誤。仰請皇上特賜派員查閱。將呂留良書中。剿襲儒先。及議論悖繆。引據舛訛之處。一一根究原委。詳悉辨明。勅下直省學臣。徧示多士。俾知其筆舌之妄。由其學術之僞。學術之僞。由其心術之邪。出此入彼。不容並立。則是非明而學術正。謹庠序之教。卽在於此矣。案以上所言。則四書講義。剿襲儒先。議論悖繆。引據舛訛。是否卽晚村悖逆之學術。足以迷天下萬世之人心者。而一加駁正。便可使天下萬世。以永戴異族之皇帝乎。夫講義語錄。自宋以來。門戶水火之見。非一日矣。真僞邪正。何從分別。而顧成天則。以爲是最好之題目。不可失之機會耳。

此奏既上。果奉旨著朱軾吳襄總閱。方苞吳龍應顧成天曹一士查閱。而駁呂留良四書講義以成。雍正九年刊刻。頒布學宮。特發上諭。登諸卷首。此諭中最有關係之一端。則雍正時惟著駁書。不允燬書之請。至乾隆朝始大行燬書。揚祖龍之虐。而明季遺民逸老之文字。遂無一得免。并大義覺迷錄。亦在禁列。（見禁書目錄）而此駁書竟不著於四庫全目焉。蓋變本加厲。欲深沒其迹也。乾隆燬書一舉。不可謂非東方歷史上一大事。然攷此書卷首之上諭。則云。逆賊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今罪蹟彰。普天共憤。內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燬爲請。朕以從來無悖逆之大儒。以呂留良之奸邪。卽令學問淹貫。文辭雅馴。而身蹈悖逆之行。口談聖賢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其所著之書。尙足令人尊信乎。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燬。燬之固未必能盡。卽燬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從窺其底蘊。

而辨其道學之真僞乎。以故燬書之議。概未允行。（下略）今者晚村之書。已重顯於世界矣。其道學真耶僞耶。有能讀之者矣。而燬之未必能盡一語。似較乾隆朝稍有遠見也。

專制時代。罪大惡極之名辭。莫如叛逆二字。而此二字之罪案。究竟成立與否。則視加之者爲何人。前朝之忠良。卽是後朝之叛逆。此方之忠良。卽是彼方之叛逆。忠良與叛逆。絕對相反。又絕對相成也。而從來以成敗論英雄。尤以成敗論叛逆。方兩雄對峙。勝敗未分。時互以叛逆相詆。誰順誰逆。不得而判也。旣而勝者爲聖君賢相。負者不免爲亂臣賊子。而叛逆之所屬。以定所謂綱常大義。所謂人心世道。遂爲勝者利用之口頭禪。公共之冠冕。語以發其雷霆萬鈞之詔誥。蓋惟有此而後。負者罪不容誅。乃對於上古聖人而負責任。縱糲之夷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爲國法之所無人道之所不當有。而亦毋庸顧忌矣。

雖然此猶就親舉兵相抗者言之。若夫著書立說之士。當易代之日。餘哀未忘。轉身不捷。或有傷今懷舊之詞。流露於其間。藏之不密。一經告發。則罪犯彌天。亦必窮治株連。俾無遺育。而後已。其以槩揭示人者。仍不外籠統之叛逆一語。已無慮其不足。是固專制帝王箝制一世。剷除異己之示威行動。快心豪舉。而落阱下石者之躡其後。又大有人在。在作雲作雨。反覆手間。誠一時之怪劇矣。雖然。可亭望溪。一爲理學大儒。一爲文學大家。而奉詔勅撰掛名此書。何其不幸也。亦知晚村存時。其所往還者。皆一時負大名之人。若黃藜洲輩甚多。而尤與張楊園相契。特延教其子。今楊園集中。有與晚村書數十首。想見兩人以道義相切磋。氣誼相引重之雅。而陸當湖尤敬服之。嘗與商出處。晚村引程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爲言。當湖佩之終身。故晚村之爲人。以所友善之藜洲楊園當湖。可以定之。其太邱道廣似藜洲。操行醇篤似楊園。墨

守攷亭似當湖。乃可亭望溪。生平以道德文章自命。視彼三人。何如獨於彼三人所竭力推崇者。而罵以逆賊。因唯阿其君之意。又忍於正襟論學之中。反辱而毒詈之。然則留此書於天壤間。豈非二人最大之污點乎。

今者民國成立。專制之朝廷已倒。一百六十年前之赫聲濯靈。倏焉如泡影之消滅。而是非公義。遂俄然復顯於世人心目之前。晚村之果爲逆賊耶。其所著之詩文。果如所云爲壽張感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戾耶。其一生之品行。果如所云爲自生民以來亂臣賊子罪惡滔天。姦詐兇頑匪類盜名理學大儒。未有如呂留良之可恨人者耶。（語皆見大義覺迷錄雍正之上諭也。）夫魁枋在手。逞一時之勢。何所求而弗得。何所言而不可。而趨附之徒。更從而逢其惡。若此書者。誠魑魅罔兩之現形。而爲四書講義一名詞之大辱也。然而歲月幾何。天清日朗。疇昔九重之尊嚴。安在而南陽村一老之名。未嘗因叛逆之稱而

少。貶。悲。夫。悲。夫。

王玠右鎌山草堂文集鈔本殘冊書後

余年二十有一。居吳中甥館。貧不能多得書。時徘徊於破書攤上以求之。見有鈔本殘帙二冊。題曰明季文稿。披而讀之。則王玠右先生鎌山草堂文集也。紙色黝黑。有蠹魚蝕迹。輒襯以他紙。卻完好。乃乾隆四十四年夏季部頒鑿園驗票。朱印爛然。可見本書乃乾隆以前人所手鈔。而當時頗有人寶之矣。購歸而藏焉。屢欲爲之刊布。窘於資。未果。友人祝君陳君。皆曾假錄其副。蓋書之入於余篋也。瞬息之間。已閱二十八寒暑。曩日青鬢。今則華顛。重爲展對。有不勝今昔之感者矣。

玠右名光承。上海人。王漁洋居易錄稱爲吳中高士。與徐昭法金孝章並舉。則其生平可知矣。詩文之外。兼工草書。漁洋詠之云。逃名東海上。時復帶經鋤。自

是。高。人。筆。非。關。餓。隸。書。寥寥。二十。字。而。玠。右。之。書。品。隨。人。品。以。俱。見。當。明。之。亡。東。南。山。水。間。逸。民。遺。老。往。往。而。是。蓋。東。林。講。道。之。後。一。變。而。爲。幾。社。復。社。以。文。字。相。提。倡。聲。華。之。盛。奔。走。天。下。實。不。媿。文。學。復。興。時。代。不。意。經。一。度。之。天。荒。地。老。而。遏。滅。無。遺。於。是。潛。而。爲。幽。光。陰。而。爲。秋。花。以。逃。之。於。僻。遠。無。人。之。境。而。自。炤。而。自。馨。焉。其。高。世。之。標。矚。然。不。污。之。志。皎。然。不。欺。之。心。寧。耐。飢。餓。忍。寒。冷。守。岑。寂。而。不。願。降。神。明。齋。胄。以。立。於。腥。膾。賤。種。之。朝。而。爲。其。奴。隸。其。民。族。之。觀。念。國。破。家。亡。之。痛。苦。一。一。發。之。於。詩。文。而。又。值。禁。網。甚。密。不。敢。公。然。布。之。於。世。獨。其。同。志。有。心。人。稍。稍。爲。鈔。錄。而。秘。藏。焉。若。玠。右。者。固。猶。非。其。湮。沒。不。彰。者。因。其。已。受。當。代。名。人。如。漁。洋。輩。之。品。題。也。

玠右之詩。自漁洋感舊集。以及朱竹垞明詩綜。沈歸愚明詩別裁。皆選之。南匯吳氏於乾隆間。刻藝海珠塵。有鎌山草堂詩合鈔二卷。要之玠右詩。固已流傳。

於世。惟其文集。則諸家書目。多不著錄。而余所得之鈔本。似已佚去其上冊。而此僅爲下冊。故其文祇三十餘首。序類居其大半。有記。有傳。有墓誌銘。而詩則僅附漢宮篇一首。又附錢芳標報金退庵書一首。及張天如五人墓記。則不知其何意矣。

玠右文余最愛其兩朝遺詩序。序云。一富貴佚樂。時至則從之。非君子所期也。刀鋸鼎鑊。時至則從之。亦非君子所期也。太平之世。守身謹度。保全功名。君子不以爲怯。一當世難。則斬脰陷胸。焚家湛族。君子不以爲勇。然而國家事不可言矣。世宗皇帝以來。邊鄙無狗吠之警。朝廷無曹馬張趙。平陽金城之禍。士君子垂紳搢笏。從容嘯咏。百有餘年。熹宗之末。日以多事。二十餘年間。持節守義之士。接踵而死。丙寅丁卯。張讓當國。則死之。甲申之春。黃巢入京師。則死之。乙酉之夏。伯顏下江南。則死之。小人道其變。君子道其常。於死難諸賢。無所損益。

也。然而國家事不可言矣。一。意致適上而高抗。至其不可言之隱。則椎心泣血而不欲道者。如見於所南皋羽之集中也。

玠右與吳日千。金天石。倡東皋詩社。同社中著名者。有吳六益。沈友聖。計子山。何次張。韓友一。彭韋齋諸人。玠右言詩。主張盛唐。而宗弘嘉諸子。其探微之論。則注意於用聲。其序金退庵詩云。一。陳隋以前之詩人。未知用聲者也。宋人不知用聲者也。惟唐人爲能用聲。然一代之中。用聲各異。盛唐諸家。其聲以氣用。中晚諸家。其聲以音用。以氣用聲者。可以驅策風騷。縱橫金石。以音用聲者。但足以飾節合聽而已。一。又序吳六益詩云。一。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弘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今之作者。又本於弘嘉而流衍之。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

子。攀。旗。相。角。哉。吾。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讀。此。兩。序。則。當。日。東。皋。詩。社。所。提。倡。之。詩。派。瞭。然。矣。

玠。右。有。弟。名。烈。字。名。世。玠。右。作。文。每。曰。余。兄。弟。則。兩。人。固。同。志。而。又。同。能。文。者。其。序。四。子。詩。餘。云。一。余。兄。弟。隴。畝。之。夫。蟬。噪。蛩。鳴。任。情。一。往。十。載。以。前。四。子。如。樹。余。兄。弟。縈。拂。其。旁。猶。蔓。草。也。五。年。以。來。四。子。如。星。余。兄。弟。倚。鋤。秉。耒。憔悴。黧。黑。其。敢。自。名。螢。火。也。哉。一。是。兄。弟。躬。耕。以。隱。之。證。也。其。序。金。黃。石。詩。云。一。余。兄。弟。亦。持。鉛。懷。槩。從。海。內。諸。文。士。積。有。年。載。余。雖。潦。倒。疏。鄙。不。足。比。數。而。家。弟。名。世。典。雅。令。茂。有。古。人。之。風。焉。一。是。又。兄。弟。同。擅。詞。華。之。證。也。藝。海。珠。塵。鎌。山。草。堂。詩。合。鈔。兩。卷。上。卷。爲。玠。右。下。卷。卽。名。世。所。作。惜。名。世。之。文。不。可。復。得。矣。是。時。朝。廷。方。以。異。族。入。主。威。力。已。極。恩。意。未。孚。山。隅。海。陬。之。人。思。漢。之。心。未。忘。而。明。末。之。社。集。雖。已。解。散。無。遺。其。文。人。不。安。於。緘。默。者。謳。歌。並。作。口。耳。相。傳。最。

能浮動民氣而搖撼國本。然殺之必不可。盡不如從而用之。餌以不甚愛惜之。官職如翰林院國史館者。優其禮貌。待以清閒。俾之感。恩戴德。則江湖諷刺之。文且一變而爲廟堂歌頌之章矣。故田野隱居之士。列薦剡。受徵召者。日多。或且借之爲終南捷徑。亭林所慨爲大河南北似人者。少也。玠右之序。吳日千詩云。一盡都人士而從事富貴也。風斯下矣。盡都人士而從事田野也。風逾下矣。天下三十六道。秉耒而耕。衣蒲而耘者。不知幾千萬人。若皆以爲漢之龐公。晉之陶元亮。是天下當有幾千萬徵君。肩摩隴上也。盡坳牧之馬。安足以駕翹車。竭紅女之機。安足以供纁幣哉。是以數載以來。遠近諸君子。問余田事。輒囁嚅不敢對。誠愧之也。一讀此。則玠右介然之操。至老未渝。洵不愧漁洋高士之目。而遠非踴躍以赴博學鴻辭科者比矣。拉雜綴此。以盡玠右生平。當世知者。其更有以益余。

舊鈔呂晚村詩書後

幼讀仇滄柱杜詩詳注。中引錢虞山之說。輒作方匡而沒其名。又讀汪武曹四書大全。中引呂晚村之說。其作方匡亦同。因欲求二人之詩文。渺不可得。旣而錢氏初學有學集。十餘年前。日本書店有售之者。而晚村則甫於二年前始有板行。夫當乾隆時焚書之禍。烈於祖龍。違礙書目。幾千餘種。一一搜攫而燬滅之。風行雷厲之威。不欲使有片紙隻字之存留於天壤。而於晚村尤甚。非惟其自己之著作。卽他人之文字。偶涉及於彼者。亦必剷去無遺。試檢陸當湖三魚堂集。有留空白一幅半。卽與晚村之札。而當日抽燬者也。後得初印本陸集。乃與晚村子無黨者。誦誨覆校記。嗟夫。晚村東莊田舍間一老學究耳。而雍乾兩朝。以全盛專制君主之權力。與之爲敵。雖暫能壓制者。一百八十年。而天蓋樓一盞如豆之油。鐙不啻爲今日革命之明星。書生之業。不可輕視也。如此。

其亦足以酬彼之長吟短喟矣。

雍正之大義覺迷錄。其中指摘晚村文集之處。斥爲犬吠狼嗥者。以今觀之。實不過尋常之語。蓋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類耳。是時明季遺老。作此等語者頗多。而文網之密。又稍可附會。或別解者。無不爲告發中傷之資。洵所謂棘地荆天者矣。故四庫書目。並鼎鼎之亭林南雷寧都而不收。皆入禁燬之中。一朝權在。究何能饜天下後世之心哉。適以顯專制之淫威。使人痛心疾首而已。憶十七八時。曾於舊刻某詩選內。鈔得晚村詩數首。至今已二十餘年。其一篇則當時所最喜。猶能記其意味者。題曰。胡靜夫尊人曰從老人留飲。今年正九十。詩曰。盛世恨不見。得見盛世人。如見盛世焉。君有九十親。生逢神廟間。貌古心亦淳。海宇忘兵革。冠佩何彬彬。當時不知好。今憶真天神。三十後年少。語之笑且嘖。一家自相傳。別作江南春。爬搔進雞黍。揖客同其醇。我聞洪武初。尙遺

德祐民。江山旣澄霽。景物還鮮新。扶持鶴髮翁。狂笑濕羅巾。語致真肫。令人感慨。而洪武初德祐民云云。亦卽覺迷錄所謂可恨人之句也。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著作刊印自由。吾人今日已終得之。而還觀古人之憔悴於文字獄一語之誤動至殺身滅門。甚且所得之罪無可捉摸。如戴田有之南山集。僅以論修明史弘光隆武永曆事。而竟遭大辟。其可爲驚心動魄。何其甚也。若晚村者。加以曾靜之案。斷其遺骸。殄其後裔。灰滅其平生之文字。誰曰不宜。吾於以知自由二字之寶貴。與其價值矣。

中華國民恢復自由之元年三月。偶檢得舊鈔晚村詩一紙。慨然有感。遂拉雜書此。

復社申盟辭書後

宋明講學之風最盛。一師立壇坫。設皋比。則四方之來受業。而願著錄爲弟子。

者恆達數千人。不遠千里。負笈景從。僦屋雜處。絙以歲年。雖不能無依聲附影。毫無心得之輩。而要其大歸。究能使窮理盡性之學。影響普及乎全國上者。固蔚然爲名儒。次者亦不失爲善人。守禮義。尙廉恥。醇原謹愨之風。蒸爲國俗。留爲國粹。未始非講學之功也。

雖然。講學者專制國中之所極不容者也。自東漢而後。黨錮之禍。皆從講學而起。當朝政紊亂。奸邪充斥之時代。講學之士。目擊痛心。抱悲憫之深衷。悵斧柯之莫假。於是不得不力持清議。以與之敵。或有搢身沈族而不悔者。詩有之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其爲歷史之光榮。民族之特色。固無疑也。然藉非講學。何以有此。

東林而後。講學絕響。復社之興。僅一文會耳。然敦行誼。厲名節。宗旨未亡。大體不繆。有足上繼東林者。屬丁亂世。遇禍亦酷。自建州入主。祖國已非。淫威既烈。

猜忌益深。告訐之風日熾。明哲保身者。乃以不講學爲避禍之計。而士氣亦從此茶爾。士品亦從此頹然矣。趨時之徒。反脣相稽。視義理之學爲灰塵。摘一二附和講學之敗類者。張皇之以爲罪狀。甚至紀河間著書。謂明社屋於東林。豈不繆哉。

今讀復社之申盟辭曰。母從匪彝。母讀非聖書。母違老成人。母矜己長。母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其言粹然。猶有講學家之餘意。全社姓氏數幾及千。明亡而殉國者纍纍。爲逸民遺老。守首陽之節者尤多。然則復社亦何負於明乎。

嗟嗟諸君。生當叔季。而意志浩然。聲光煜然。文史之會。羔雁之交。酒酣耳熱。畫地指天。輿望歸心。權奸側目。覺二百六十八年中。無此一日之樂。誰實爲之。乃至今日而始還我自由也。

吳梅村集書後

吳梅村明亡後。再仕清朝。遂爲平生之玷。卽梅村詩詞中。亦時時用自愧悔。其臨終所作賀新涼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蓑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讀者可以哀其志矣。蓋梅村早年科第。文名藉甚。亦一時清流之眼目。明亡於甲申。據朱竹垞綏寇紀略跋語。梅村再出。爲順治壬辰後一年。則爲癸巳。是其家居已及十年。乃被徵補國子祭酒。跋謂有迫之出山者。顧伊人撰行狀亦云。有司敦迫。先生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道。難傷先人意。乃扶病入京。則當時固有不得已者耶。是時梅村年四十五。至丙申。以丁嗣母憂。遂歸。則年四十八。是其仕清。僅三年有奇。歸後至康熙辛亥。年六十三而卒。此三年有奇中。亦未嘗有他官位之升遷。而竟以數十年之立身行己。及千萬年之名譽。

殉之推究其原。不過爲沈吟不斷四字所誤。果能如李二曲之臥操白刃。誓欲自裁。則敦迫之威亦奚可免。此梅村所以追憶當年而椎心泣血。卽後人亦無能恕之者也。

侯朝宗壯悔堂集。有與吳駿公書。蓋聞梅村被徵。而欲沮其行者。其言曰。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二。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中有略涉詼諧者一段。曰。譬有東鄰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獨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仰母慈。奴婢秉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其若東鄰何。其語可謂深切著明矣。朝宗之友賈靜子跋此書後云。余見學士復侯子書。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負良友。其後當事敦迫。卒堅臥不出云云。可見梅村初志固無出意。靜子所謂卒臥不出。則其時抗辭曾至再三。作此跋時。尙未見其終點也。梅村懷古兼弔侯朝宗詩。末句云。死生總負侯羸諾。欲滴椒漿淚滿襟。

自注云。朝宗貽書約終隱不出。余爲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則梅村亦固以此事懷疚於心也。

梅村上房師周芮公詩序云。偉業負耒躬耕。誓終沒齒。不謂推遷塵事。潦倒浮生。病苦窮愁。羈縻煎迫。師以同徵。獨得不至。其詩云。但若盤桓便見收。詔書趨迫敢淹留。始知處士青門里。須傍仙人白石樓。玩其首句。則當日如受徵而不起。不但可治以逆命之罪。卽隱蓄叛志。私通亂黨。種種罪案。亦無不可加。顧伊人謂梅村家居十年時。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然一經應召。則便無此患。而侯朝宗亦曾於順治辛卯。應河南省試。其年譜謂是年當事有欲案治朝宗。以及於其父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夫應試何以能免禍。以其爲順民之表著。不復可以頑梗陷之也。由是以推。當時遺老處境之難。情事可想。梅村盤桓見收之語。必非虛誣。悲夫。學人不幸而有名。又值擾攘之時代。略具存亡。

興廢之感。遭異朝之疑忌。苟非絕之以一死。則必終受污辱。而後其心始安。其意始快。而當日袞袞之輩。已既受污。亦恥人之獨爲君子。益復搜巖索穴。薦剗屢上。陽博好賢之名。陰實曳之以同儈。聊遮自己之羞愧。順治康熙兩朝之徵君。獨多者。以此嗚呼。知人論世。毋徒爲梅村悲也。

藏山閣集書後

桐城錢飲光田間詩集。余未之見。據沈歸愚明詩別裁及汪允莊明三十家詩所選。則皆清微淡遠。上規陶韋者。然此乃飲光晚年之詩也。其中年曾仕唐桂二王之行朝。間關奔走。瑣尾流離。一寄之於篇什。則有藏山閣詩存。凡四十卷。大抵悲壯慷慨。百感交集。尤於哀江南及續哀廣哀諸篇。弔殉節諸人。使讀者潸潸淚下。端州廣州梧州諸作。則皆詩史也。然則向以學陶韋盡飲光者。繆矣。藏山閣集。以多忌諱語。田間晚年不敢自刻。僅取隱退後閒適詩刻之。所謂田

間詩集是錢沈所選。皆出於此。然卽此其大名已高。列於乾隆禁燬書目中矣。况藏山閣哉。

應潛齋文集識後

應潛齋摭謙作教民論。以痛斥輓近社會教育之弊。其略云。今者學校之教。不及百姓。無所謂教民者。獨是唐之明皇。設爲梨園子弟。而後之優生。造作戲曲。以相歌舞。旣不敢以聖賢實事爲演。而徒以不根無實之情相戲。甚至淫媠。及於閨幃。男女列坐而飲宴。又或爲臺於市。摩肩而環觀焉。此其爲教。淪肌浹髓。莫之能止。更有淫辭邪說。以爲鳩毒於晏閒之地。而凡無業之游民。無目之矇眛。復爲宣揚播說於街衢閭巷之間。至使行者息駕。休者忘餐。古之嘉言懿行。雖士大夫鮮能通曉其本末。而荒謬不經之俗說。與妖孽怪妄之游談。販夫巷婦。信若神明。而堅不可拔。夫天下之人。旣以妄爲真。則必以真爲妄。勢且至於

人物淪胥。而大地山河。歸於無有。故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夫士大夫不能以古人之實言實行。播告於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反以其妄言妄行。惑亂夫士大夫之口。此真天地之憂。豈徒一時之害哉。云云。潛齋是言。蓋痛明季之覆敗。正以此故。而其謂天地之憂者。則似又有滅國亡種之慘。在其意中。眼光直注於二百數十年之後也。

潛齋爲明諸生。甲申後。隱居不出。避兵亂。居杭州城外獨山之東。曰威乙巷。隘居短垣。僅蔽風雨。而研究經史。以及六藝之學。著攷論禮樂各書。與萬充宗。毛稚黃。柴虎臣諸人。互相論辨。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儒徵。潛齋輿牀詣有司。以老病力拒。矚然不污其志。時與顧且庵。札有云。古之處士。使之見諸實用。未必有濟於時。不過君相假借。翦拂。以風末俗。其語洵能洞見癥結矣。生平爲程朱之學。頗掄擊陽明。故當湖陸氏尤推崇之。而教民論一篇。尤爲當湖所咨賞。潛

齋子蒼璧曾記於後。略云。尙憶辛酉之夏。稼書陸師至杭。惠顧寒廬。先君子出所著及是作相質。相與太息者久之。翼日命蒼璧謁師於湖北寓舍。蒙師誨云。〔中略〕昨看尊翁文。究竟以程朱爲本。如教民論。此等文字。有益於人心世道。學問要緊說話。皆被先儒說過。所以不敢輕於著述。遇好文字。又覺欣然不能自己耳。今校錄遺文。至是篇。追憶師言。不勝感愴。攷當湖祭潛齋先生文。亦有辛酉之夏。始見於武林。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澣等語。與蒼璧之跋正合。祭文又云。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可見應陸之交甚浹。殆以斥王學爲之媒介。同時呂晚村亦以此爲當湖所服。桴亭楊園參列其間。清初而後。姚江末流猖狂之習。日衰未始不由此也。

潛齋作陶靖節集選序云。歷觀秦漢以下。以權力自雄者。其險賊殘忍。旣不可言。而附以趨榮者。其卑污苟賤。又無所不至。數千年無善治者。惟是一壟斷富

貴之心。遂爲生民之大害。余讀之。未嘗不爲三歎。蓋陰險殘惡。乃秦漢以下。所以得爲君之由。而卑污苟賤。又所以能容於陰險殘惡之君。而得爲臣之由。要其所以陰險殘惡。所以卑污苟賤。不過欲壟斷富貴而已。茫茫中國二千年來。所覲惟此。而潛齋所謂蟬蛻塵穢之士。足以興起廉懦。不使斯世盡變爲鬼蜮者。求諸今。何其不多見也。悲夫。潛齋其又奚言。

湖海樓古文書後

陳迦陵以駢體文及填詞著名。人人知之。然余讀其古文。哀感頑豔。淒清掩抑。固不在其駢體與詞之下。惜乎人知之者較少耳。迦陵出陳大樽。吳樓山之門。學有淵源。故其所作。不願爲唐宋八家之輿臺。亦不染當時竟陵公安纖佻之習。文質相宣。情藻兼至。又值滄桑而後。故都喬木。舊苑閒花。無一不含麥秀。黍離之痛。而不敢明言之。則幽咽其音節。繚繞其語句。使讀者得其志於筆墨。哇

徑之外吁可悲矣。

集中如王西樵辛甲集序及歷陽遺音序留都見聞錄序等篇皆別有一種俯仰悲涼纏綿委曲之致而其狂態逸情亦時時流露真才人之筆也惜從來論文家無及之者遂記其後。

明史方孝儒傳書後

偶檢明史方孝儒傳覺其所紀正學在建文朝建議各事皆隱含一種過涉迂腐之筆意其後半所紀正學殉難事亦若無意表揚并十族之語亦刪除之而於永樂殺戮之慘反似欲多方爲之諱言不知當日清之史臣以何因緣而作此態致使千古奇忠偉烈在正史上竟索索無生氣也蓋是時大殺戮案如莊廷鑑呂留良其慘酷與十族瓜蔓抄無異彼猥瑣之秉筆者又何能與知正學奕奕如生之精神而一爲之摹寫哉以較汪有典之史外谷應泰之紀事本末

詳略相去遠矣。

大學衍義補書後

明邱瓊山大學衍義補。乾隆四庫提要謂明之中葉。正閹豎恣肆之時。潛旣欲陳誨納忠。則此條尤屬書中要旨。乃獨無一語及宦寺。張志淳南園漫錄譏其有所避而不書。殆亦深中其隱。今按此說非也。真西山大學衍義於齊家之要中。已有嚴內治一門。子曰爲內臣。忠謹之福。內臣預政之禍。凡滿二卷。漢以後宦寺之戒。已詳哉言之。瓊山似無庸再補。且宦寺爲人君宮廷內事。自屬齊家何須贅入。平治以爲蛇足。張氏不讀真氏前書。謬肆醜詆。四庫從而引之。蓋以適合其輕視明儒之心也。陳榕門輯要載有孫人龍序文。亦言瓊山於弘治時甫典機務。卽上書言時政。凡萬餘言。但先是每隱畏宦官之禍。故所著衍義補中曾無一言敢及奄寺。此序在四庫提要前。皆惑於張氏之說耳。

陸文量容菽園雜記云。大學衍義一書。古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兩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自欲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人。均下錦衣衛獄。禁錮數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邱祭酒先生溶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陸氏與瓊山同時。其言較爲有見。其謂治平不必補。以此論邱氏。則又何辭。而世乃欲其再贅齊家耶。蓋未嘗細讀正補二書。而輒妄發議論。亦學人之大戒也。

古懽夕簡卷二

韶誨雜著第二種

讀文中子

文中子當六朝之季。以清明純粹之思想。歸命於聖人。慨然欲行其道。既不得。用講學。河汾著書。不輟。思明王慕君子。超流俗。而孤往前。無所承。後無所繼。末運中。而有斯人。洵爲歷史上之奇迹矣。夫齊梁以來。哀豔之文。淫佚之俗。瀾漫於江河南北之間。靡靡同風。不可掇振。而文中子者。獨端席正策。而續續詩書春秋諸經。比於垂空文以自見。直邁楊雄而過之。不愧一世之豪傑。至於臨歿。聞江都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讀之。又未嘗不令人悽愴流涕也。

文中子立志既極高大。又富於責任心。憂深慮遠。肫然以誠。非夸毗浮誕者之

比也。讀其中說天地篇有云。「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此其以斯文爲仔肩之勇毅。何如乎。事君篇云。「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爲遑遑者。無乃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又云。「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此又其當日栖栖汲汲之狀。殆彼所自謂「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者矣。

文中子民族觀念。經五胡擾攘之後。激刺最深。而尤於中國二字。有無窮之忠愛。流露於言表。中說述史篇云。「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

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又云。「董常曰。敢聞皇始之受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又云。「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亂。江東貴焉。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又云。「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凡此一篇之中。三致意者。皆異種。憑陵之痛。亂離斯瘼之悲。非有心人。何能爲此言乎。

韓昌黎慨然以道自任。則必學孟子之距楊墨。原道之末。直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快心辣手。誠所謂迂儒發憤之極辭矣。而文中子則絕無此激烈之談也。問易篇云。「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是文中不以魏周二武

所行爲然。其見固高出於昌黎也。當文中時。又有三教調和派。或援道入儒。或援儒入佛。揚清談之餘波。作無聊之辨難。如張融周顒之輩。宗旨糅雜。語多影響。而文中子獨粹然。儒言琅琅。清澈不用釋典一字。而又深知釋理。周公篇云。「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既不妄加其菲薄。亦不輕予以附會。從來儒家無如是之局量也。問易篇又云。「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一則又深知宗教之用。達同一之目的。於使民不倦之中。可謂非常卓犖之見矣。」

宋朱子之論文中。纍纍千言。大概本程子之說。以其模倣六經而著作爲大謬不然。凡宋後罪狀文中者。其議論悉根據乎此。并謂王仲淹讀聖賢書。粗識其用。而未曾深探其本。盡力於其實。然朱子所謂本與實。乃宋以來所新創之理。

學以之責仲淹。爲仲淹所不受。仲淹著書續經法聖人之行而並法其言。以人皆可爲堯舜。論不必卽爲僭越。要之文中子者。隋末大儒。自不與宋儒同其塗轍。而宋人之意。初不願濂洛一派。外有人可與於鄒魯之道統也。

讀宋元學案戚楚邱與趙江漢兩傳

六朝之亂。開有唐一代正學之風者。莫如王龍門。五季之亂。開有宋一代正學之風者。莫如戚楚邱。南渡而後。北方淪於異域。開有元一代正學之風者。莫如趙江漢。文中子世多知之。若楚邱。若江漢。當中原擾攘之際。倡明學術。造就人才。遂能轉移世運。漸致昇平。與其當日之社會。國家有最大之關係。亦足以追配文中而無媿者也。然故紙塵封。日見湮沒。昔顧亭林生平。每以文中自況。於戚趙二人。未有論及。余少時最愛慕亭林。以爲清初之治。亭林及諸遺老。矚然皜然。以禮義廉恥樹其大防。故能再世而後。風俗日趨於敦厚。而要非其時朝。

廷之功也。然則士君子值茲時代。其所以自立者。固將有在。而爲所欲爲。固不必待諸如有用我明矣。因讀學案。楚邱江漢兩傳。並論其軼事。以補亭林之所未及。而爲多師之益。以勛余志。

戚楚邱先生名同文。字同文。宋史著於隱逸傳之首。略云。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師楊愨。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愨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直復厚加禮待。同文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驥、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年七十三。好爲詩。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唱酬。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諡堅素先生。

按釋文瑩玉壺清話云。戚同文宋都之真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

遠千里而至。教誨無倦。登科者題名于舍。凡孫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喜沽
矯。鄉里之飢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爲詩。有孟諸集。楊侍讀徽之守
南郡。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和不絕。楊謂君曰。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以足下
純白可侔。僕輒不揆。已表於朝。奏乞堅素之號。未知報否。後果從請。及歿。舊學
百餘楹。過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奏乞賜額爲本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
主之。卽綸子也。據清話之說。則楚邱之謚堅素。爲楊徽之表奏而得請者。且時
楚邱猶在。宋史則謂徽之與門人追謚。徐度却埽編亦謂先生歿後之私謚。與
清話不同。未知孰是。至堅素二字。清話與宋史合。而却埽編則作正素。學案亦
作正素。不知有他攷證否。

又按唐初名臣。皆文中門人。而楚邱弟子。亦顯於宋初。其最著者爲范文正仲
淹。而宋史列舉。獨不之及。豈以已見范傳而省之耶。宋史又言大中祥符二年。

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同文孫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教。云云。此則以徐度郤埽編校之。其事皆誤。郤埽編云。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富人曹誠。首建書院。邀楚邱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誼。爲學者師。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事聞京師。有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先生歿後。私謚正素先生。其子綸復以儒學顯。歷事太宗真宗二朝。官至樞密直學士。是曹誠建書院。尙在五代末。初主書院者。卽爲戚先生。而非如宋史至祥符間。始卽同文舊居旁造之也。徐度爲靖康間人。所言較爲可據。史稱范文正。以母喪去官。時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寘府學。則祥符間主書院。爲范文正。蓋繼其師而爲掌教。是後則楚邱孫舜賓主之。亦與玉壺清話合。要之楚邱事實。合三文互參。可得其大概矣。

吾國歷史上社會之醇樸時代不能不推北宋故關洛諸儒挺生其間實爲時世所造成而造成此時世者以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所興起爲多而戚楚邱則固猶在三家之前睢陽講學之遺址蔚然成一大書院楚邱以布衣賤士理其清明之言於鹿逐魚爛之秋幽光煜然竟變陰霾之天地爲日晶月明春風和氣是真古今之偉人而惜乎向來史氏僅知推重區區有形之功業或侈記官爵祿位而未能於此無形之潛化一注其目也

趙江漢名復宋末元兵破德安俘獲軍民十萬餘皆斬馘無遺獨留儒士與俱北復在其中姚樞與之言以九族俱殘不欲北行樞恐其自裁留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已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復始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北方之人知學者鮮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付樞自復至燕學子

從者百餘人。楊維中聞復議論嗜之。與樞謀建太極書院。選取周程張游楊朱六君子之遺書。請復講授其中。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竇默李冶硯堅輩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爲江漢先生。元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可導之乎。對曰。宋我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一時朝貴交薦復。悉辭不仕。

江漢之名。自元後始表彰於孫夏峯。以爲開北方之草昧。而藜洲遂以著於學案。其子百家書其後曰。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抱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余謂元以胡族得天下。讀元秘史及當時詔令文字。多鄙俚之語。文化之程度。可以想見。苟靡江漢。則其統一之百年間讀書。

種。子。之。絕。有。必。然。也。江。漢。以。不。仕。貞。一。身。之。志。節。以。傳。道。倡。一。世。之。宗。風。然。則。吾。人。值。地。老。天。荒。之。際。亦。何。嘗。無。事。業。之。可。成。也。哉。

善。夫。曾。湘。鄉。之。作。原。才。也。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庸。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又。曰。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由。曾。之。說。推。之。若。龍。門。若。楚。邱。若。江。漢。若。亭。林。與。明。季。諸。遺。老。如。藜。洲。二。曲。桴。亭。楊。園。船。山。輩。值。貞。元。之。交。於。荒。涼。僻。遠。之。區。自。修。其。道。而。世。運。轉。移。人。倫。陶。鑄。皆。於。是。焉。賴。當。代。君。子。可。以。知。

其仔肩所在矣。

杜甫贈韋左丞詩書後

唐人詩文。往往有二病。其一爲干求貴達語。其二爲嘆老嗟卑語。李杜韓柳。皆所不免。而杜韓尤甚。後來學者。傳染其風。此吾國文學上之陋點也。少陵奉贈韋左丞丈詩。選家稱爲五言之冠冕。其實此詩最爲卑劣。其首段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已露可憐之色。如乞兒相矣。繼之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爲鄰。於扳援古人外。更牽扯當代名公以自重。何識見之淺薄。乃爾。乃又繼之云。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就上文所言。不過一文學家善作詩賦。便能致君堯舜而淳風俗耶。是又文人無根大言之積習。不自覺其不相侔也。要其心不過期登要路津一語而已。中間

云。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竊謂少陵雖旅食京華。未得官職。亦何至潦倒不堪如是。意主干求。故不惜形容以自穢。又云。常擬報一飯。况乃辭大臣。則感激企羨之情。一時俱露。據黃鶴注。作此詩時。當在天寶六載之後。少陵年已三十六七矣。昔人有言。昌黎不作三上宰相。及陳給事諸書。乃無愧爲文章。巨伯。余於杜詩。亦云。而謬操選事者。於杜韓集。必首取之。以敗壞後學。高尚之志。節浸潤。其希榮慕勢之心。至於今日。而滔滔天下。莫可救止。淪胥之故。其在斯乎。

少陵中年多干進之作。集中不可枚舉。尤謬者如鮮于仲通爲楊國忠之鷹犬。史記天寶十三載。仲通爲京兆尹。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仲通撰詞。則其人之卑污可知。而杜奉贈鮮于京兆。極力稱譽。曰。驂騮開道路。雕鷲離風塵。曰。雲霄今已過。台袞更誰親。羨其得勢於時。而爲君相所親近。末云。有儒愁。

餓死。早晚報平津。則欲鮮于以已愁餓之狀。乞陳於國忠。何其鄙倍之甚也。逮至晚年在嚴武幕府。乃作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之詩。即使果爲事實。亦不能免阿諛取合之嫌疑。况未必乎。贈田舍人云。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不知適以此而立身品格。下墮至地也。

論公僕書柳河東文集後

官吏爲人民之公僕者。歐洲陸克盧騷既出後。十八世紀之新學說也。考諸吾國古書。則柳宗元於唐時已言之。在陸盧之前。恰一千年也。其作送薛存義之任序云。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

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云云。按柳州此文。立意頗爲特別。蓋古人皆以吏爲天子命官。天子者一國之主人也。人民其奴隸也。吏則衆奴隸之特拔。而用爲監督者耳。吏所食者。天子之俸。以酬其監督之勞。衆奴隸必供於天子者。受其食土之賜。當取贏利以歸之於上也。古人於天子官。吏。人民之關係。如是。與柳州同時鼎鼎盛名之韓昌黎。其所作最著之大文章曰原道。原道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是可見民有事上之義務。惟臣奉上之命。而誅求之。臣者對於君而負責任。不對於民而負責任也。而柳州乃曰。爲民役。是以人民爲主人也。又曰。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是吏傭於民。而非命諸天子也。嗚呼。吾知古人對於此說。必以爲本末倒置。且近於悖逆矣。柳州窮竄南荒。憂愁憤激之餘。而心光忽發。始有此破天荒之奇想。乃適

與西方陸克盧騷之儔相脗合也。

惜乎柳州雖見及此而不能紬繹以成書使民主之真義遙興於陸盧一千年前之中國其爲他文又頌揚天子威德貞符淮雅之作其所見無異於昌黎而尤甚焉然卽柳州書成吾恐亦久爲專制君主之大戮與夫尊皇黨之擯斥未必有毅力如陸盧能堅持之不懈而中國闢邪說距淫辭爲國家之專職士夫之特性權力最大亦不能自由出版如歐洲震動一世之人心以故今日共和成立而民主二字之義猶爲上流社會所未喻吁可悲也。

黃藜洲遭明季亡國之慘變哀痛迫切所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兩篇首明天下非君之產業又曰天下爲主君爲客則隱隱有民主之意又曰治天下若曳大木然君與臣同爲曳木之人則降天子之尊同上帝者而使儕於政客之列爲政府之一分子然此等新思想入儒家之陳舊腦髓中萬不能融洽故

藜洲之時代。與陸盧適相同。而一在歐洲。其義已大發明。造成法美等國。一在亞洲。則沈沈蠹簡。直至最近歐洲革命之風潮輸入。而幽光始發。嗚呼。何況柳州文中之單辭片語哉。

論運動書韓昌黎文集後

歐美擊球之風。盛流行於學校社會間。視爲遊戲運動之必要。其名目甚夥。有野球。足球。網球等。其實皆吾古人所已有。宋以後儒者。正衣冠。尊瞻視之風日盛。而種種遊戲術。遂致滅亡耳。讀韓昌黎文集。則唐人又有馬球之一種。則今歐美所尙無也。

昌黎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云。一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十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介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絨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

霹靂應手神球馳。迢遙散漫兩閒暇。揮霍紛紜爭變化。發難得巧意氣粗。謹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此詩形容馬球之戲。頗覺如畫。其末語云云。因此事爲昌黎所不贊成。故又有上張僕射書云。（上略）以擊球之事明之。馬之於人。性情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逸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於球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回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下略）亦詩中勸其安坐之意也。

昌黎之於張僕射。旣以詩勸之。復以文喻之。文中以擊球有害於衛生。卽球場之馬。喻球場之人。初不知運動足以強身。堅志之理。吾國之舊見識。皆謂爲然。甚至有斥體操爲足以傷身者。以故民族無尙武之精神。由畏死而至於畏難。

求諸全國之中。強毅不返者絕少。其初赴事也。既躁暴而無成算。其究稍遇艱困。卽萎縮而不復自振。爲身體之弱。其病猶淺。爲志意之弱。其病極深。此皆由於幼時之教育非法。父師多如昌黎其人。以坐而論道。養其高貴。窳惰之習。與泰西斯多噶之風俗相背戾。安坐旣慣。欲其走馬殺賊。談何容易。而一國強弱之分繫之矣。故體操與運動。不但能強固其身體。尤當以強固其志意爲第一要端。彼並遊戲之勞動而不能受者。將留是柔脆之軀殼。以何用耶。

聞歐美童子軍之訓練。所造成之一種心理。不過兩語。曰成。曰死。爲之則成。不成則死。名譽之死。賢於不名譽之生也。以幼稚而有此習慣之自然天性。方鍼一定。百折不回。將來始能成遠大之事業。然此非以他種教科練習之。必於體操運動旅行泅泳等練習之也。要之以是而受傷害者。僅有幾何人哉。惟過於劇烈而無限止。或不予以循序漸進之方法。是乃教者之過。則亦非余之所贊。

成耳。

陳龍川集書後

宋史稱光宗策進士。陳亮以師道君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以上皆宋史之言。按宋孝宗內禪光宗。稱壽皇聖帝。居重華宮。紹熙四年間。光宗有嫌忌壽皇意。故久不朝。中書舍人陳傅良。至引裾力諫。不聽。陳傅良卽止齋先生。與龍川爲同學友。而龍川是時已近暮年。猶赴進士試。因急於得科名之故。不惜逢君之惡。而爲之辭。其生平志氣。一旦墮地盡矣。至得第後。謝丞相留正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

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讀此不能不爲龍川大呼。太不值得也。

龍川少有國士之目。中年以豪傑自命。屢上書言恢復之策。富强之計。慨然以英傑自命。及晦庵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斥之。龍川往復與辨。其言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粗塊大礮。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云云。其意氣可謂豪矣。然龍川之病。正坐但知有事功。囂囂然欲有爲於一世。而不審事功之原。必本於心術。晦庵所言天理人欲之分。自龍川視之。雖等於灰塵。豈知握心不牢。至於日暮途窮。遂不勝其急功近名之慾望。而倒行逆施之事實。以顯不復可揜。

著矣。觀史又謂龍川得第歸。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於地下足矣。何其詞之鄙也。顧龍川僅得僉書。建康府判官廳。未至官。一夕卒。使龍川知其身之終不得大貴及貴之。曾不須臾。而大命迫之。其亦不作此詭遇。獲禽之想。而自玷其生平乎。

吾國儒生。有不懷利祿者。鮮有不懷功名者。而功名二字之意義。祇以做官二字當之。龍川者功名之士也。雖有愛國之蓄念。所謂敵仇未雪。爲國大恥者。立心未嘗不是。乃亟亟焉求發摠之。以做官而未嘗一降其心於做人。晦庵箴之曰。凡真正大英雄。須是戰戰兢兢。從薄冰上履過。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其語可謂深切。從可知吾人今日呼號跳躍以愛國而不先之以敦品立行。一旦爲外誘所乘。不克自持。生心害政。則愛國而適使國受其殃。人遭其禍者。又比比也。而况本無真愛國之心。僅知狂躁以就功名者哉。

據周密齊東野語。謂龍川狎台州官妓。囑知台州唐仲友爲之脫籍。仲友沮之。龍川因讒搆於朱子。朱子時爲浙東提舉。遂奏劾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持之。幾釀大獄。實朱子爲龍川所賣也。按晦庵仲友之劾。固未必全出於龍川之讒。搆而龍川之行誼。則卽此而可知。今單行本龍川詞中。有補遺七首。原集未載。皆從黃昇花庵詞選錄入。語多纖麗。卽其爲狹邪行之明證也。朱子年譜載淳熙九年春間。陳同甫來訪。而劾唐仲友。在是年秋。野語所云。似非無本。嗚呼。龍川以一世才而立身行己。小有不檢。遂未免千秋之詬病。吾人可不戒哉。

論儒家狹量書象山文集後

人類多狹量。於其道德與學說上。不能兼容二派。則尤較他事爲甚。自古至今。吾人黨同伐異之性。未嘗或變也。西方新舊教爭。致釀流血數百年之巨禍。吾國近世學術史中。無非程朱陸王異同之辨而已。頃讀象山文集。有策問一卷。

頗致疑於孟子楊墨之辨。荀子十二子之非。蓋象山當日爲晦庵所攻。二賢相厄。此策問其亦有爲而發歟。推其意。則知鵝湖鹿洞一案。斷斷不休者。爲晦庵而非象山也。

其論荀子云。荀子有非十二子一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考而論之耶。余按荀子之學。傳自子弓。故自子弓而外皆非之。觀象山之言。固深不直。荀子之狹量者也。

其論孟子曰。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爲先進。墨子之賢。人有比之以孔曾者。楊朱之道。

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爲未也。進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夫兼愛卽無父。爲我卽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之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能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辨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何耶。余按從來儒者。以偏心讀書。見荀子非思孟。則大不平。見孟子闢楊墨。則又鼓舞以爲快。其實荀子操同室之戈。其量固狹。孟子肆無證檢。不論理之謾罵。固尤甚於荀子焉。象山於此。雖不敢訟言。而意亦不能不歸獄於孟子。此等見識。洵可謂之非常者矣。

象山有雜記一段。語最通達。其言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

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尙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不能盡見。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爲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爲小人。余按此段。和平公恕。直捷了當。可以息從來學道人紛爭之喙。而示之以蕩平之。大路矣。

論遜翁晚節書易餘籥錄後

焦里堂易餘籥錄云。宋史道學傳言朱晦庵將劾韓侂胄。筮得遜之家人。蔡元定阻之。遂止。李穆堂胡滄曉皆以是爲朱子疵瑕。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嘗勸趙忠定。旣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韓後聞其說。故禍公蓋輕。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筮以入。卜得遜卦。

力止先生勿上。然則晦翁劾韓以筮止之事。乃其子在所僞造。宋史不能識別。而載之列傳。晦翁本無是事也。今按里堂之說非是。朱子此事載於黃幹之行狀。幹爲朱子之壻。其行狀成告家廟文云。追思聞見。定爲草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又云。行狀成於嘉定十一年丁丑之夏。然猶存諸篋笥。以爲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不能有所更定矣。謹寫一通。遺男輅白之家。廟云云。是勉齋作此行狀。非常謹慎。豈肯以子在所誣捏之言。屢入乎葉紹翁所云嘉定初。蓋卽行狀傳出之時。誤以爲子在所作。而不知出於壻幹也。且此事朱子別集載有與劉德修書。自言其事。此書甚長。中一段云。病中忽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旣復自疑。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卽焚稿齧舌。然胸中勃勃不能已也。別集搜輯他人家藏之手蹟。此豈能與子在

通。同。作。僞。哉。行。狀。不。詳。筮。決。之。請。由。蔡。元。定。李。方。子。年。譜。謂。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文。公。不。聽。蔡。元。定。入。諫。亦。不。聽。門。人。朝。奉。郎。劉。炳。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家。人。與。宋。史。不。同。李。方。子。亦。朱。子。門。人。也。要。之。此。事。確。實。不。能。聽。葉。紹。翁。之。片。詞。歸。罪。子。在。朱。子。是。時。應。否。焚。草。抑。當。輕。于。一。擲。恐。無。人。能。論。定。之。穆。堂。滄。曉。及。其。他。漢。學。家。多。有。譏。評。乃。一。時。門。戶。之。見。而。已。又。此。事。在。慶。元。元。年。其。明。年。胡。紘。僞。學。之。奏。意。在。朱。子。而。附。帶。入。蔡。元。定。乃。元。定。竟。竄。道。州。朱。子。僅。落。職。罷。祠。紹。翁。所。謂。得。禍。輕。者。指。此。或。者。朱。子。名。重。韓。侂。胄。固。猶。有。所。忌。憚。耳。以。爲。曾。進。言。於。趙。忠。定。之。故。亦。未。必。然。也。

論唐仲友與妓嚴藥書齊東野語後

朱子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不公。并及其挾妓嚴藥。共有六狀。具載朱子文集。周密齊東野語載台妓嚴藥事。末云。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

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悴。命之作詞。自陳。藥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
是愛風塵。是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
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今按周密此說。謬也。此卜算
子後半闕已見。朱子按唐仲友第四狀所載。嚴藥親供中有五月十六日筵會。
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
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等語。則此詞乃高宣教所撰。爲與仲友筵會時所
唱。非朱公去後。嚴藥對岳商卿所口占也。且據第四狀。嚴藥親供。早有今年二
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藥踰濫之辭。而周密乃記朱晦庵以使節
行部至台。欲撫仲友之罪。遂指其嘗與嚴藥爲濫。繫獄月餘。藥雖備受箠楚。而
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
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耶。

藥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汗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按此。不過欲竭力描寫一俠妓才妓。以遂喜事好色之私耳。倘一檢朱子文集。則嚴藥之供。凡數百言。踰濫之事。並其他劣迹。章章明白。無論朱子爲何人。豈敢捏造妓女親供。以入章奏。而况嚴藥之不屈如此。既徹阜陵之聽。則一旦水落石出。朱子誣陷之罪。其又可追耶。且嚴藥此供。如屬朱子所捏。何以又將後來對新憲節略。不構思而口占之。卜算子預爲造成哉。可見周密之言。完全失實。清人紀昀。平日反對道學。與周密臭味相同。遂於四庫提要。一再引周說。以抑朱揚唐謬矣。又如藜洲謝山。皆嘗揄揚仲友。謝山作宋元學案。竟補說齋一案。而力辨其寃。不免一偏之見。竊謂仲友。不過當時一文人。其挾妓與刻書。皆自命風雅之見。端至吏治之壞。

則縱容子弟與幕客之過也。欲研究此案不可不先讀朱子六狀則本末瞭然矣。

書章楓山集後

楓山一代大儒也。而明周元暉涇林續記云。章楓山位尙書。無子。撫二姪爲嗣。日者推命云。公必有後。但稍遲耳。年八十。適值迎春。僮僕俱往觀。公獨坐小齋。有婢名春香。送茶至。公不覺情動。遂與私通。因有孕。過三月。婢泣告公。恐二公子見疑。潛爲所害。公啓書匣。得銀一封。重八十兩。付之。令備日用。另移置密室中。屬毋輕出。且書一絕云。八十年來遇看春。豈知弄假却成真。生女賠奩來嫁出。生男家產合平分。書押印記付婢執。照後果生子名楫。公亡。二兄誣其來歷不明。將逐之。而吞其產。婢執公詩赴官。斷令遵公治命平分。後楫用恩蔭。爲中書舍人。楓山禮樂名臣。宜天不靳其後。今按周氏所記。殊爲未覈。據本集年譜。

少子名接。不名楫。其生母爲小妾楊氏。生時爲正德十三年。楓山年已八十三。後四年楓山卒。年八十六。接僅四歲。楓山本有長子名擴。擴子名訴。其次子名捷。無子。三人皆已故。且皆無後。又嗣姪子名試爲冢孫。亦先楓山死。楓山臨歿。有遺囑一篇。附年譜末。內云。長次兩房旣無後。別無爭競。如有繼嗣。亦不得爭競。又譜載戶部贍養遺孤摺。亦云。遺孤一人及妾并亡。故子孫之婦共五人。則可見其長房有寡媳。寡孫媳。次房則僅有寡媳。故合之共爲五人。而周氏所云。以二姪爲嗣。及死後訟官平分之說。誤矣。且子接生時。楓山尙非無後也。譜載次子捷之卒。在正德十六年十月。是年十二月遺囑成。而楓山卒。則接生時。次子捷尙生存明矣。所以有通婢之說。殆小妾楊氏。以婢而爲妾耳。譜云。楓山殂。後目稍啓。側室張氏等泣告曰。大人目不瞑。或以接兒念乎。吾輩自能撫養長成。以承大人宗嗣。幸勿爲念。遂瞑。則楓山小妾楊氏之外。又有側室張氏。是時

捷已先卒。僅存小妾楊氏所生之接母賤子。幼故重之。以遺囑之丁寧。繼以目不瞑之泣告也。楓山以八十三生子。世俗豔稱。道聽塗說。遂爲好事者之口實。遊春送茶之云。所謂齊東野人語而已。

漁洋秦淮雜詩書後

古語云。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頗爲近代所抨擊。而不知古人實以經驗而得。蓋女子有才。其名聲自然流布。而一入文人之口。未有不遭誣讟者。惟不懲文人之輕薄。而戒女子有才之不當爲是非倒置耳。偶讀王漁洋集。有秦淮雜詩十四首。皆極豔麗。有舊院風流數頓揚。及傳壽清歌沙嫩簫諸句。乃其末章云。十里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自注云。阿男。秋柳句云。栖鴉流水點秋光。詩人伯紫之妹也。按紀映鍾字伯紫。其妹名映淮。漁洋作此詩時。已年老。寡居守節。而漁洋乃爲此豔語。并用其乳名以

入詩。非惟輕薄已甚。抑亦太侮辱其友及其妹矣。漁洋詩話。自記其事。謂伯紫見之。殊不喜。與之書云。公詩卽史。乃以青燈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後人其謂之何。可見受者之萬不能堪也。要之。此種筆墨。污自己之道德。損他人之名譽。後來學者。慎勿入此惡道。而自命爲風流蘊藉也。

趙甌北譏杜甫爲窮措大。故其詩一涉聲伎。便語語鈍置。余謂少陵全集。無一句作吳歌子夜聲口。乃是此老耿介獨立處。文章自有正聲。而人之情性品行。隨之。少年學者。案上有數冊。疑雨集。一經沾染。便當終身墮入阿鼻獄。無拔足之日矣。或曰。哀感頑豔。非六朝文之至者乎。余曰。卽以庾信論其小園枯樹。哀江南諸篇。可謂哀感頑豔之極矣。何必如其在南朝時所作之宮體。而後爲工耶。少陵稱其詞賦動江關。特著晚年二字。可以知其意矣。

歸玄恭誅邪鬼文書後

吾國社會之心理種類甚多。有一種軍師心理者。尙機變。喜權詐。則讀三國志爲之也。有一種強盜心理者。務鬥狠。競勇力。則讀水滸傳爲之也。二者大都普及社會之下層。其較高之文人與學子。則又有才子心理之一種。自命風流。漁色獵豔。則讀西廂記爲之也。聞諸坊賈。每年三國水滸之銷售。恆以數萬部計。西廂則次之。三書皆經金聖歎之評點。故金聖歎者。輒近社會教育之大宗。師力量之大。遠軼孔佛之上。固與三教同源之大教主袁了凡並驅齊駕於禹域而尼山之几杖。祇園之袈裟。不過退聽以從。二人之後而已。

頃讀歸玄恭文鈔。有誅邪鬼一篇。其致斥於金聖歎也特至。玄恭與聖歎同時所見聞。必確而後知其實。非端人也。惜玄恭之文。久在焚燬之中。世不多見。而聖歎書之矜奇弔詭。足以簧鼓社會而惑溺之。反風行於世。誠可痛矣。今將玄恭文錄之於後。

誅邪鬼文。作於聖歎既殺之後。故曰邪鬼。其辭曰。蘇州有金聖歎者。其人貪戾放肆。不知有禮義廉恥。又粗有文筆。足以濟其邪惡。嘗批水滸傳。名之曰第五才子書。鏤板精好。盛行於世。余見之曰。是倡亂之書也。未幾又批評西廂記。名之曰第七才子書。按今作第六余見之曰。是誨淫之書也。又以左傳史記莊子騷離杜詩與前二書並列爲七才子。以小說傳奇躋之於經史子集。則已失倫。乃若惑人心。壞風俗。亂學術。其罪不可勝誅矣。至攷其生平。則嘗姦有服之婦人。誘美少年爲生徒。而鬻之於巨室爲奴。有富人素與交好。已酉之亂。以三千金託之密藏。其人既去。則盡發而用之。事定來索。佯爲疑怪。略無慚色。蘇州人述其邪淫之事尤多。余嘗見一馮姓者。知爲其門人。語之曰。幸致意君之師。有同郡歸玄恭者。見其書。聞其行。必欲殺之。其後吳縣諸生與現任知縣相惡。巡撫中丞得知縣賄。誣奏諸生十八人。皆棄諸市。金聖歎

亦與焉。余哀諸生而未嘗不快金之死。但恨殺之不以其罪耳。聖歎既死。可以已矣。顧人情喜新奇。樂淫縱。文人才士。見其書者。多爲所惑。一日席間。友人盛嘆其才。余以其人雖死而罪不彰。其書尙存。流毒於天下。將未有已。未可以其鬼而貸之也。作誅邪鬼。

以上皆玄恭之文。其爲言似過甚。而立意則固甚正也。雖然。聖歎不過恃其小聰明。一弄筆之書生耳。於文學之本原。初無所見。近有刻其所選唐詩者。襲竟陵、公安之餘派。支離破碎。穿鑿附會。遠出於其評點小說之下。卽此可以知其所得矣。而言爲心聲。不獨一身行檢之不修。遺患且逮後世。玄恭亦慮之遠哉。

書魏叔子禮斗表後

叔子於寧都三魏中。尤爲著名。余讀其文集。有禮斗表一篇。爲求得子而作。殊爲可異。然表中多悔艾之辭。語頗深摯。其文云。追維曩過。益切今憂。蓋宅心恆

見其偏頗。乃舉足輒蹈。夫尤悔。仗義因而逞氣。致妄動以害仁。恣欲生於溺情。每邪思而亂德。自私自利。觸處皆然。思爲益己。而不覺損人。小善小功。庸或有之。初非求福。而後乃望報。天理不勝人欲之橫。從善未若好名之堅。至在庭幃。尤多愆罪。四肢久惰。毫無竭力之能。五常不修。深乖養志之義。未知克子。特念貽孫。在二人切悵望之情。而一身抱孤危之懼。遷善改過。不敢自棄於生成。惠吉逆凶。用以日厲其修省。蓋莫非命也。必大善乃能回天。而雖有惡人。卽微誠亦可饗帝。按以上云云。仍爲儒家之修省克己語。與佞鬼求福者迥然不同。顧以之施於無稽之斗姆。殊爲不值耳。

禮斗表後。叔子自記云。此癸巳作也。往先徵君暨楊一水師艱嗣。皆以禮斗後生子三。時師問禱曰。朝元時能起敬心乎。予對曰。敬則敬矣。獨不能起信心耳。當俯伏鞠躬之際。一心敬神之臨之一心以爲拜祈可以得福。當必無此事也。

次年遂不與醮。夫身不改過修德而妄祈於天。此文本不足錄。以其中自訟語頗切。故存之。云云。是叔子終以不能起信用儒家之責任論。戰勝世俗之禍福論也。所惜者。叔子既不勘破禮斗。得子之本屬附會。又不考正斗姆之果爲何物。斗姆與天。是一是二。乃皆不求甚解。隨衆起倒焉。是叔子之未達一間也。古代儒者於宗教之統系。往往不求甚解。不惟叔子一人。其量狹者。斥爲異端。一概拒絕而寬容者。又一視同仁。無論其爲世俗之謬傳。爲小說之幻名。悉與以崇拜而無所於擇。二者過猶不及。其弊在儒家重倫理。偏於人事。絕地天通。而吾人靈明中之宗教思想。無所依歸。於是神仙可也。菩薩可也。一切虛妄之像。偶苟有名稱。均無不可也。昌黎所謂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實亦國民一般可憐之狀態也。綜核名實。造就其普通論理之腦。建立其常識。而後野蠻國迷信民族之譏庶可免乎。

叔子作地獄論三篇。大旨以窮凶極惡之人。往往爲人世所不能罰。則非有地獄。不足以蔽其辜。故信地獄爲必有。而誦經崇佛。消災滅罪爲必無。其弟和公云。如此。則儒釋兩家。皆所不收矣。余謂叔子固持責任論之極端者。其不儒不釋。獨立不懼。在當日之力量。正亦未可輕視也。

記淇泉澳水書四書逸箋後

余友黃君穀臣名家璧。應童子試時。學政爲王益吾先生。詩題瞻彼淇澳。黃君文畢。匆促成詩。忘却朱子澳隈也之解。其頸聯點題。竟以澳水對淇泉。出場後。呈藝於師。大爲師申斥。旣而獲雋。取發錄卷視之。正以此聯爲主試者所激賞。批云。是能讀古書者。以告師。師大詫。余時年二十餘。略以經學知名。遂僂言曰。程大中四書逸箋云。澳亦水名。見張華博物志。漢武帝塞澳河是也。蓋主司出題時。先有此見解。黃君以謬誤而適中之耳。此事距今三十五年矣。黃君年

少於余。而久已化爲異物。今日偶檢。知不足齋叢書。重見逸箋。此條回憶。當日友朋之樂。文字之歡。定慧寺前。雙塔影畔。高談大睨。自命不可一世。斯情斯境。何能再得哉。爲之惘然而已。

鈴山堂詩書後

宋人謂荆公作相。敗壞天下。然至今荆公文列大家。詩亦爲江西派之宗。蓋以荆公雖誤用小人。而自身實君子也。明之嚴嵩。其鈴山堂集詩文。在明中葉實一作家。而人莫或稱之者。分宜自身。亦爲小人耳。

嚴嵩如不爲宰相。其文學殊足千古。鈴山堂集中之詩。清微澹遠。高雅絕人。不意晚年爰立之後。被勢位利祿所薰染。竟至爲一代奸相之尤。文字之不可恃。至此王元美詩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是猶不以人廢言之義乎。然未免太恕矣。

鈴山堂集詩。如金山云。寺擁金山古。江流碧海深。千年此形勝。詞客幾登臨。波浪浮香閣。魚龍聽梵音。晨風渡舟楫。真有濟川心。發宜春云。出郭衆峯暝。蕭蕭風樹鳴。嶺危攀磴上。橋斷涉溪行。四牡勤王事。三湘問楚程。郡齋山霧裏。四望渺層城。石期驛逢李明府云。清苦東安令。心期得共論。官看銅綬貴。貧惜布袍溫。野樹依巒嶂。春江對驛門。天涯一攜手。風雨送離樽。以上各首。頗有孟襄陽之遺意。又盧溪謁周元公祠云。古鎮無監稅。高賢有奉祠。位卑名德重。世遠士民思。風月盧溪迴。衣冠宋代遺。停驂肅瞻拜。敢惜去程遲。又謁孝陵云。社稷戎衣定。梯航玉帛朝。睹河功戴禹。瞻廟祀宗堯。石馬嘶空翠。金燈照寂寥。遙看鍾阜上。御氣滿層霄。則略得杜風。不可謂非當日詩家之秀出者也。

於時前七子方主盟壇坫。然介溪一出。卽受知於空同。大復空同又爲作鈴山堂歌。於是餘子均相推服。又以其詩集走使萬里。令楊升庵爲之點定。其傾倒

之誠可見矣。使介溪從此不遇。或遇而不達。則鈴山一集。實足與七子分道揚鑣。或遂出七子之上。亦未可知。徒以一朝富貴。迷失本來。千載而後。惡其人者。不得不并斥其詩文。吁可悲矣。

毛西河全集書後

友人有假余毛西河全集一百冊。披而讀之。一人之著作。爲卷凡四百九十有八。可謂多矣。然核其大致。不外兩事。一與古人爭名。一與同時人爭名。此卽四百九十八卷之所爲作也。與古人爭名。則大詆訶宋儒。拾楊慎、焦竑之餘唾。開戴震、紀昀之先聲。夫宋儒固非不可詆訶者。而西河之爲此。則嫉其道學。美稱又畏其嚴正之不便於己。欲借攷據訓詁之瑣屑雜學。以推翻之而已。與同時人爭名。則例如欲反對閻百詩。乃爲古文尙書作冤辭。欲反對顧亭林、李天生。乃作古今通韻。韻學要指。夫閻之辨僞書。顧之考古音。雖未必全是。要皆一時。

之絕。作西河。妒之甚。務求勝之。而後快。遂卽強辭奪理。而亦有所不顧矣。全集
中。於古人同時人。無不加以掊擊。獨亟稱其二兄。曰仲氏曰先教。論述其緒言。
不啻口出巍然。特出古人同時人之上。甚矣其有譽兄癖也。雖然。西河學術之
繆實根本於其無忌憚之心術。遂形著於其無忌憚之品行。試檢全謝山所作
西河別傳。則西河之爲人。視少正卯。未遑多讓焉。孔子之誅少正卯。數其罪曰。
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西河於此五者。蓋已實踐
而無愧。縱著書等身而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後世人。固不能爲之欺也。然則心
術品行。固非學問著作所能掩當代君子。可以戒矣。今節錄謝山文。以實吾讀
書記。並示假我書之友人。

謝山曰。先贈公云。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爲推官。嘗拔
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蕺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却步不

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入。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託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江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游淮上。得交閻徵士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姜公定庵。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庵爲之捐金入監。未幾得預詞。

科。顧西河既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譚經。西河則譚經。於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卽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

輩爲長夜之樂。於是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

又曰。西河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況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卽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敘。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間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况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

西河前在廬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僅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既貴寓杭。猶時時遣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嘆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

以上皆謝山語。又張石洲閻潛邱年譜。記載何秋濤案云。謝山此傳。多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全集。細覆其生平事蹟。并西河自作墓誌。盛唐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後多自相抵牾。其謂以選詩評語獲怨於王

柳潭自超。假他事。訐訟。伏人道旁。篡取之。將置死地。鄉人率衆奪之還。怨者移營。卒屍橫地。指爲所殺。捕逮甚急。乃出游江淮間云云。事似可信。然敘出游歲月。則率不足據。或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年。而或自言出游。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爲作年譜而不果。殆亦有見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見潛邱時。率以賦詩填詞。選制藝評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卷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鳥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贖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邱說。時方與潛邱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邱。良信。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真僞。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尙未一考。迨剛主進以尙書非僞之說。而冤詞作焉。始末并詳其再與潛邱書中。總之西河固心。

折於潛邱。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也。又案西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福建侯官縣五縣寨巡檢胡奉至杭州。爲使者買絲布什器。兼覓毛初晴論釋西廂記及瀨中集詩於書林。不得。遂訪余云云。又詞話云。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和尚們布施些云云。是西河之別有此等書。與金聖歎爭名。其亦異乎潛邱已。

讀全何兩家之言。可以知西河之生平矣。始焉爲義士。爲亡命。居然故國之遺孽。旣舉博學鴻詞。珥筆爲詞臣。爲史官。則又新朝之俊髦也。值吳世璠之亡。獻平滇頌。洋洋數千言。聖德神功。鋪張揚厲。康熙好學。上古今通韻。皇言定聲錄。媚茲一人。屢膺寵賚。西河之善隨時。世以變節之一字。固其所未識也。嗟夫。昌黎有言。誅姦諛於旣死。謝山與秋濤當之矣。世固猶有其未死者乎。應讀之而。

懣然。

戴東原校水經注書後

清乾隆間開四庫館。戴東原校上酈道元水經注。於經文注文。舊本之混淆者。一一爲之訂正。一時歎爲奇作。東原之名。由是大震。其後趙誠夫水經注釋一書刊行。則凡經注釐正處。悉與戴同。而誠夫年輩在東原之前。則東原之所爲。實竊取趙書。而加以疏證耳。段茂堂者。東原大弟子也。獨回護師門。而以爲不然。其言曰。趙書成於乾隆甲戌。戴書成於乙酉。相距十二年。趙先於戴。戴書出於甲午。趙書出於丙午。相距十三年。戴先於趙。其果閉門造車。出而合轍歟。何以東原條舉義例。誠夫不著一字也。兩先生之齒。趙長於戴。其將謂戴取趙歟。則東原氏之德行。非盜竊人物。以欺主上及天下者也。僕從遊日久。未嘗言有所聞之也。且兩先生者。面未嘗相識也。足未嘗相過也。音問未嘗相通也。誠夫

之書祕藏高度。至其孫刊行。未嘗稍傳於外。此兩家子弟所知。不可誣者也。云云。其言可謂辨矣。

雖然。東原剽襲誠夫。於水經注雖無可證。而誠夫之書。爲東原所剽襲者。又有其他一書之發現。卽茂堂亦不能爲之掩矣。則直隸河渠書是也。是時方恪敏觀承爲直隸總督。聘東原於蓮華書院。撰成直隸河渠志。而不知此書。乃取諸誠夫。舊作原名直隸河渠水利書。然茂堂猶不肯直認。其言曰。余親聞吾師說。撰此書之語。有吾師親筆。又云。若非東原大加刪潤。斷不鈔其副本。自稱己書。蓋趙草創而戴刪改必矣。又云。水利二字。卽吾師所刪。以河渠足以包之也。云云。至是已不能再作。兩先生未嘗相見。其書藏度於家之語矣。夫攘竊人書。改頭換面。坊賈優爲之。曾東原之高才而一經刪改。便爲己作耶。以直隸河渠推之水經。注其亦爲取自趙氏。又何疑焉。

且誠夫水經注釋。於經注混淆事。言之甚明。茂堂謂其不著一字。是竟未將趙書一讀。而徒聞汗鱗其師。卽憤然而作負氣之語也。趙書開卷。有參校諸本篇。其於全氏祖望七校本下注云。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於篁巷。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聞。斯言也。予深然之。河洛濟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臥病忽悟其義。馳書三千里。至京師告予。予初聞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今秋下榻春草園之西樓。各出印證。宛然符契。舉酒大笑。因製序焉。又於篇末大書云。古老傳言。馮祭酒夢禎以經注混淆。間用朱墨分別勾乙。其本惜未之見云云。是趙書改定經注發之於謝山。而謝山則於臥病中。紬繹先世舊聞而得。所謂先世舊聞者。或卽古老相傳之馮夢禎本。則分別經注起於明人。乃東原一切掠爲己有。乎而茂堂復從而護之。謬矣。

嗚呼。有清一代之漢學家。首推惠戴。東原負山斗之重望。爲學者宗。而猶如是。故其後。每有效郭生之故智。取他人之著作。署以己名。如馬國翰輩。又何責乎。余少時學算術。於東原所作勾股割圜記。最不然之。以其卽三角八線之西法。而易以新名。飾以古義。面目一變。徒使讀者迷蒙。無益於實習也。由今思之。此固東原之長技而已矣。至於茂堂晚年。尤爲賣老。恃其說文注之成功。動則陵人以氣。觀其與顧千里爭四郊小學書。讀之最令人不平。余別有說。此不著。

一跋

此余八年前所作。當時未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所錄魏默深之遺文也。默深以五妄斥東原。可謂秦鏡當前。醜態畢露矣。末段又及戴爲江永門人。而所著書中。但稱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云云。余按東原鄉舉獲雋。遂至京師。其時慎修甫歿。東原以所作江先生行狀。徧于諸公卿。行狀中僅普通稱先生。

言及自己。但稱休甯戴震。並無師弟子之名號。其後東原之名益震。故王昶根據行狀所爲墓誌銘。亦特徵其辭。開端云。余友休甯戴震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實本之江慎修先生。蓋東原通天地人之儒者。慎修乃鄉僻一老書生耳。何足爲師。但江氏之書已有爲人所見者。不可掩沒。故不過曰其學本之云耳。嘻亦甚矣。使此果爲東原之志。默深逢蒙。齊豹之評。殆非過也。至於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亦祇剿襲宋儒而略變其說法以與之爭名。又故爲艱深奧衍之辭。以文之。使人迷惘而失其所據。與勾股割圓記同一用意。如東原之存心制行何足與於道德性命之情。以及夫古君子躬行之學哉。默深比之毛西河。一西一東。真是無獨有偶。卽默深之摘奸發伏亦無愧於謝山矣。十三年一月四日識。

再跋

魏默深斥東原五妄。其第四妄云。戴氏肱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儲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卽係明朱謀瑋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臆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戴之僞託於大典。大典實無其事。恃官閣祕書海內無從窺見。可憑城市售其肱欺云云。按此事。張石舟言之尤詳。薛刻全校水經注附錄。載石舟之辨誣云。大典弄翰林院。獲見者少。穆於辛丑之秋。幸得親覽祕書。用明以來通行水經本。校出一部。勘驗戴書。始覺其詐。又云。今翰林院所弄大典。乃嘉靖中照原書重繕之本。水經在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之水字韻內。十六卷。今合爲八巨冊。其餘江河淮濟諸字韻。一一細檢。更無徵引水經之處。然則戴所據校之原本。卽此八巨冊矣。乃云各案水名逐條參校。何也。按此八字四庫提要文。後署纂修官戴震名。疑卽戴所爲也。乾隆御製題水經注詩。其自序云。大典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案目稽

覈全文具存。尙可彙輯。云云。亦全與上言水字一韻內八巨冊情事不合。永樂大典並無兩本。在乾隆原未親檢大典。此等序文亦據當時所擬進者如此耳。依舊禮教論戴氏欺君罔上之罪不可道矣。永樂時所據自係宋元舊槧。而摹寫草率。譌文脫句。層見疊出。大典蓋較他刻本爲尤甚。今以通行舊本校之。大略不殊。間有一二字隻出舊本上。戴氏已大半據改。偶有改之不盡者。則以先橫各書於胸中。反謂大典爲誤。不足據也。又云。至提要所云。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此又八巨冊中絕無之事。戴氏恃大典秘書。學者無從窺見。遂敢造謠欺人。以掩其盜竊前人之迹。居心殆不可問。云云。合魏張二氏說觀之。真贓實證。無可躲閃。設無魏張二氏。今大典已燬。後世誰不受戴氏之誑者。而段茂堂乃云。東原之德行非盜竊人物以欺主上及天下者也。然今已盜竊人物。且肆爲欺妄。則東原氏之德行可知矣。至王益吾合校水經注敘例中有。

云。聖明在上。忠正盈庭。安有此事。是又爲作賊人辨護。反打起官話來。嚇退原告。可笑更可憐矣。十四日又書。

三跋

近宜都楊守敬作水經注疏要刪。其凡例中於戴趙之訟端。頗能洞其癥結。略云。趙氏之襲戴者甚少。然亦間有一二。緣趙氏所訂。皆著所出。其不著所出者。保非戴本。當是梁氏伯仲所爲。盧抱經之言。應不誣也。唯經注混淆之故。戴氏條例分明。確鑿不易。趙氏所訂。約略言之。終不瞭然。故段茂堂經韻樓集。力以校正經注之功。歸之戴氏。又見趙氏校訂字句。皆有所本。亦不能無疑。特以問諸梁伯子。惜余所得清白士集無蛻稿。未知其所答如何。或亦有難言之隱。竟不答之。又云。至於戴氏之襲趙。則昭然若揭。今觀王氏合校本。雖百喙不能爲之解者。若以趙氏所見之書。戴氏皆能讀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謂事同道。

一容有一二。豈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余今所訂。凡有趙氏所未檢出者。何止數百事。皆故書雅記。初非僻典。何以戴氏亦未能訂之耶。且有趙氏未檢原書。以臆定而誤者。戴氏亦卽貿然從之。此又何說。又云。戴氏所訂。但言近刻之訛。亦未嘗以其所訂者。一一稱爲大典本。而其進呈序文。則謂皆大典本。此則欺世之甚。觀孔繼涵所爲戴氏遺書序。言東原之治水經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而奉詔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典內之本。而以平日所得。詳加訂正云云。則孔氏所刊。乃是戴氏重訂次序之本。卽浙東所刊未全之底本。其時戴氏未見大典本。何以其所訂。一一與官本相同。則知戴氏得見趙本。以其書未刻。略爲改訂。冒爲己作。而又盡刪趙氏識語。以泯其迹。厥後得見大典本。遂居爲奇貨。此其不可問者。以上皆楊氏語也。余按戴氏之校水經。其動機實由於先見趙本。趙氏分別經注。戴氏乃更推定。

其條例。如果當日不沒趙氏之名。而掩爲己有。則其所訂條例之精密。何嘗不可出趙氏上。惟其居心卑劣。見趙書未刊。欲乘此以弋取功名利祿。遂不惜爲盜竊之行。又妄言大典本以欺人大典祕府之書。趙氏萬不能據以校勘。則將來趙書卽出人。必謂趙之襲戴而非戴之襲趙矣。戴氏之詭計陰謀深曲如是。使魏默深張石舟不親檢大典本。以發其覆。則今大典已亡。又何從證其非。則世之竭力爲戴氏辯護者。決不止一及門弟子段若膺也。作僞心勞日拙。戴氏之巧。其卽戴氏之拙耶。

四跋

程晉芳正學論云。近代一二儒家。又以爲程朱之學卽禪學也。人之爲人。情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卽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人情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嗟乎。爲斯

說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禍仁義。又在釋老楊墨上矣。夫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順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於情之不得已乎。匡張孔馬。迫於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於威力而喪節。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一語及講學。則譁然應之曰。人第以躬行爲尙耳。奚講之有。其言誠是。及退而察其所行。則無一事可質諸人者。此又何說耶。按魚門此文。爲戴東原而發。戴氏培擊宋儒而倡宥情之說。見於所著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當時漢學家羣相應和。在戴氏既以此便私而自宥。應和者亦借戴氏學說作便私自宥之圖。盜書猶其小小者耳。玩魚門此文。蓋實有見於當日士大夫之揜著狀態。決非無的放矢也。則東原文奸之罪。不可恕矣。

五 跋

魏默深輯經世文編。載戴祖啟答衍善論經學書云。吾家東原。蓋痛悔之。晚嬰末病。自京師與余書曰。平生所記。都茫如隔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又云。吾向所著書。強半爲人竊取。案東原晚年之悔。後之論東原者。都不之及。而徒效其壯年爭名趨利之所爲。殊爲可惜。又患其書爲人竊取。毋亦自恨其竊取東潛。乃有此悖入悖出之報耶。書此爲之喟然。

朱竹垞風懷詩書後

朱竹垞自編詩集。不刪風懷詩一百韻。曰不欲食文廟一塊冷猪肉也。余嘗以爲不然。士君子立身敦品。自當以清潔高尚爲主。非爲冷猪肉而始使無遺行也。竹垞生平。本無兩廡特豚之分。曝書亭集。亦不僅此百韻詩爲玷。然常人偶有穢迹。苟遇於大庭廣衆中。訐發其陰私。則必引爲終身之大辱。而文人學士。乃反將幽期密約。鄙污狎褻。不可告人之情狀。飾以瓌詞。形容惟恐不盡。而裸

之於天下後世方自詫爲風流佳話抑何不識人間有羞恥事小人而無忌憚之甚也推而言之我國五千年光榮俊偉之文學結習相沿留此等輕薄流浪之體製爲風俗人心之蠹不可謂非最大之污點已

屈靈均以美人香草寄懷君國及宋玉爲之高唐神女固猶有所諷諫也波流極於齊梁則閨幃房闈之外幾無文辭矣其聲之淫麗詞之妖豔足以投人之好嗜而不自覺其與之俱化要之當時國運之頹靡人格之墮落稍涉史事者所共知也唐之衰也溫李繼出金荃玉谿一以香艷爲宗至韓偓和凝每下愈况變本加厲而唐社亦墟矣南唐後蜀詩餘大盛小令之工淫靡妖豔上軼齊梁之懊儂子夜而東坡斥爲亡國之音可見此等文字決不興於時世隆盛之際而亦非昌明博大之君子所當尤而效之也

古人以女子爲玩物與花鳥同類故詩詞之中恆以形容女子之狀態與性情

爲能事究之。其狀態不出美麗二字。其性情不出柔媚二字。而必曲加以種種之譬況。自謂旖旎情致。要其對於若人。固未嘗以人類相待。其所以爲之顛倒迴盪者。快一時之心意。饜平生之嗜欲而已。非但惡薄之香奩詩然也。試檢昔賢遺集。則閨情閨怨之題目。無或不備者。雖其中不無寄託之辭。顧寄託而出於此。是吾所大惑不解也。歐陽永叔作雙調望江南詞。有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之句。當日誣爲盜甥者。卽以此詞爲證。文人積習口齒輕浮。而子虛烏有之文章遺害。乃復如此。今者男女平等。女子參政權問題。將次解決。同爲偉大國民。詎再供人描畫而文學界中。猶不能於此污點。洗刷而廓清之。後生小子。略知聲律。卽學爲疑雨疑雲之語。以污衊其清澈無滓之心腦。而隳壞其一生之志節。斯真吾輩操觚者之責也。

真西山編文章正宗。於齊梁淫靡之詩。概不入選。顧亭林非之。以爲孔子刪詩。

不去鄭衛竊謂刪詩之說是否可信。訖無定論。而解鄭衛者究當從毛序與從朱注亦復聚訟紛紜。惟西山正宗一編爲學子諷誦而設。則剗削齊梁之作。實有關係而不可非也。夫詩家自有正聲。何必側豔而後爲詩。選詩而必雜以側豔。猶取人而必雜以便佞也。亡國敗家之禍。必在此矣。陶靖節詩清微淡遠。足以徵其人品之高尙。而世僞作閒情賦以誣之。試思靖節集之有閒情賦。爲增重靖節之價值耶。乃適以貶降之耶。則我國文學之有齊梁體。爲增重文學之價值耶。抑亦適以貶降之也。

填詞小道也。昔人恆言當以綿麗爲宗。其實亦未盡是詞之初祖。豈非太白乎其菩薩蠻憶秦娥諸闋。氣魄何等雄直。感慨何等深厚。至北宋而坡老出。造意超邁。出語跳脫。有自然之浩氣。流行乎其中。南渡而後。則稼軒之豪放。白石之俊爽。後村之獷悍。玉田之蒼涼。雖未純粹而無不於家國之感。身世之悲。三致。

意。焉。以。視。青。蓮。此。豈。非。其。嫡。嗣。乎。彼。南。唐。後。蜀。之。靡。靡。降。而。爲。屯。田。爲。清。真。摹。擬。於。男。女。爾。汝。之。間。盡。態。極。妍。以。爲。工。若。必。以。是。爲。作。詞。之。正。軌。從。此。儒。家。將。無。純。正。之。心。術。與。完。全。之。品。節。矣。

古。人。文。辭。有。寄。託。有。借。喻。自。三。閨。以。還。久。爲。文。學。家。之。明。法。余。極。佩。閨。潛。邱。之。言。其。言。曰。唐。朱。慶。餘。洞。房。昨。夜。停。紅。燭。一。首。新。婚。後。閨。閣。語。耳。不。知。慶。餘。以。此。詩。獻。水。部。郎。中。張。藉。乃。後。進。就。正。賢。達。之。意。也。竇。梁。竇。曉。妝。初。罷。眼。初。矚。一。首。婦。喜。夫。及。第。辭。耳。不。知。梁。竇。以。才。藻。見。賞。於。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乃。喜。而。爲。此。詩。也。其。說。是。已。雖。然。揚。子。雲。所。謂。諷。一。而。勸。百。也。爲。問。讀。朱。詩。者。愛。其。就。正。賢。達。之。本。意。乎。抑。愛。其。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呢。語。也。讀。竇。詩。者。愛。其。喜。友。成。名。之。本。意。乎。抑。愛。其。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之。媚。辭。也。且。就。正。賢。達。喜。友。成。名。何。語。不。可。作。而。必。爲。此。儂。薄。之。聲。口。哉。審。是。則。

寄託借喻之說無可容喙矣。

且也。此種文字實爲女學發達之阻礙向也。女子不讀書則亦已耳。今既讀書矣。其才高者亦能博覽羣書以肄力於文學。而此種文字卽爲之鑿混沌啓竅竅以導之於邪惡。古今才女往往喪其生平者大都爲淫豔之詩詞所誤。而我國舊習所以厲禁女學者其原因亦皆由此。宋才女朱淑真作生查子詞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二語載於斷腸集中。世疑其有外遇。近人據廬陵集辨之曰。此乃六一居士之作。余謂朱作之固爲失身。歐陽作之未免失心。因有失心之人遂致有失身之人。是可懼也。是故欲女學發達必將此種文字一付祖龍之手。否則滔滔之勢不能止已。雖然舊嘗課女學生以讀經。至召南野有死麇篇則鉗口結舌而不能卒講。嗚呼。經尙如此。他又何言。

金正希集書後

金正希先生於明季南都亡後。揭義旗以抗清兵。保守徽甯一帶。爲明故御史黃澍所買。遂被執而死。蓋一代之忠臣也。據全謝山結埼亭外集。謂聞諸黃太冲。知正希乃傳程雲莊之學者。雲莊名智。其學出於林三教。林三教以禪宗陰道合之姚江別派。而自成一家。雲莊宗之。所著書以一四篇言佛。三兩篇言儒。二二三篇言道。正希爲其最大弟子。云云。以上掇取謝山之說。然余讀正希文集。絕無一語及雲莊。亦絕無發明雲莊學說之處。而天山清辨載雲莊弟子有余子受。孫大來。熊焦占。袁公望。朱顒瞻。湯啓新。及最劣之馬衍。亦不及正希。正希知名之人。果在程門。似不當獨遺也。

所可異者。當時羅馬基督教之傳頗盛。正希似已旣聞而信持之。史稱大學士徐光啓薦同修曆書。辭不就。而集載有上徐玄扈相公一篇。卽其辭不就職之答書也。其末段云。聲近發薄願。不自揆度。欲倡明大法。盡區區筆舌。將次第譯

授西學。流布此土。并爲人廣細宣說。此非十年不仕。優閒專精。未易卒辦。非身堅坊表。力存砥柱。出處進退之間。卓然有以見信於天下。亦未易徑牖人心。遽信其書。及其言也。故聲今日。輒爲大道計。聲處或流通有日。聲仕恐闡明無期。雖微前三者。太老師救世心切。尙應念之。聲曷勝懇篤之至。讀上云云。則正希不獨身爲基督教徒。且欲專譯其書。廣傳其道。以十年不仕自期。其志可謂大矣。惜從來無知之者。而藜洲謝山。乃以雲莊學派爲言。誤矣。

程晉芳正學論上云。有程雲莊者。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於禪。今其書具在。云云。正希之師雲莊。又見於此。魚門謂雲莊之書具在。或有據而言之乎。惜余未之見也。附記之。

金正希集再書後

金正希文集。前有熊魚山開元所作文毅金公傳一篇。今通行李宗燭刻本無之。魚山此傳洋洋數千言。於正希平生事迹甚詳。余前謂正希曾爲基督徒。乃僅有李本。未見熊傳。但據其上徐玄扈書臆度之。今由原刻本得此傳以證。始知其始末。魚山信佛。不以此事爲然。措詞中略有抑揚。可無論也。

傳云。辛未（按時爲崇禎四年正希三十四歲）講學於還古書院。謂儒門重立志。猶佛門重發心。來學者必先立爲聖人之志。然後發藥。已聞泰西氏（泰西氏卽利瑪竇）之教。又率子弟從事泰西。壬申還嘉魚。覺大師已示寂。公造其廬。用泰西教。不禮佛菩薩像。獨拜師神主。哭不輟。魚山曰。先師故事佛。子駿（正希字子駿）不然其所事。而哭之慟。獨何歎。公曰。祇覺先師道訓。率由無敝。他非所知也。坐定。寒暄畢。魚山力斥泰西學非是。至手口交作。氣驚一座。公猶未卽降。魚山曰。子駿口雖不服。心未安也。公曰。予若安則聖人矣。一時學者。

咸詆公闖入異道。魚山獨信公求道急。暫行岐路。不久卽當還。魚山母李太夫人亦以信魚山故。信公無間言。不數月。公果廢然返。過廬山。仍往見半偈老宿。及宗寶和尚。且迎寶至其家。限一關靜究。家人自大母外。無得扣關問者。已而嘆曰。感恩淺。知己深。吾固當得之吾友。母不更深耶。逢人輒以爲佳話。誦勿諼。魚山亦曰。聚諸聖於一堂。尙不無都俞吁咈之異。末世凡夫。互相然諾。僞也。昔人上殿爭。下殿不失和氣。謂爲盛事。若吾與子駿。正爭時。純是和氣。豈待下殿而後不失哉。

又曰。是年十二月。執政徐玄扈。公光啓主西洋曆。謂精研理數。無逾公者。特舉公董事。治曆非公志。徐公善泰西。不欲往。亦一端也。今按公辭徐舉書末段云。云（見上篇）則魚山謂公是時已廢然返。且因徐善泰西而不往。似亦失於愛憎之口。非正希之本意也。要之。正希一從泰西。家人薄之。里黨非之。其至友。

亦辨之一時。學者相與蠶起。詆毀使佹佹。然無以自立於世俗之間。讀魚山文。可以見之矣。佛亦異教。而魚山獨與儒打合爲一人。亦不以爲異。則又何也。守舊惡習。積重難返。豈獨當時哉。

讀畸人十篇及七克識語

明季天主教士利瑪竇作畸人十篇。意致深切。而文筆高雅。能達人之所不能。達模倣莊列。而得其神髓。在明人擬子諸家之上。向來儒者以爲彼教之言。閉目不願一視。乾隆四庫。屏在存目之列。提要中又加以詆斥。殊可惜也。

利氏所謂畸人者。取莊子畸於人而侔於天之意。其首四篇。明生死之無常。人世之皆假。使人讀之。如聞清夜鐘聲。惺然有省。一切迷夢。俱被撞破。吾儕憧憧於名利。役役於權勢。終生勞勞於爭奪。馳騫之場。而不知返者。讀此。乃不覺惘然自失矣。茲刺取譬喻數則於後。以資談助。不足爲利書之代表也。

其言曰。昔有一隱士名雅哥般者。棄家遊世。一切捐捨。人目爲瘋狂。有一友買得四雞。囑令攜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己也。他日遇諸塗。就而問之曰。向託汝雞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汝家安在乎。其人訝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壙中。則四雞在焉。其人愈益訝曰。吾託汝攜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汝家也。

又云。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於己。其一愛重之如己。其一甚菲薄。希覲面焉。忽遇事變。國王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卽急走其上友。訴己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送汝衣一襲。輿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訴己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於厄也。友曰。今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偕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悔曩昔擇交之

誤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也。至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咎曩之菲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邀大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恆念汝。汝今勿憂。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卽先行趨王所。此友之寵於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卽人之死候。上主將判審吾。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一親屬。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棺槨耳。夫親屬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能入矣。惟德行爲陰隲。却能保身後之急。且寵於上主而我救也。

又云。野狐曠日飢餓。身瘦臞。就雞棲竊食。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覩一隙。僅容其身。饑亟則伏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

淑不亦可乎。夫人於入生之隙。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余又讀龐迪我七克之第二章曰解貪。亦有一節。與此智狐之喻相發明。其言曰。設路之末有嚴關焉。無論大小物。悉奪之。勿聽攜。則旅行者必自檢其囊橐。非甚不可免。必棄勿攜矣。亦知世路之末有死關乎。人必過之。且大小物悉不聽攜。經曰。入世無所納。出世亦無所攜也。然則吾人之路資。僅足者智矣。貪多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豈不悲哉。語亦警策無比。

龐迪我亦天主教士。七克成書在一六四三年。卽明亡之前一歲。崇禎十六年癸未也。七克之小序云。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第一。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第二。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第三。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第四。饕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饕第五。妒如濤起。以恕平之。作平妒第六。怠如驚

罷。以勤策之作策怠第七。文字亦逋峭可喜。

七克行文不及畸人。而亦頗多精理名言。足以資吾人之警覺。惟偏重禍福論。近於功過格勸戒錄。與責任論之修省家。似猶有間。或者當時僅爲中流社會。說法歟。然而對越顧諟之誠。亦自然昭明顯著於其間。以詔彼小人。而無忌憚者。已不啻婆心之若揭矣。讀畢遂記之。

墨井道人集書後

明遺民中。有以大文學家。大美術家。大思想家。而爲基督徒者。墨井道人吳漁山是也。余初於顧氏小石山房叢書中。讀墨井集。疑其有與基督教接近之迹。旣而聞徐匯印書館中。近曾刊其足稿。遂更購得。而墨井之平生。與其晚年造道之深粹。於是觀其全焉。有李杕作漁山事略。言之甚詳。并云先生墨井詩鈔。三巴集。題跋。各一卷外。又有桃溪集。寫憂集。暫永篇。各一卷。已不可得。而余以

此新刊本校顧氏刻本。知三巴集中。顧刻刊落繁多。凡涉宗教之詩。大概皆去之。猶之世之作畫苑者。亦盛記先生之畫名。而諱言其爲宗教家。斥去其宗教畫。不知先生之宗教詩。能運用西方福音故實。於五七言中。典麗沈摯。與先生之宗教畫。同爲奇作。可謂吾國基督教詩家之祖。後之作文學史者。必當採及也。

佛教大師。其門徒往往記有語錄。六朝以來已有之。至宋河南二程出。則儒家亦倣其體。或曰。此乃肇自孔氏之論語。非由佛教始也。今讀新刊墨井集第五卷。有墨井先生口鐸一編。爲其徒趙修令所記。則基督教大師之語錄也。此體在基督教中。亦殊不多見云。

讀太上感應篇與功過格

自宋以來。社會普通言道德者。大概皆衍三教同源之緒。餘尤以太上感應篇

爲宗。是書見於道藏。其入史家目錄者。始於宋史藝文志。蓋此書至宋而盛行也。書中列舉善事惡事。示人以當爲不當爲。而惡事尤較善事爲多。其篇末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兩語。古今推爲名言。太平御覽引酉陽雜俎謂唐劉晏聞釋道欽再三誦此語。乃云。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則可見太上感應篇。唐代已有之矣。後人本此篇之意作功過格。分別行某一善事得若干功。行某一惡事得若干過。又有功過相抵之法。亦感應篇所謂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善。一日有三惡。天必降之禍也。

通行之功過格有二種。(一)託名太微仙君者。(卽文昌功過格)分倫常仁愛勸化敬慎節忍五大綱。倫常內有父母兄弟妻妾子姪宗親師友婢僕五細目。仁愛內有人類物類二細目。勸化內有善類惡類二細目。敬慎內有存心

應事出言事神四細目。節忍內有氣性衣食財貨女色四細目。末附閨門一目。則專屬婦女之功過格也。(二)託名孚佑帝君功過格。則分功格過格爲二章。其功格之細目。有意善語善行善三類。過格之細目。分意惡語惡行惡亦三類。要之功過格不知始於何時。其凡例中謂周濂溪。邵康節。朱晦庵。以及韓魏公。蘇文忠。皆嚴持此格。似出於附會。至明之中葉。袁黃輩而大盛。世所傳了凡立命篇。言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篇中並極稱行善之報。悉依條數記算。從而求福焉。若計值買物然。至明季劉宗周作人譜。始取禍福之說。一掃而空之。以合於儒家言。其實亦功過格之變相也。

劉氏之證人要旨有六。一曰凜閒居以體獨。二曰卜動念以知幾。三曰謹威儀以定命。四曰敦大倫以凝道。五曰備百行以考旋。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其記過格。則一曰微過。獨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

過。五倫主之。五曰叢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爲衆惡門。而以克念終焉。凡每一種過下。列舉細目。略與功過格同。其解決之方。卽所謂克念者。則用訟過法。大概閉閣靜坐。疚心痛悔。如微過謂之崇門。隱過謂之妖門。顯過謂之鬼門。三者皆用小訟法。大過謂之獸門。用大訟法。叢過謂之賊門。輕者用小訟法。重者用大訟法。出此諸門而後入聖域。則克念是也。

功過格專以避禍求福爲目的。而劉氏之人譜。則以成聖爲終點。此純粹的儒家。與三教同源派之分。然凡愚之人。初無希聖之志。而禍福之來。不能不怵然有動於中。故感應篇。陰隲文。與功過格之勢力。在普通社會。所謂鄉里善人者。皆此派之所造就而成。甚至種種善舉。如養老恤孤。濟貧周嫠等。無不爲此輩人所發起。成績彰彰。亦不可誣也。

古懽夕簡卷三

百誨雜著第二種

讀司馬溫公訓儉示康

自歐化東來。吾國之社會家庭。漸卽於奢華。青年子弟。生於此種環境中。已不知儉德爲何物。且有聞而嗤點之者。豈知風俗日侈。國家乃日貧。一般人民。不勝其生計艱難之壓迫。爲官僚者。不得不貪婪贓污。爲商賈者。不得不奸詐欺幻。甚至軍閥之爭戰不休。政客之反覆搗亂。以及盜賊遍起。土匪四出。流寇橫行。究其發生之原因。無不由於生活程度之高躍。非此不足以饜滿其慾望也。故今日欲救中國。必自返奢侈爲節儉始。吾人此後。果能痛自裁制。返樸還淳。復吾民族數千年來尙儉之遺風。紹吾先民所以型家淑身之美德。能儉則富。富則不爭。內爭息則外患紓。國之盛強。又奚待他求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嗟

我邦人目擊此滔滔日下之時勢。其亟思有以變之矣。偶讀司馬溫公之訓儉一篇。不禁有感而書之。

讀方正學先生家人箴十五首

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吾人於家庭問題。以爲無關國事。殊不知國事之敗壞。恆由於家庭之不良。而後腐化及於社會國家者也。一家之習慣。條焉成爲一國之風俗。其傳染之速。徵諸事實。而覺其中有不可思議者。例如飲食衣服言語。一切起居動作。以及宗教信仰等等。無不皆然。此大學齊家所以在治平之先也。願吾人在家。究以何法爲教導。爲整頓。則必本身作。則使一家之人。觀感而自得以改良。於潛移默化之中。試讀方正學先生之家人箴十五首。所列之目。皆一己修身之要。而實則所以能齊家。端在於是。先生忠義之性。上薄雲天。爲歷史上之大偉人。至今南京明故宮中之血石猶殷。而此箴語語。

刻勵不自寬假。其內修之功。盎然於紙上。可見欲成英雄豪傑之事業。未有不基於聖賢之學問者。世之青年。不埋頭求學。而但日作車上儻者。可以悟矣。各箴語句奧衍。三復之餘。覃覃有味。讀者其無忽焉。

讀曾文正公聖哲畫像記

以名儒而建偉大之功業者。前有姚江。後有湘鄉。兩先生俱於軍事旁午。中不廢讀書講學。而湘鄉尤艱危困苦。卒能奮鬥而底於有成。其堅忍不拔之氣。卽由平日之操存涵養磨練淬厲而來。故讀其全書。凡所以自律勉人。幾無一語不本於誠正修齊之旨。彼沾沾於功利之見。而斥儒術爲迂疏無用者。至此可以箝其口矣。且當是時。太平軍之勢力已蔓延中國全部十分之七八。湘鄉以一文人。率區區一省烏合未訓練之鄉勇。起而蹴之。轉戰十數年。餉械不給。敗屢告。其果何所恃哉。蓋所恃者。主持正誼也。擁護人道也。忠誠不欺。致命遂。

志也。延攬人才。容納衆流。而無所阿私也。與將吏士卒同甘苦而深得其心也。持身廉潔。治家儉節。不近聲色貨利也。終日競業。雖勳烈昭著。口碑載道。而謙退。斂抑。不驕不吝也。此皆湘鄉能克服太平軍之根本緣由也。嗟乎。今日安得如湘鄉其人者。出而任天下事。民國其庶有馮乎。論者不依時世立言。謾謂其所輔助者爲滿清。從而貶詘之。繆矣。此聖哲畫像記。爲先生於咸豐九年安慶軍次所作。圖其平生所向往願學之人。以致景仰者。而亦先生一生學問之大概。具見於此。今讀其文。輒於篇後列三十二人之著作。備學者研究。則無異於先生爲吾人定一篇應讀書目云。

從聖哲畫像記擬定曾文正所訂應讀書目

(一) 文周孔孟

按文周孔孟之書皆經也。欲研究經學。當分兩派。一爲漢學派。一爲宋學

派。漢學注重訓詁攷據。宋學注重義理。故爲漢學應讀之書較多。然宋學亦不必以空疏淺陋自奮也。湘鄉之學承自姚姬傳。務求兼綜漢宋。不偏一方。卽此記之中亦自可見。今先擬漢學家經學應讀書目如下。

十三經注疏 阮刻宋本 汲古閣本 石印本

學海堂經解 廣州刻本 石印本

南菁書院續經解 江陰刻本 石印本

古經解小學彙函 廣州刻本 石印本

以上四大部書似太浩博。然所謂漢學家非此不足以云也。惟研究之法亦有次第。如讀尙書則先取王鳴盛尙書後案爲主。以江聲孫星衍及諸家書說輔之。且先通一經。而後及餘經。則不致有望洋之歎矣。至宋之經學。期以所發明之義理。勗勵躬行而已。考訂非所重要也。茲更訂其應讀

之書目如左。

四書大全 通行本

研究宋學以四書爲根。朱子以一生精力萃於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及論語孟子集注之中。直至易簣前猶有修改。可謂勤矣。讀者於此而有得焉。於宋學思過半矣。大全一書。纂自明初。承元人舊本。亦多發明。今有陸稼書汪武曹王己山三種批本。得一已可。均通行易購。

御纂七經 殿刻本 浙局本 鄂局本

此爲清康熙乾隆間所纂。卽周易折中書詩春秋三經傳說彙纂。三禮義疏是也。研究宋學家經說。以此爲較善。勿以御纂而斥之。

通志堂經解 原刻本 粵局本

此書薈集宋元明人經說。包羅富有。開學海堂南菁書院兩彙刻之。先研

究宋學家經說者不可不備此以爲參考也。

(二) 班馬左莊

左繡 馮李驊輯評 通行本

莊子雪 陸樹芝輯注 通行本

史記評林 凌稚隆刻本 通行本 坊刻有歸方評本亦可

漢書評林 凌稚隆刻本 通行本

按此類乃專重在文學。非欲考史讀子也。左傳已於前各經解中。有各種書可資研究。茲取左繡者。以其但論文字。頗能彙集諸家之評語。示學者以途徑也。其他三書亦然。在高明人或嫌其陋。要之勿爲所囿可矣。

(三) 葛陸范馬

諸葛武侯文集附故事 祠堂本

陸宣公文集 四部叢刊本 通行本

司馬溫公文集 四部叢刊本 通行本 正誼堂選本

范文正公全集 歲寒堂本 四部叢刊本 通行本

按研究此四先生之學問事業。除讀其文集之外。更當讀各史之本傳。識當日所值之時勢。方能明瞭其立身行己與功施之本末也。湘鄉慨慕此四先生而所成就乃真能與之伯仲。吾儕可以勉矣。

(四) 周程朱張

周濂溪集 正誼堂本

二程全書 寶誥堂本

張子全書 高安朱氏本

近思錄 江永集注 望三益齋本 蘇局本 鄂局本

按近思錄一書。爲朱子與呂東萊輯周程張四子之精華而成。故讀四子全書。未易驟得其綱要。不如先讀近思錄。江慎修又取朱子之精華。以爲之注。故研究宋學者。不可不以此爲入門也。

朱子全書 殿刻本 通行本

按朱子文集語類。共有二百餘卷。此書爲李榕村所輯。卽文集語類之精華也。

朱子年譜 王懋竑著 武昌局本

此爲研究朱子不可不備之書。

(五) 韓柳歐曾

韓昌黎集 四部叢刊本 蘇局本

柳河東集 四部叢刊本 通行本

歐陽文忠集 四部叢刊本 祠堂本

元豐類稿 四部叢刊本 通行本

湘鄉選經史百家雜鈔。各家均備。此獨舉四人者。蓋桐城文派。尤以此四人爲宗師也。凡學古必有所獨主而後其餘者皆爲我用。否則泛濫無歸。不成家數矣。

(六) 李杜蘇黃

李太白集 王琦注 通行本

杜詩鏡銓 楊倫注 通行本

讀杜心解 浦起龍注 通行本

按杜詩注者太多。楊爲最簡而明。且有評點。浦注將各體分類。亦便讀者。

蘇詩合注 馮應榴注 通行本

蘇詩編注集成 王文誥注 浙局本

山谷內外集 任淵史容注 翁刻本 通行本

按湘鄉十八家詩鈔中獨舉此四人其意亦與上一類同蓋湘鄉之文主曾而參以歐湘鄉之詩主黃而參以蘇若李杜韓柳則其不祧之遠祖也。

(七) 許鄭杜馬

按許慎說文解字鄭玄詩箋禮注均於第一類中研究二君之學乃漢學家之主要舍許無訓詁學舍鄭無考據學也故此不復著其書目。

杜佑通典 殿刻本 謝刻本 浙局本

馬貴與文獻通攷 同上

續通典 同上

續通攷 同上

清通典 同上

清通攷 同上

按研究中國政治學。欲知歷代政事沿革。不可不讀此六書。余嘗疑近代學者。好爲空虛之論。終生馳騫於哲學玄理。或更作瑣碎之考證。爲一段小說故事。辨駁不休。而於此等樸實有用之學。則殊少問津者。殊可歎也。嗚呼。今日需要能建設有作爲之人才。必首在崇起此種學問。以一變其舊習矣。

(八) 顧秦姚王

日知錄 黃汝成集解 鄂局本 通行本

亭林文集 亭林遺書本 四部叢刊本 小字本

五禮通考 原刻本 蘇局本

此書當歸入第一類漢學家書目。於研究三禮時同讀。

姚惜抱全集 通行本

按湘鄉自言粗知文章自姚氏啓之。故以入之三十二人中。亦尊師之義當然耳。

王氏讀書雜志 金陵局本

按高郵王氏父子。於訓詁之學。實有特別之發明。王伯申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已刻於學海堂經解中。當與第一類漢學家各書同時研究。此王懷祖讀書雜志。爲校勘諸子而作。今姑著其目云。

補遺

楚辭 王逸章句 洪興祖補注 汲古閣本 金陵局本 武昌局本

按聖哲三十二人中。不當遺與日月爭光之屈原。且爲詞賦家初祖。今以補於第二類左莊班馬之間。

資治通鑑 胡三省注 蘇局本 鄂局本

續通鑑 畢沅著 蘇局本

明紀 陳鶴及子克家著 蘇局本

按欲知人論世。卽未能徧讀二十四史。不可不讀通鑑。當補於第三類書目之後。

宋元學案 黃宗羲原本 全祖望補輯 通行本

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 通行本

漢學師承記 宋學淵源錄 江藩著 粵雅堂本 通行本

以上爲研究學術系統者當涉覽之書。

讀文信國在獄中所作胡笳十八拍

每讀歷史。至一朝興亡之際。必有一二可歌可泣之人物。使人攷其行事。讀其遺文。爲之想望低徊。景仰流連。而不能自己。孟子有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果何以致然耶。則吾國倫理之教。深入人心。故也。宋之亡也。有文天祥。明之亡也。有史可法。由今日言之。宋明亡矣。而文史不亡。宋明之亡。無足重輕於後世。文史之不亡。乃能維繫萬代之人心。於不敝。將使萬代歌之。泣之。而亦自爲歌。自爲泣也。此卽五千年之中國。猶能巍然獨立於世界。而不至如莊生之說。哀莫大於心死也。夫吾國聖賢。昌明倫理。西方人或訾爲冷酷。世之昧者。從而和之。不知倫理者。感情之所生也。倫理之所含。如忠如孝。如信如義。無不由熱烈之感情。慷慨激昂而出之。是動而非靜。是內而非外也。卽以忠論。論者輒謂民國何有忠君。亦思効忠之對象。或爲一人。或爲一家。或

爲一黨。或爲一國。或爲一民族。或爲一主義。或爲一學說。初無定所。而要其所。矢之忠心。同此一種感情。所固結。皆可以動天地。驚鬼神。懸日月。貫金石。而不可磨滅也。且此種固結之感情。以待父母卽是孝。以待兄弟卽是悌。施之於朋友卽爲信。推之於社會卽爲義。酬之於國家卽爲忠。幸而鞠躬盡瘁。不幸而斷脰殺身。皆此物也。故吾國之倫理。其感力與宗教等。悲夫。悲夫。彼高譚廢忠。猖言非孝。大聲疾呼。禮教喫人。皆莫斯科滅國之陰謀。所嗾使倫理亡。而人心死。人心死。而中國隨之矣。余舊曾取文山別集。重刻行世。其指南錄諸詩。至今誦之。凜凜有生氣。足以使頑廉懦立。非但文詞之美感而已。至獄中所作胡笳十八拍。尤爲沈鬱悲壯。覽者取與正氣歌同讀可也。

讀黃藜洲先生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兩篇

自民約論著於法國約翰傑克盧梭。論者推爲革命原理。在政治哲學上。重大。

之發見。余讀餘姚黃宗羲藜洲之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兩篇。亦東方之民約論也。盧梭生於一千七百十二年。卒於一千七百七十八年。其時爲十八世紀。藜洲生於萬歷三十八年。卽一千六百十年。卒於康熙三十四年。卽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其時爲十七世紀。而待訪錄之著。則爲康熙元年。卽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尙在十七世紀之中葉。吾不能臆度兩論有若何之關係。然於時。羅馬舊教士之在吾國者。頗能結交名流。而又東西溝通往來頻數。此等名論之躍出。必有載而西去者。惜無其他證據要之。東方民約論之發揮。固早於西方一世紀。猶東方民主政體之萌芽。唐虞遠在西方民主政體導源希臘之前也。顧西方自盧梭而後。卽繼以法國革命之勃起。東方則藜洲而後。適值滿清之興盛。康熙乾隆。頗以儉德仁政。惠及黎庶。其朝廷之臣。亦多老成忠厚。飭廉隅。崇道德之輩。故百年之間。家給人足。幾有太平安樂之氣象。於是學者之思想。遂

亦競趨於經術詞章。從容暇豫而不復注意於政論。雖嘉道而下。世變日亟。萑苻四起。而曾胡之出。猶得以尊王大義。削平洪楊之難。而重致同治之中興。然溯東學派所涵。革命思潮。潛流暗伏。二百六十七年中。未嘗或斷涓涓弗絕。終爲江河辛亥之光復。其原動力實已久蓄於當日諸遺老所歌哭之種族主義。而藜洲根本反易之主張。固尤其深切著明者也。故盧梭之有造於西方。與藜洲之有造於今民國。影響亦適相等。雖然。綜盧梭之生平。其浪漫之人生觀。至於性氣乖戾。品節卑污。晚歲著懺悔錄。以自訟。論者猶謂其語多迴護。不過借以掩飾文過而已。而藜洲則不然。父白安先生爲一時名賢。死於魏奄之手。師叢山先生。理學大儒。明亡身殉。藜洲承父師之訓。提倡道德。著宋元明儒學案。繼續證人書院之講席。證人者。叢山所創之學會。以人格教育爲宗旨。卽今所傳人譜及類記一書。其大概也。此外又深於經學史學。開有清一代之風氣。享

年八十六。其入清之年。紀凡五十有三。以藜洲名望之高。聲氣之廣。宜櫻新朝之羅網。而獨能翛然蜚遞。不降不辱。以終晚節。之貞。太史公之贊屈原曰。矚然泥而不滓。藜洲其有之。以視盧梭爲西方近代思想之第一人。而慚德悔尤充滿一身者。將吐棄之不遑矣。西方學術思想史之人物。論學而不問其行。中國學術思想史之人物。必求有學有行。而行爲尤重。此蓋東西見解之不同。而余則深願保存此國粹。更願以學行兼修爲今日青年勛也。如藜洲者。其立品制行之高潔。與其學術思想之創新而深邃。相副。斯其可以爲後之來者取法矣乎。

讀顧亭林與友人論學書

余年十六七。喜遊破書攤。因購得顧亭林先生日知錄於上海小南門外姜姓舊貨舖。歸則晨夕讀之。雖未前聞亭林爲何如人。但覺其所言爲深愜余心也。

年漸長。因廣求亭林其他著作。而景仰之心。亦與日俱崇。是時余所窺知學術門庭及其概略。大都由讀亭林書啓之。聞蘇州滄浪亭五百名賢祠內有亭林像。嘗欲搨一幀懸諸齋中。額爲師顧而未果。雖然。亭林誠何如人耶。余之嚮往誠何所見耶。昔朱竹垞贈亭林以聯云。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於亭林之人品學問。可謂摹寫無遺矣。而猶不如王不庵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不庵竹垞。同是亭林之友。竹垞詞人不庵高士。則其所以知亭林者。固自有淺深矣。而余於不庵之說。尤有感焉。亭林明之遺老也。其卒在康熙二十一年。天下已幾大定。而亭林恢復故明之志。至老未息。平生著書。未嘗一用滿廷年號。音學五書。刻於康

熙六年而存一曹石倉之序。署爲崇禎癸未。其苦心孤詣。可見。故沈歸愚明詩別裁。汪允莊明三十家詩鈔。皆以亭林詩入選。乃乾隆以來。漢學家攀附高名。於是。有國朝顧炎武之題。斯尤不庵之所謂辱甚者。阮元作清儒林傳。哀然以亭林居首。其所刻皇清經解。亦以日知錄爲冠。使亭林親見之。其慟傷將不知若何。然此猶屈於時勢耳。若亭林之學。以朱子爲宗。其多聞博學。固朱子之家法。有然。晚年居關中。與王山史李天生諸人。建朱子祠堂。其上梁文有云。兩漢而下。雖多抱殘守闕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學首明於伊。維而微言大闡於攷亭。云云。可以見亭林之推尊朱子。不啻口出。惟明季以來。陸王派之心學大盛。泛濫橫決。亭林不得不起而力闢之。其力闢陸王。正其力衛程朱。文集中如此。非一。不謂漢學家以門戶之見。排斥宋儒。輒引亭林經學。卽理學之語。斷章取義。利用之以爲佐證。亭林豈受此冤。誣哉。其實當時呵罵朱

子最烈者爲毛西河。真爲漢學家之嫡。而西河之爲少正卯一流人物。其醜史已爲全謝山所發露。知者或羞道之。乃轉而推戴亭林。爲其前茅。亦可憐矣。江甘泉撰漢學師承記。起閻潛邱。退亭林。藜洲於後。等諸附錄。在甘泉固別有用意。而顧黃之不與清代漢學家同科。於事實反爲較合。蓋顧乃真朱學。真宋學。黃乃真王學。真明學。而二人之皦然不污。抱革命之志以歿世。其氣格之偉大。思想之悲壯。則於宋朱明王而有光者也。若潛邱者。年已六十九。而感激涕零於四貝勒之書幣。扶病入都。困頓王府。臨死猶羨胡朏明之賜匾。拳拳於御書未得。余讀其子詠所紀述。輒欲爲之嘔噦。潛邱雖能糾正日知錄。至數十條。不過亭林所斥爲注蟲魚命草木之學末路之狼籍如此。其堪使亭林見之乎。而買買者。又並稱顧閻其繆。更不待言矣。亭林之自述云。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其志卓然。其氣浩然。今讀其與友人論學書十二首。雖窺豹一斑。要

其篇中開示大義。箴砭流俗。固不能爲後來之妄譚。學派塗附。亭林者所淆亂也。吾師乎。吾師乎。九京如可作。舍此誰與歸。

讀張楊園百自箴及訓子語

吾國學術最主平等。三千年之學術史。帝王卿相與韋布窮巷之士。同據學術上之一席。從無以其生時之位置爲之軒輕者。清之初載。有爲朱晦庵之學。篤信謹守。不踰繩尺。得二人焉。一當湖陸氏。一楊園張氏。當湖自爲嘉定縣宰後。政聲播於一時。自政府巨公。以至草野小民。莫不知有陸稼書其人者。雖未大用。亦已顯達矣。而同時楊園。則一老諸生耳。蒙館教讀師耳。足迹未出於其鄉。所得館穀之資。僅足以免飢餓。猶時時有失館之慮。以視當湖。窮通相去甚遠。然今日研究清初大儒學案者。楊園當湖固相埒也。當明之季。陽明學派盛行。其弊之極。流爲狂禪。終日玩弄一心之光景。不復讀書稽古。取古人經世謀國。

之略。一概目爲支離。甚者并自身之志節操行而弁髦之。故明之亡也。由於無植國之人才。而非由於流寇之內擾。與異族之外侮也。亭林出而欲以實事救其敝。當湖出而欲以實踐振其衰。楊園乃蕺山劉氏之弟子也。蕺山師說。雖不袒王。而大都容王。藜洲黃氏是已。惟楊園則大聲疾呼。排斥傳習錄。排斥良知。與知行合一之說。而歸諸程朱之居敬窮理。其言與當湖同。當湖於王多嫚罵之辭。論者不免嫌其太過。而楊園語氣嚴謹。尤足重焉。楊園館於語水呂氏館。主人晚村。亦右朱左王之一人。甚爲當湖所契重。而晚村尤尊禮楊園。其後晚村借尊王攘夷。以宣傳逐滿復漢思想。雍正間曾靜一案。竟遭僇尸之慘。遺書灰燼。楊園著作。幾遭波及。然則楊園與晚村周旋。亦必志同道合。其遁迹叢薄之間。貞潔不污。蓋非無故。當湖將猶有愧焉。今讀楊園所著百自箴及訓子語。有感。遂書其後。

讀劉蕺山遺書

洙泗之倫理學。至伊洛而爲性理學。伊洛固自謂續洙泗之傳也。然而倫理學者。動行之學也。性理學者。靜悟之學也。倫理實而性理虛。倫理蹶其迹。性理探其原。倫理繫乎事物。性理存於思想。倫理之歸宿爲人生。日用性理之歸宿爲人心。本體二者所以變遷之故。當然因於洙泗而後。經兩漢六朝。以至隋唐五季。飽受釋老二家之影響。逐漸成熟而產生之新果。論者或指以改洙泗成規爲伊洛罪。此乃頑錮守舊。懵不知歷史與環境之繆譚也。吾人如果不視洙泗爲僵石。而飾孔學如偶像。固將吸收新原質而得其可能之變形。此爲世界學術史之通例。則承認伊洛之繼洙泗爲儒家之進化。正不必疑其嘗由二氏轉身也。

顧伊洛之性理學。未幾而自身又分爲兩派。其一傾於右者爲程（伊川）朱。

（晦庵）其一傾於左者。爲陸（象山）楊（慈湖）比以禪宗。則程朱如北宗之神秀。所謂漸派也。陸楊如南宗之惠能。所謂頓派也。惟以禪宗言之。則惠能爲正宗。以其本來無一物。尤爲超脫徑捷。而神秀之時。時勤拂拭。近於儒家之修省。非禪宗本旨矣。以儒家言之。則程朱爲正宗。其窮理居敬。知行並進。不失博文約禮家法。而陸楊之易簡工夫。以學問爲支離。則竟是禪而非儒矣。夫性理之較倫理。已爲含其昭昭。而索諸冥冥矣。陸楊乃忍加之厲乎。則何不徑言佛法。而奚必更援孔孟哉。

陽明之斥伊川晦庵。而自建其致良知與知行合一說也。其初不過理象山慈湖之緒餘。而發揮之而已。及天泉證道。而聽龍溪（王畿）唱四無之高調。於是傾左之中。又至於極左。且純是西來宗旨矣。故龍溪之傳。再三而後。益復猖狂恣肆。無所不至。明季王學之敝。當時已爲人人所共見。皆欲起而挽救之。最

先如許敬庵（孚遠）馮少墟（從吾）其後如高景逸（攀龍）顧涇陽（憲成）皆欲以左派改正極左而叢山劉氏實結其局清初如孫夏峯（奇逢）李二曲（顛）猶左派也至陸稼書（隴其）呂晚村（留良）以及陸桴亭（世儀）張楊園（履祥）則直宗右派而與左派爲敵程朱學一時復盛乾嘉以來二百餘年訓詁詞章橫絕一世名爲漢學祇排宋儒然而有志之士潛修程朱者正未嘗無人咸同間如倭（仁）吳（廷棟）唐（鑑）曾（國藩）劉（蓉）羅（澤南）皆是伏流湧出將在今日卽如陽明名字久不聞於學者之耳今忽又大振厥聲焉亦可證矣進而益上將與西方宗教及哲學相結合而成一新晶體此新晶體者固亦上接伊洛以續洙泗但必爲有轉身有進化而決非別成一化外之異物斷可知也

叢山初入東林與許馮高顧俱有淵源故其學頗調和於左右之間而務過極

左之燄。當是時。陶石簣（望齡）陶石爽（梁齡）兄弟。以湛然（澄）密雲（悟）之禪。攬入王學。肆爲鼓動。而袁了凡（黃）之因果說。更易惑人。戴山乃創證人學社。以慎獨爲入門。以改過爲下手。又著人譜類記。推翻功過格之功利觀念。而以克念作聖爲究竟。其不云證性而曰證人。不爲性譜而作人譜。已由性理而返之於倫理。腳踏實地。可持可循。而非向來懸空不可捉摸之玄理矣。故戴山者。雖其所值時代。正當貞元絕續之交。故其所研究。今讀其全書。或有尙未澈底者。而其所揭櫫。則實能排去一切牛毛繭絲之偏駁。揉雜膠擾。而光明正大直捷了當。指出天地中心之人。而示以當行當習之正軌。其摧陷廓清之功。有益於後人。殊非淺鮮也。

抑又論之。明亡於講學。固爲漢學家之謗語。而講學亦不能無訾者。則以明季人所講之學。不足以救明亡也。戴山於南都時。謂門人曰。今乾坤何等時。猶容

我輩從容擁皋比而講學論道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其意亦嫉夫一般講學者之無以救國耳。如使講學救國果爲兩事。此種學卽在太平無事時講之亦適足以誤國。何待存亡危急之秋而始悟其救國之無具哉。夫導國之方爲邦之略從政之才。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此之謂講學。自漢以來乃日對數冊殘經而捧拜之名爲尊。洙泗自宋以來又日取幾本語錄而玩弄之名爲宗。伊洛彼等各樹其講學之幟。而於當前之國計利病民生休戚因革損益窮變通久漠然未嘗一涉其藩籬焉。以爲此非講學之範圍也。嗟嗟。豈惟明亡二千年文化最早之古國所以寢衰寢弱詎不由是乎。則叢山遭崇禎甲申之禍。目擊流寇充斥中原塗炭之現象而爲之痛哭流涕者也。由斯以言吾儕所望於今後之進化當由何道可觀其大略矣。叢山遺書余初得其補編今於寧波購得其全遂快然書之。

讀夏存古文集

余嘗讀陸放翁劍南集。知放翁四十以前詩。存者無幾。五十以後始漸盛。六十以後始大盛。自此又二十餘年。至八十五歲乃卒。而詩逾萬首。其富遂爲古來詩人之冠。使放翁年祇中壽。則可傳之詩無多。其所成就未必能如今日之卓然成爲大家。蓋學力必與年俱進。而吾人最後之成功。其權固半操諸人。半操諸天也。雖然在天者莫可奈何。在人者決不當甘自暴棄。試觀世界高年之人。正多而不皆。各卽其性之所近。有所成就。如放翁之於詩。彼人力不盡。天又將奈之何哉。

顧歷史所紀。亦有天才特絕。不可以常理論者。而莫奇於明季之夏存古。存古名完淳。華亭人。爲夏瑗公之子。瑗公名允彝。與陳大樽（子龍）同爲幾社之領袖。當時幾復兩社。互相應和。皆東林之後勁也。明南都亡。瑗公投淵死。存古

時年十五。隨其師大樽起義兵。謀光復。既而爲清吏所逮捕。抗辭不屈。被殺於金陵。時年才十七也。是存古者。亦以節烈著。慷慨一死於國。爲忠臣。於家爲孝子。忠孝兩全。而出於未及弱冠之童。卯已足。千古不意其文學之天才。所作玉樊堂集。（十四十五歲作）內史集。（十六歲作）南冠草。（十七歲就義前作）已直邁古大家。而無媿。試思其年事幾何。此等造詣。決非積學所致。則不歸諸山川間氣靈秀所鍾。在此奇人。殆不足以解矣。

存古小字端哥。方五歲時。已受當代名人之品題。陳眉公（繼儒）作夏童子端哥讚。有云。包身膽。過眼眉。譚精義。五歲兒。又云。矢口發。下筆靈。小叩應。大叩鳴。眉公自注謂時講上下論語。老儒弗及也。及崇禎十一年。方八歲。虞山錢蒙叟（謙益）亦有贈夏童子端哥詩曰。端郎信不同。非我欲求蒙。背誦隨人誥。身書等厥躬。倒懷常論日。信口欲生風。燈盞調聲病。棊枰踰國工。若令酬聖主。便可

壓羣公。不見軒轅后。天師稱小童。其傾倒可謂至矣。豈知曾未十年。而此童子者。不但文學之斐然成章。克踐壓倒羣公之譽。而又取義成仁。聲震大地。眉公所謂包身膽者。似有先見以視蒙叟之兩朝祭酒。晚節穢污。卒受貳臣之惡諡。重爲天下僂笑。雖初學有學兩集煌煌。鉅冊而以數十紙之玉樊堂視之。真如一薰一蕕。判若芝蘭與糞土之別矣。斯則人格之關係尤重於文學也。

用是知少年之有天才。固可矜尙。而所以磨練淬礪其天才以成遠到之器者。必使之勉就道義之軌範。而毋致趨入於歧途。否則或傲慢性成。或跂弛不羈。或爲世俗功利所炫惑。往往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從來才人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蓋都因此至此。而天才之危險。乃甚於愚獸矣。存古之詩與文。詞采煥發。而其至性過人。時時流露。亦由其父師之間。以道義相砥礪。講求有素。故一旦遭事變。遂能致命遂志。浩氣千秋。觀事略所載。存古臨刑之前。經略洪承疇固有

意。生。之。使。存。古。果。遜。辭。以。獲。保。首。領。甚。而。至。於。弋。得。異。朝。之。高。官。厚。祿。其。爲。父。師。之。罪。人。固。不。待。言。而。因。貪。須。臾。之。富。貴。竟。墮。平。生。區。區。天。才。抑。又。奚。貴。將。令。吾。人。欲。一。數。其。姓。名。或。一。誦。其。文。字。而。惟。恐。遺。臭。之。污。齒。頰。矣。因。憶。是。時。與。大。樽。齊。名。者。尙。有。兩。人。一。爲。李。舒。章。〔雯〕。一。爲。宋。轅。文。〔興。徵〕。與。大。樽。爲。雲。間。三。子。曾。刻。有。雲。間。三。子。合。稿。則。固。存。古。所。編。錄。也。李。年。三。十。餘。宋。年。二。十。餘。皆。才。名。鼎。盛。乃。北。明。之。亡。李。適。在。京。爲。滿。廷。所。羅。致。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清。初。之。高。文。典。冊。多。出。其。手。世。所。傳。睿。親。王。答。史。可。法。書。卽。李。所。爲。而。史。書。則。侯。朝。宗。〔方。域〕。作。也。其。後。李。給。假。南。旋。自。覺。衣。錦。還。鄉。榮。幸。無。比。泊。舟。方。定。瞥。見。故。人。萬。年。少。〔壽。祺〕。已。易。僧。服。李。於。船。窗。中。望。之。不。覺。感。動。泣。下。曰。李。陵。之。罪。上。通。於。天。矣。未。幾。北。還。以。瘵。道。卒。蓋。其。一。時。雖。爲。功。名。心。所。誘。引。而。羞。惡。之。天。良。不。能。自。掩。以。至。於。此。侯。朝。宗。八。哀。詩。所。謂。感。憤。發。病。死。誰。當。諒。舒。章。也。至。於。

宋則尤甚於李。競取科第。歷仕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已無復宗邦故國之思。方存古被逮。在毗陵遇宋。贈以詩。所謂風塵非昔友。湖海變知音。則宋之改節。非一日矣。以李宋二人觀之。其與陳夏始同終異之迹。才人之不足恃如此。存古之取義成仁。洵爲獨絕天壤也。

明自嘉靖而後。文學日敝。公安(袁宏道)竟陵(譚元春)出而益趨於纖巧俳仄。無復光明偉大之品概矣。大樽力振其衰。其才氣學問。又足以副之。融洽蕭選與盛唐諸公之精華。以期與前後七子方駕。且時時超越於其上。存古承之。雖屬髻綺。而吐屬不凡。波瀾老成。且氣象光明。筆力雄健。詞藻騫騰。三者皆綽有師風。從來選明詩者。竹垞(朱彝尊)歸愚(沈德潛)無不傾服。以爲優入大家。汪允莊(端)於全明詩。正選僅取三十家。而存古居然爲三十家之殿。其言白。古體窺漢魏。初唐堂奧。五七言律。高華沈鬱。兼擅其長。此種百年定論。乃爲

不及十七齡之童子所得。至於生爲才人。死爲鬼雄（歸愚之論）終童未聞美賦。汪錡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無其匹。（竹垞之論）則又文章因氣節而愈重。天才緣人格而愈奇也。余讀其集中載燕問一篇。與大樽集中吳問一篇相對。一言南都之繁華。一言北都之巨麗。皆邈逸無比。又有大哀賦。以弔福王之傾覆者。昔人謂足敵庾信哀江南。其餘歌詩。皆可使讀者知人論世。有所觀感焉。至誦土室餘論。不但爲之淚潏潏下。且將拍案大叫。覺忠臣孝子去人不遠矣。

讀湯潛庵遺書

理學至明清之交。而人才輩出。然方其在明也。如劉蕺山（宗周）黃漳浦（道周）輩。無以挽明運之頽。而徒殉之。以身。至其在清。相去不過數十年。而如湯荆峴（斌字潛庵）如陸當湖（隴其字稼書）居然能以功業佐興朝之

氣運爲一代名臣與劉黃大不相侔者是何也。明白萬歷以後其朝廷之上賢奸混雜是非顛倒加以大閹得志羣小弄權久已魚爛不可收拾非根本擢陷廓清之決無補苴之術此明所以不得不亡亦不可不亡也。鼎革以後雖異族入主而大難夷平人思更始故湯陸諸公轉得發揮其所學爲一時造福即使格於權臣卒爲忌者所中而就茲區區已足千古吾人讀史至此知一國之治亂由於機勢之所趨而後漸定其方向機勢既轉方向自變明季變爲清初劉黃遂變爲湯陸人才學術豈有異耶夫亦在一轉移而已矣。

陸當湖之著名在其爲嘉定縣令湯荆峴則在其爲江蘇巡撫官職有大小而二人之勤民愛物則同儒者之無負於人家國且隨施而無不可由二人之所成就觀之亦足以間執誣蔑理學者之口矣。今但取其清廉一節而言當湖去嘉定時與妻同駕一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見於當時魏環溪（象

樞之奏疏。決非後人附會。而荆峴之於吳人。竟得豆腐湯之雅號。公子市隻雞以食。本屬尋常之事。乃至大受申飭。卽令遣歸鄉里。去任之日。行李數肩。不增來時一物。封疆大吏。有此操守。其風勵一世之人。心而致治。運之蒸上。殆非偶然也。傳不云乎。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清初之盛。官多清廉。所以風俗儉樸。藏富於民。至於家給人足。迨至貪黷之官。旣徧國。皆是奢華之習。亦不令自行生活。程度愈趨愈高。外強中乾。民生日蹙。則去危亡之禍。蓋不遠矣。明季與清季。如出一轍。故欲一國之興盛。必自握有政權者。清廉其身。清廉其家。始。

荆峴受業於孫夏峯（奇逢）之門。其於理學。主調和朱晦庵王陽明之間。然夏峯稍偏於王。荆峴稍偏於朱。而與當湖之絕對宗朱。而斥王者。大異其撰。荆峴答顧亭林（炎武）書。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可見其意不問。

紫陽與陽明而皆當求其真。斯時康熙帝崇尚朱學。望風影附者。不無僞紫陽。荆峴獨不阿所好。嘗於奏對之頃。稱述陽明之直節豐功。且有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繆云云。與其答當湖書略同。對君對友。主張一致。亦可謂獨立不懼者矣。余近得湖北叢書。刊有與荆峴同時之熊青岳（賜履）所撰學統。分述理學家之學案。列有正統翼統。附統雜學異學五目。宋元明諸儒。大概皆備。惟無陽明與白沙（陳獻章）甘泉（湛若水）及王門學者。視黃藜洲（宗羲）之明儒學案。宗旨正相反。青岳即承康熙帝之命。纂朱子全書者。則當日風氣屏絕。陽明如此。若荆峴之宏通。洵不易得已。今者朱王之爭。既已過去。吾人評隲理學家。惟視其能躬行實踐與否。則荆峴之所謂真也。世有聞湯文正公之名。而欲效法其爲人者乎。請讀彼少年時代所訂之志學會約。可以識其一生建立之基礎矣。

讀孫夏峯文集

昔方望溪（苞）之告王崑繩（源）也。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渺乎其小耳。余謂望溪之言甚是。彼後之訾議宋學家者。大抵嫌其迂腐拘執。專注意於消極的克己之功。而於應世之務。則往往異懦畏葸。或夸大而無實。或疏闊而不切於事情。要之此等訾議。在元明之季。一般依附末光。自命爲道學先生者。誠不能言其必無。而鼎鼎如濂洛關閩。以及金溪姚江之儁。則皆一時之豪傑。其心胸之偉大。意識之明達。學術之精練。隨所施而無不可。小用則小成。大用則大成。其自律之嚴。正以堅築其不朽事業之基礎。而謬者乃以其誣蔑之心理。一概而相量。斯則望溪之所深不謂然也。

夏峯晚年。蟄居蘇門百泉。田廬數廛。與村農野老相處。而講學不輟。自人觀之。此塊然之拙叟。其竄陋爲何如。故夏峯自作像贊。亦云。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忘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遶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讀此贊者。更合以道情式之。夏峯歆。但覺其泊然無營。顏焉自放。不過肥遯鳴高者流。等而上之。擬之以陶靖節而止矣。豈知其少年時代。以一儒生。奔走國事。奮身救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之冤獄。撻逆燄。觸凶鋒。置室家性命於不顧。其卒未爲魏闖所害者。乃偶然之微幸。而非當時初心之所欲。希覲也。方百川（舟）嘗聞諸夏峯學者。謂先生每對人言。吾始自分與揚左同命。語蓋可信。夫惟有此俠情。有此義氣。有此爲公。正道誼。而發憤赴萬死。不顧一生。

之險途。而無懼。而後能收斂。以入於心性之微。琢磨以勵其躬行之實。是卽曾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也。觀夏峯者。當以此觀宋學家者。亦當以此若輕脆浮薄之青年。學時髦。騰口說而不務實際。則其後來之靡所成就。可預決焉。烏得不深戒哉。

夏峯之學。合程朱陸王於一治。固已。而亦時時含一種革命思想。與尋常死守師說家法者不同。其序道一錄云。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各鍾一時之元氣。時至事起。湯武自不能爲堯舜之事。孔孟自不能爲湯武之事。而謂朱必與陸同。王必與朱同耶。此等議論。已爲獨闢。而尤重在時至事起一語。可見吾儕值今世之時。當爲今世之事。而不必求同乎古也。又云。天不能以聰明全畀一人。堯舜亦未嘗盡堯舜之量。孔子亦未嘗盡孔子之量。云云。則更爲大膽無比。由是言之。吾儕得天所畀之聰明。自可努力以盡堯舜孔子所未盡之量。而堯舜孔

子固非不留餘地以限止吾儕之拓殖與進步也。其序家禮酌云。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於天下後世耳。夫從來禮教之威權。直有雷霆萬鈞之勢。論者孰不以不用罪後人。而夏峯乃竟敢下一讞語。曰。自絕於天下後世。此皆其革命思想之表現。具有大無畏之精神。於一般講學諸家中。亦不可多得者也。

夏峯獎掖後進。其門下之士滿天下。尤著名者。爲湯潛庵（斌）耿逸庵（介）皆爲清初名臣。當日聲名之盛。爲一世所推崇。在藜洲亭林之上。行輩亦較前。然夏峯食貧茹苦。其所居孝友堂者。乃爲草屋三間。並無尺椽片瓦。入清以後。居於夏峯之兼山堂。則友人馬玉筍（光裕）所贈。亦結茅爲之。而率子孫躬耕自給。屢膺薦辟。堅臥不起。如是者殆三十年。卒年至九十有二。時已爲康熙十四年矣。昔人謂杜少陵。千古詩人。後人何勝愛慕。然使此翁今日猶存。長鑱短

衣足繭。荒山與世之。湘簾。斐几。高談風雅者。比必目爲僮夫。嗟乎。夏峯窮山。一老。瞻其遺像。憂深思遠。瘁然蹙然。蹙然亦何堪。使狐裘黃黃之彼都人。士見耶。吾儕於此。可以悟立身之本矣。

讀顏習齋遺書

習齋先生。在清初。見明季講學之流弊。以爲程朱陸王皆不免於空談心性。而無實在致用之學。於是提倡周官大司徒三物之教。而注重於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躬自研究。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事。謂孔孟之道。固當如是。若宋元明儒之所講。乃禪學而非儒學也。其門人李恕谷。王崑繩。輩復張大之。一時頗流行於大河以北。惜不再傳而已。衰絕殊可悲也。

習齋負氣浩然。精嫻武事。能騎射擊劍而矩步規行。溫恭有恪。讀其年譜。則內

省之功。未嘗有一日之疏懈。有過必記。不自宥恕。其精修刻厲。求無愧於天良。歷數十年。不間然。其豪情勝概。則亦時時流露於不自覺。嘗與朱越千舞劍而作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寄慨遙深。足以知其不可一世之志矣。

習齋論孔孟與程朱之分。其言殊可喜。曰請畫二堂圖以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鱗珉雜玉。韋布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或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治。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游楊朱陸旁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試問

觀者。此二堂同否也。可謂善於形容矣。

習齋存學編之性理評三卷。批判程朱陸王及其門人。論者疑其言不無太過之處。實則宋元明儒之哲理。原非盡出於孔氏時代。使然不足爲病也。自東西文明交輸以來。吾人於分類辨物之才。日益精密。而知古來思想學術之流派。萬不能并爲一譚。孔孟自孔孟。程朱自程朱。其所經之時代。所值之境遇。所積之閱歷。有自然之變遷。初不必指程朱之異乎孔孟。遂爲其劣點。所謂空堂燕蝠。各具平生。而程朱之學。其影響於社會國家者。功罪當別爲定論。然在習齋之世。則異乎孔孟者。卽不能不斥爲異端。其靳靳致辨。亦衛道救世之誠心也。余讀戴子高所撰顏氏學記。慕習齋之學說。頃遊燕都。遂盡得其遺書。如存學存治存人存性四編。以及言行錄。關異錄。記餘年譜等。其文不事修飾。存人編之喚迷途數篇。多用白話。其苦心可知矣。作是編時。年已七十。猶曰。生存一日。

當爲生民辦事一日乃手自鈔定未幾病革謂門人曰天下事尙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嗚呼此老耿耿至死不休吾企望其爲人

讀陸桴亭思辨錄

行輩較顏習齋稍前而學說爲習齋所契重者太倉陸桴亭先生也桴亭與顧亭林先生最友善亭林作日知錄嘗稱引桴亭所作思辨錄之說蓋亭林宗程朱而不拘牽於程朱尤重經世致用之學每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桴亭亦然錄中推尊程朱不遺餘力惟以氣質之性亦爲善一義與程朱不合此爲習齋所深服而習齋弟子李恕谷作寥忘編則取思辨錄所言學校井田之古制推而演之要之若亭林若桴亭若習齋皆宋元以來空譚心性之反動其嶄然自立以挽救一時之風尙則不可不謂之豪傑也

桴亭理學家也而工於詩足與亭林相頡頏今亭林詩知之者多而桴亭詩則

沈霾久矣。其乙酉（爲明亡之明年）元夕。婁城張燈火有感而賦云。塞北旌旗亂。江南菜色多。敷天猶有淚。薄海但聞歌。遊女飛金爵。王孫曳玉珂。太平誠足樂。九世奈仇何。答歸玄恭云。側身天地此何時。忽漫相逢得子期。我輩有心常自合。世人無膽輒稱奇。義熙日月柴桑老。景定詩篇鐵匣知。聞道昆明池正好。眼中猶見漢旌旗。重陽後一日。含綠堂雅集云。茱萸插罷酒還沽。餘興龍山尙未孤。萬古乾坤皆草莽。一時人物在菰蘆。月泉開社天星聚。鐵匣緘詩井水枯。字內誰成三不朽。壯心空老北山愚。讀此三詩。可以知桴亭之心事矣。

桴亭尤工古詩。余最愛其新蒲綠二首。其一曰。新蒲綠。新蒲綠。韶華滿眼紛成觸。傷心又是十年餘。轉盼滄桑幾翻覆。燕子飛飛高下逐。銜泥依舊巢華屋。杜鵑何處不歸來。月上三更啼未足。其二曰。新蒲綠。新蒲綠。嫩柳天桃鬥妍馥。獨有萋萋芳草痕。天涯望斷王孫目。秦宮漢苑遊麋鹿。楚水吳山栽苜蓿。日落蒼

梧帝子愁紛紛。淚滿瀟湘竹。讀者但覺其以血淚凝沍而成。非復文字也。桴亭忠愛之思。家國種族淪亡之痛。具見於詩。然彼非旁觀太息一流。姑以詩自遣者也。生平講學之宗旨。於思辨錄中有一條云。有言天下方亂。恐無暇爲學。予曰。天下自亂。吾心自治。人當喪亂之餘。自無意於世。或悲憤無聊。無所事事。或佯狂放誕。適意詩酒。俱非中行之道也。世界自是太平。祇賢者無所事事。詩酒自適。便做就今日許多喪亂。是皆不學問之害。賢者處此。正當刻意自勵。窮極學問。或切磋朋友。或勸勉後學。或教誨子弟。使之人人知道理。人人知政治。一旦天心若回。撥亂反正。皆出諸胸中素學。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賢者人人自廢。學問種子斷絕。將來喪亂如何底止。觀於此。則知桴亭之學。掃迂疏之空言。而求經驗之實用。學校井田之說。釐然燦然於草堂茆屋之中。所以爲將來之預備者。其志深而遠矣。甚至彎弓弄刀。橫槊舞劍。無不習也。

習齋而外此焉。其偶亦道學亦英雄。吾於顏陸二氏見之以視終日靜坐不能趨事赴功者果何如耶。

桴亭之論學校也。主大學分科之法。定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聘專家名士爲之師。與今之分科大學相類。又云。取士與養士不同。古人祇重養士。不重取士。其說亦有精意。蓋科舉取士也。舉校養士也。今日人才之消乏。皆由唐宋以來。知取士而不知養士而已。至其論井田也。則欲乘大亂之後。疆畫都圖。開通水利。分授田畝。務爲可行云云。余頃遊燕都。渡江而北。經徐兗之郊。平原大陸。彌望荒蕪。慨然想見古時阡陌溝洫之規模。實爲因地而制宜。苟使至今未壞。或取而復之。則決不至水旱頻仍。民生塗炭如斯之酷烈也。專制政體之國家。向不爲人民辦事。而迂儒開口。則曰復古。徒受人之嗤笑。桴亭之言。由今日觀之。雖亦不免於陳腐。此乃時世所限。要爲千古有心人。

所奇者。亭林桴亭。習齋。皆負經世之志。有用之才。而不願登異族之朝。以求一試。亭林跳身秦晉。駐馬嶠函。嘗作建瓴以收天下之想。桴亭投老荒江。立社講學。振弦歌之聲於林莽。習齋家居教授。蹤跡不出博野蠡吾之間。而習齋門人。恕谷。尤浩然。欲用世。及西陲兵事起。清十四王以車馬來聘。辭而不赴。然則彼等平日之所講求。果何爲哉。指天畫地。侏僚慨慷。夫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學者。稍知新學。弁髦古書。以爲不足讀。弁髦古人。以爲不足學。實則祇以明其無志而已。使亭林桴亭。習齋而生於今世。其所成就。又當何如。至於挾古書之精華。而棄其糟粕。是在後人耳。

讀書日程書後

讀書日程者。元人程端禮所撰。當日國子監曾以頒示郡縣校官。爲學人式者。其所定讀書之課程。大概本朱子讀書法爲主。而實亦宋以來相傳之舊法。清

之初年。當湖陸氏。儀封張氏。桂林陳氏。皆亟稱之。自曩者士求速成。家塾之教授。但能讀四書五經正文一過。古文觀止若干首。唐詩若干首。以習爲八股八韻。已畢乃事。故普通人之見識。所以讀書者。不過舉人進士之敲門磚。則亦何必有法。於此時而舉程氏日程以告人。未有不笑爲迂者也。

清之季世。新教育之風潮大起。科舉卒廢。於是有學堂。分類之科目。遞進之年級。秩然有其條理。由表面論之。固遙勝於前日之私塾。與夫成材肄業之書院矣。然而考其內容。則學堂學生之所研習者。僅有不完全之坊刻小冊教科書。與其教習東鈔西撮之講義。較其品格。比於科舉時代之高頭講章。庸惡陋劣。相去無幾。而卽此課本。亦復鹵莽滅裂。暫經涉目。旋又拋棄。但駢年限既滿。爭得分數。便可受文憑。得學位。則以讀書爲敲門磚之識見。仍無異於曩之云也。於此時而舉程氏日程以示人。則其迂之也將更甚。

且言程氏日程。尤有不合今人之心理者。今將論西方教育主義。則自然派也。現實派也。美感派也。理論派也。應用派也。今將論西方教育名家。則古而言之。畢哥達拉也。蘇格拉底也。柏列圖也。亞里斯多德也。近而言之。孟丁也。陸克也。盧騷也。黑格也。康德也。斯賓塞也。無不言之者。齶齶聽之者。忘倦而何乃及中國之程端禮。彼何人斯。其人亦知教育耶。

請言程氏之生平。程端禮字敬叔。浙之鄞縣人。其門弟子稱之爲畏齋先生。元史儒學傳云。幼穎悟純篤。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晰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尙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遊。以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云云。可見畏齋之學。出於史靜清。而靜清之學。出於陽存齋。陽宇溪。兩陽之學。出於曇蓮塘。蓮塘出晦翁之門。淵源所自。滄洲講學之遺澤。於畏齋爲四傳也。是宜爲吾國教育史中之人物矣。

日程之爲書也。提倡德育者也。首揭朱子白鹿洞學規。次揭程董兩氏之學則。今各學堂之德育。如以學規爲本。學則輔之。身體而實行焉。賢於日講一課。惟恐臥之修身教科書遠矣。朱子之跋學規曰。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諸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余幼時讀此。方知人當能自治。以待教督爲可羞。今學堂之校風日囂。雖有規矩禁防。而視若弁髦。矯之者又嚴爲壓制。一切奪其自由。前者爲暴民教育。後者爲奴隸教育。欲養成獨立自尊之人格。則朱子之說。其猶可取哉。

曰程之讀書法。固不能盡行於今日也。其意則可師。今列三要點如下。

一曰讀書必求精熟。程氏之法。每書一首。看讀百遍。背讀百遍。而後輪流溫習。今學堂中不僅國文一科。當做其意。卽其餘科學。亦必以反覆講習。無忘所能爲要。否則與未學等耳。

二曰讀書必多參考。程氏之法。讀一經。先用本注。再考古今人之說。臚列羣書。明人做其法。以纂諸經大全。今學堂中各科。亦宜多備參考書。由教習指示學生。俾能自行研究。不至課本之外。一無所知。

三曰讀書必需玩索。玩索二字。朱子最喜用之。所謂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也。程氏曰。凡書讀之。要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今學堂於各科學。大都囫圇吞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倘能用玩索之法。不但舊學問之通貫。亦必有新思想之發明矣。

余尤愛程氏論學文之法。其言曰。一文既熟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敘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看久之自會得云云。世之學生。苟能如此用功。而於作文一事。猶煩教習之紅勒帛者。吾不信也。

據程氏自識語。此書已實驗於各學。歲歲刪修。而後刊成定本。故當日頗爲通行。然今則時移世易矣。而余乃取此塵滿之故籍。爲之介紹。甚矣老學究之迂而癖焉。雖然。有志少年得此。於其讀書。亦不無稍裨乎。

人譜類記書後

叢山劉念臺先生作人譜并類記一書。雖近於拘迂。而其意則固甚善也。舊余於十六七時。始見此書而讀之。曾於所謂訟過法者。親試行焉。當日慨然以學

爲聖人自期。是書與朱子近思錄。常置案頭。迨年二十許。改而研究漢人名物。詰訓之學。年三十許。改而研究西人格致哲理宗教諸書。然先入爲主。自覺幼時之所皈依。實爲平生自立之基礎。今雖碌碌靡似。而猶不敢肆然無忌憚。甘心爲下流之歸。則得力於是書者居多。惜乎志氣薄弱。歲月如流。華顛已及。而修途尙遙也。重檢故帙。能不爲之慙然哉。

黃藜洲之輯明儒學案也。以戢山爲一代之殿。其言曰。先生始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於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族姑證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著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皆喜關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

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云云。蓋明季陽明之學盛行而流弊頗甚。高者入於狂禪。卑者至入於迷信。石梁名臣轉身爲馬之語。溺惑輪迴。固屬淺陋。與鄉愚之知識無異。而藜洲作此案之末。亦有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之說。無論其時初無此天象。而此等附會之辭。視石梁相去不能以寸。自來災異之繆。譚我國儒家不知辭而闢之。漢唐無譏。宋之大儒如紫陽之信風水。西山之信星命。皆不能無愧色。又何怪尋常社會間其迷信之永不克排去也。讀藜洲案文。偶有所感。遂終言之如此。作此時適

值月蝕四隣救護之聲金鼓
爆竹震耳欲聾何勝一慨

戢山之發起證人會爲崇禎四年辛未三月三日。去明亡尙有十三年。所謂證人會者。卽以證人之所以爲人。其作人譜。或卽在此時乎。沈霞西所輯劉子全書遺編二十四卷。其第一卷卽載會時之語錄。而題曰證人社。不作會字。社與

會固一也。每次皆有紀述。或一篇。或二三篇。至十一次止。蓋盡辛未之一年也。語錄之首。叢山與石梁各作題辭。石梁之言。專提心字。略云。昔人謂哀莫大乎心死。孟子亦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夫形死則哀之心死而不自哀。吾見舉世之大迷也。念臺子署其社曰。證人。誠哀夫世之自賊者衆。欲舉而生全之。令其知所以自證者。意甚盛也。欲自證焉。亦求諸心而已矣。其言固爲痛切。叢山人譜之。證人要旨亦云。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語意與石梁合。然叢山又作人極圖說云。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則可見。所謂心者。據其知能而言。乃心之實用於外者。而非其空虛之本體。此其所以爲證人而非證心。異於佛氏也。吾欲爲證人社進一解者。此矣。

人類道德之何以墮落在於人不自認其爲人。浸假而自儕於下等動物之列。

縱其肉慾肆其心私以苟得數十寒暑之快樂意亦良足否則輕塵棲弱草徒自刻苦何爲者夫然而人之位置愈卑而愈賤則其所爲亦愈劣而愈不堪默觀我國人普通之心理大都以社會上之階級定人類之區別例如曰我小民也我之爲我何足比數而誰能繆以道德相繩乎爲善固無妨爲惡亦庸何傷以我不過凡庸衆庶而已於斯時惟釋氏之禍福論稍有以惕其心而怵其慮或者遂恃爲不可少之教化權而養成賞罰由於他人之奴隸性雷霆斧鉞皆屬不可知之降殃畏鬼事魔之習又相因而起以致政術專暴風俗腐敗人民窮乏愁苦而能力消亡無以自振反賴奸詐欺僞爲生活之源此我國之大病其故皆由不知己乃人也人者中天地而立肖貌上帝爲萬物之主未嘗以爵位職業爲分而稍有增損於其人格也戴山之人譜其結束語曰遷善改過以成聖我欲易之曰獨立自尊以成人此又可爲證人社進一解者也

是書附有類記六篇。各取古人之嘉言懿行以實之。可資觀感而饒興味。惟分條繁瑣。近似袁了凡之功過格。雖然。叢山以人爲揭。藥重在修省。而毫不涉於感應家言。猶未離儒者之面目。賢於功過格則遠已。

讀施虹玉塾講規約

新安施虹玉先生名璜。明清之際。實踐道學家也。與休寧汪星溪先生名佑。設講學大會於紫陽書院。其學源本洛閩。而以明之薛河東胡敬齋顧涇陽高景逸輔之。尤折衷於陳清瀾之學。鄙通辨。拒斥陸王。不遺餘力。一時聞風興起者。實繁有徒。黃山白嶽之間。有四孟會。聖誕會。以及各鄉之塾講會。隨地而是。無不依期會集。考道詢德。濟濟稱盛。而其宗旨一軌乎紫陽大會。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則虹玉星溪。實爲之祭酒焉。星溪之五子近思錄。余少年時曾讀之。虹玉著作不多見。今讀張山來昭代叢書。刊有虹玉所訂塾講規約。塾講事宜一卷。

不覺皋然而高望。愴然以深歎也。

塾講規約者。聯合近地之家塾師。於教授之暇。聚而講學。是卽紫陽大會之分支也。其事宜中。略謂講期每年七次。爲正月初七日。三月清明節後四日。五月初六日。七月十八日。八月十六日。十月十五日。十二月二十日。大概就當時塾師解館之頃以定之。每會祇一日。遠則先一日集。後一日散。近則卯刻集。酉刻散。風雨不移。其布置則推一人爲領袖。二三人商量贊助之。擇地。或家塾。或祠堂。或衆廳。或山館。供給須尙節儉。戒奢侈。早食小菜四碟。午食祇用蔬腐。不必設肉。下午隨意點心。晚酌四盞。二腥。二菜。不特殺。酒數行。不用骰子行令。能歌者卽席歌詩。若好事多設肴餚。客辭不享。會友無持齋佞佛者。不必別設素肴。每人會資銀五分。至於集會之秩序。則會日辰刻。會友到齊。行釋菜禮畢。陳設經案。諸友齊集堂上。謁朱子。行一揖一躬禮。分班東西。相向一揖。就坐位。以齒

序。或分不可同列者。後一席。鳴講鼓。供書案。命童子宣聖經一章。諸友靜坐片時。然後質疑問難。虛懷明辨。講畢。命童子歌詩一章。以爲開暢性靈之助。歌訖。撤書案。復向朱子行一揖。一躬禮。分班。班揖。少退。午後復講。禮亦如之。以上塾講事宜之大略也。

若夫規約則有九條。乃入塾講會諸人所宜遵守者。一曰尙道德。其要語云。今日同人聯會。須認是何意思。非以詩文相砥礪。科第相期待。乃以明道相砥礪。進德相期待也。二曰定宗派。其要語云。不先定宗派。立個學的。何絲至於聖賢之域。舍程朱而欲學孔孟。猶舍階級而欲登泰岱也。難矣。三曰持敬。其要語云。宗派既定。當思所以用功。而敬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四曰繹注。其要語云。持敬工夫。既知用力。則此心常存。可以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四書。遵朱註。則天下之理。皆可一以貫之。

而無疑矣。五曰力行。其要語云。薛文清有云。學無別法。祇是知一字行得一字。知一句行得一句。若知得行不得。則雖聖賢之書。於我毫無益也。六曰習。六藝。其要語云。學者既明義理。勵德行。又當兼習六藝時務。以適於用。如禮樂射御。書數。及歷象兵刑錢糧治河之類。此皆經濟實學。藏器待時之切務也。七曰育。英才。其要語云。孟子曰。得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張子曰。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聖賢一生。無論出處。皆以教育英才爲心。因材而成就之。八曰務。謙虛。其要語云。朋友相聚講學。無非各求進益。絕不可矜倨自高。各逞己長。蓋義理無窮。何可自足。若稍自足。終無受益之地矣。九曰防。間斷。其要語云。今日大家發憤。爲聖人之學。則必求至於聖人之域。願聖人之域。不能以遽至。則日用工夫。不可頃刻間斷。胡敬齋先生曰。第一怕見道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或作或輟。若存若亡。何能至於聖人之域哉。以上規約及其說明之大略也。

當明之季。滄桑之變。極矣。而虹玉輩。乃卽兵燹之餘。生僻處窮壤間。以世人所譏爲迂腐。不適時之學問。相提倡。此種學問。上之旣不足藉以策名新朝。攀龍鱗而附鳳翼。下之亦不能邀宗族閭黨之譽。爲鄉邑之聞人。而又必嚴厲刻谿。以課心清淡儉薄。以約身爲名。爲利於己。於人兩無所獲。雖曰聖人可至。抑亦徒自苦耳。然而向風慕義千里。景從是固人心之不可誣。天良之大足恃。而要亦宋元以來。講學遺風。尙未盡歸於泯滅。道德之說。淪肌浹髓。功名利祿之觀。念猶稍受廉恥志氣節義之防。不至悉數潰決而蕩無一存也。康雍而還。專制日厲。朝廷猜忌之心。愈積而愈狠。禁網之布。亦愈張而愈密。彼講學者。必羣居則聚。徒結黨。安知其不謀爲反叛。當衆演說。安保其不肆口訕謗。亟宜鋤而去之。無俾易種。故講學一事。經數次文字獄。後遂絕迹於距今二百年之前。而今日之悼歎於人民道德之墮落。夫亦豈知芟夷蘊崇之非一日乎。是故欲崇道。

德。以。端。風。俗。斷。自。有。志。之。士。相。與。振。起。講。學。之。會。始。

講學會若何成立。則傲塾講之制。合一處官私學堂之教習。以組織之。夫昔日之塾師。大都三家村老學究耳。以視今日之教習。其識見之廣狹。學術之精粗。相判如霄壤矣。然昔日塾師。因其拘墟之故。猶有研求道德之心。篤實而不流於虛僞。今日教習。因其通方之故。未免誘引既衆。嗜好日多。視道德如弁髦矣。果能有講學會。乘夏令冬令或星期休假之餘閒。一爲提撕勸勉。取大易麗澤之義。收風詩切磋之益。漸而及於學生。及於社會實業之團體。將來效果。於國民道德之程度。必非淺尠。則虹玉此規約之意。其猶有可取者乎。爾誨遂爲之書後。以告有志之君子。

讀王棻友教童子法識語

安邱王棻友先生筠。爲清嘉道間名宿。深於許氏說文之學。余頃讀其教童

子法一篇。雖爲當時學舉業人而作。中有數節。頗足爲今日中小學校中充國文教員者取裁。亟錄出之。並加識語。以發其意。卽青年學生。有得乎此。於其自修。亦不無小補焉。

蒙養之時。識字爲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月字。卽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卽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爲切實。純體字旣識。乃教以合體字。又須先寫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講又不必盡說正義。但須說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此時合爲一句講之。自易領會矣。

識曰。今初等小學之教童子。但用課本授讀。每字之聲義。易於滑過。雖能背誦成句。還解成語。而其字固未熟識也。至長而讀書時。開卷之餘。因不識字過多。往往攢眉結舌。厭而苦之。勉強完課。致令小兒活潑之腦筋。變爲遲鈍。

如參酌某友之法。先將通俗恆用之字二千。略以純體合體爲序。務使識之爛熟。則異日取淺易課本觀之。恐有不待教習之講明。一讀而自解者。蓋以國人讀國文。患不識字耳。除深奧典故及專門名詞外。能識其字者。卽能讀其句。而知其意。誠以吾國語言文字。雖未合一。亦無大殊。不比外國文。位置排列。全然特異也。惟所識之二千字。必加選擇。將冷僻字概行刪去。方爲盡善。

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卽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經何名。某經作注者誰。作疏者誰。二十四史何名。作者之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卽有三百六十事。師雖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學矣。彼學生如聞一典故。卽逢人宣揚。將來必爲有才者。然間三四日。必須告以活典故。如問之曰。兩隣爭一鷄。爾知確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卽大才矣。不能知者。告以南史先

問兩家飼雞。各用何物。而後剖臠驗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

識曰。某友分別典故之死活。爲兩種教法。甚善。死典故。但用記性。活典故。兼用悟性。竊謂今日之教法。宜多開其悟性。三四日一次。似未足也。如言經而兼及所載之道訓。言史而兼及所紀之事迹。能令學生爲有興味之記憶。則死典故而活用之矣。近來學校中。不過守數冊課本。教習既未嘗以課本外一字。教及學生。學生亦以課本外。吾不知爲無愧。荒疏彘陋。怠忽因循。何怪國粹之日以銷亡。而社會程度之日以低落也。夫吾人固不必以如何博學期學生。乃并眼前之典故。而亦一無所曉。則將何以應用於事業乎。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蹏跳咆哮。不受羈絆。久之自必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且子弟之文。將脫換時。其文必變而不佳。此時必不可督責之。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譬如蠶然。其初一卵而已。漸而

有首有身。蠕蠕然動。此時勝於卵也。至於作繭而蛹。又復塊然。此時不如蠶也。徐俟其化而爲蛾。則成矣。作文而不脫換。終是無用才也。屢次脫換。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鈍師。當其脫換而天闕之。則戚矣。

識曰。某友此段。以過來人道過來語。最爲緊要。凡能文之人。未有不經此脫換一關者。且脫換非一次。或至多次。脫換期間。亦有長至一二年者。其時自覺運思甚拙。至不能成篇。卽成之。亦萬萬不如己意。此乃心力所到之境。才力不足以達之。正似顏子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同一光景也。凡靈妙界之事物。得有肯精思力索之人。此光景乃時時浮於眼前。詩文之外。若繁蹟之算學。奧深之哲理。宗教家刻厲之內省。無不有之。能脫換一次。能進步一次。而學生當其用功時代。一入於此。橫被阻力。易生灰心。則循循善誘。所恃者在其夫子矣。余曩充教習時。每有平素能文之學生。忽執筆終日。依

然白紙問之曰。今日不知如何思索不就。卽已莫明其所以然也。若遽斥其爲荒廢而然。此真不知文字之甘苦者也。

韓愈與李翊書云。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此昌黎自序其大脫換時期也。蘇洵上歐陽內翰書云。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未敢自出其言也。此老泉自序其大脫換時期也。自來文學家。無不經此一境者。

蒿庵閒話曰。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

紙並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並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資性卽中下。亦無不爛熟矣。

識曰。讀書連號法。乃宋元以來教子弟之舊法。程端禮日程亦用之。余幼時家塾中所教亦同。溫習之功既多。可以終身不忘也。自新學校制度起。每一課書。教習講讀一過。學生聽講聽讀一過。其義務已盡。卽與此課永無再見面之日矣。欲學生之能國文。非卻行而求前哉。七八百年經驗之良教術。棄若弁髦。徒羅列一種新名詞。以高談教育。其可憐也。

讀小心齋劄記識語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有數條頗足以資警惕者。錄之於後。

一條云。林平泉先生云。臨海金一所。僂居應容庵。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旣謝

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予自甲午三月。別許少微於春明門。至丙午秋。少微出江右。約予會於芙蓉湖上。劇談移日。予見其爲國民一念。津津不減當年。喜曰。今日依然是春明門許少微。他年再晤。須還我芙蓉湖許少微也。少微笑曰。男兒進德修業。會應日新。若只吳下阿蒙。何顏相見。予爲擊節嗟賞。此又百尺竿頭進步語矣。

矣。案今之名流。倏忽之間。改頭換面。使人不復憶其舊日面目者。讀此可以愧矣。

又一條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此詠石灰詩也。一條黑路兩人忙。未說相看鬢已霜。我去彼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此詠鋸木詩也。二詩不知何人所作。每誦前一詩。便覺志氣鍊

拔一切無能震撼我者。每讀後一詩。便覺萬緣都消。一切無能沾染我者。言近指遠。其是之類也夫。

按前詩用積極主義。是志士仁人語。後詩意外含諷。世之於利祿黑途中。扯拽一生。而不自知其頭之已白。方務進而不已者。可以鑒已。

又一條云。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此深識世故之言。愚謂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天下之禍也。小人之窮。君子之幸。天下之福也。有世道之責者。其尙審於早而慎於微哉。

案史氏之言。未盡也。小人恆能利用常人。以張其勢力。爲推翻君子之助。至號爲君子者。往往自以爲是。非惟不屑與常人居。且與他君子亦水火焉。歐

陽。永。叔。謂。小。人。有。黨。君。子。無。黨。自。余。觀。之。則。正。相。反。小。人。無。黨。而。君。子。有。黨。門。分。戶。別。意。見。各。歧。此。所。以。常。爲。小。人。所。乘。而。亂。事。遂。反。覆。相。尋。而。不。已。嗚。呼。自。宋。以。來。世。變。不。同。而。其。根。本。皆。由。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其。可。哀。夫。又。一。條。云。丙。戌。秋。予。入。京。補。官。婁。江。王。相。國。謂。予。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否。予。曰。願。聞。之。相。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爲。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爲。是。不。亦。異。乎。予。對。曰。又。有。一。異。事。相。國。曰。何。予。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爲。是。相。國。笑。而。起。

案一國之是非。人民主之乎。廟堂主之乎。專制國之習慣。人民不與廟堂同。其是非。謂之叛逆。而共和國之憲章。則政府不與人民同。其是非。謂之叛逆。然無論專制共和政府。人民是非相合者。其國治。政府人民是非相戾者。則滅亡隨之。然則是非者。固人民民主之非。廟堂或政府主之也。而或者更欲強。

制人民之是非。以從執權者之意見。則其禍更甚矣。

讀李恕谷家族分居說識後

余既提倡小家庭之說。而摧破中國二千年來相傳之家族主義。以謂行家族主義。使人人不知獨立之可貴。自由之可寶。習爲依賴惰懶成性。遂至農工商賈無一可冀進步。其禍中於國家社會。故家族制度不革除。我國必永爲退化之國已。然論者或斥爲義近反古。今讀李恕谷年譜。則恕谷於二百數十年前。已先得我心。且其所陳。皆古義也。錄其說於下。以張我軍。

李恕谷年譜卷四乙酉年條下一則云。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豔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者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使財司於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以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病藥餌。

必不能盡白家主。家主卽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其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况庸情人衆推諉，必不勤膜視公物，必不儉，甚至攘公爲私，則壞品啓爭。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離叛，可想矣。是尙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舍，實爲定禮矣。惲鶴生原注云：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則貴賤皆分也。本條下又一則云：七月思先人泣下，語諸弟云：父子兄弟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口衆多，養缺教失，立見可虞。今使汝等分居，各自立業，以習勤儉，燕客禮儀，饋遺祭享，皆我應，各善爲之。卽以上所記觀之，可見恕谷當日之見解，已有反對家族主義之意。且以爲不僅如古制之異宮，更宜分居以求自立。語其諸弟躬實行焉，恕谷承習齋之傳，不愧一代名儒。取爲吾人分立小家庭之根據，論者其可以無譏矣夫。

韓昌黎南山詩書後

少陵北征。昌黎南山。後人均推爲傑作。潛溪詩話云。孫莘老謂北征不如南山。王平甫謂南山不如北征。各不相下。時黃山谷年尙少。適在座。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南山雖不作可也。其論遂定。余謂不作可也。之詩。豈惟南山哉。亦豈惟詩哉。凡但求工巧。其字句而初無關係於世故者。皆不作可也。之類而已矣。以是論吾國之文。則古今來汗牛充棟之別集。當拉雜摧燒。其大半是誠吾國文學界澈底澄清之一大事也。

顧亭林日知錄云。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

篇多一篇之損矣。余謂宋玉登徒之賦相如。封禪之頌非惟不作。可直是不可作。而此種文字流毒於後世。文人心術間者。至深極固。壞風俗禍國家。數千年而未已。固亭林所謂多一篇多一篇之損者。斯乃摧燒之尤亟者也。

文之爲用。主乎喻人。而吾國之文。主乎炫己。蓋自漢以還。上世之階級主義。破而流。品主義興。非文士不得爲高品。爲上流。有文學者。世主又時時矜寵之。遂更受社會之歡迎焉。故凡晉身起家。榮宗耀祖之希望。靡不於文學是賴。而文之性質。乃大變不以之紀事達情。適如其分。務令雕飾章句。顯其才思之精。學問之博。以弋取一時之名譽。彼六代之浮華靡麗。起六代衰者之矯。以古奧奇崛爲文。不同用心於炫己。則一也。嘗謂駢體家之句句比附古事。古文家之語語摹倣典謨訓誥（如昌黎平淮西碑之類）譬若曩年拳匪之亂。其首領高坐堂皇。調遣徒衆。卻不作尋常言語。悉以一二簧調高唱而出之。與戲劇中無異。可

笑孰甚焉。後之君子誠欲推喻人之本旨爲吾國文學家作正本清源之計。其亦知所從事矣。

沈闈齋勵志錄云。後世多訾議王弼州文字。然弼州氣節才品極高。其扶持楊椒山一節。已足見其梗概。非震川所能及。震川文雖淡潔。然議論不足以明道。而紀載無關於治亂興亡之迹。則亦尋常應酬之作耳。其中豈有物哉。又云。震川自言少好司馬子長書。而平生遇無可當意之人事。不足以發揮其奇。惟沾沾以張貞女篇爲得意。竊意兩宋以來。若濂洛關閩之理學。韓范富歐之事業。李綱之爲相。岳飛之爲將。文天祥陸秀夫之盡忠。卽論有明。若劉誠意方正學于忠肅。卽論同時。若楊忠愍輩。何必不如秦漢人物。豈不足以發揮筆墨。而集中無一傳焉。卽其所作祭楊忠愍文。昧昧黯黯。殊不肖其爲人。卽使震川爲數公作傳。亦未必能寫其忠烈凜凜有生氣。要之古人之文。明道紀事。二者而

已。舍。是。二。者。而。徒。欲。以。空。言。取。勝。難。矣。哉。余。謂。應。酬。之。作。空。言。取。勝。八。字。切。中。爲。唐。宋。八。家。古。文。派。者。之。病。震。川。酷。嗜。歐。曾。以。上。希。龍。門。但。知。一。唱。三。歎。爲。文。中。之。極。則。平。生。以。文。爲。文。初。不。悟。文。外。尙。有。事。在。也。故。其。集。中。太。半。在。不。作。可。也。之。列。蓋。舉。業。家。之。眼。光。不。過。如。此。闇。齋。理。學。名。儒。與。張。儀。封。朱。高。安。相。伯。仲。其。譏。之。也。宜。矣。附。記。其。說。於。此。以。爲。論。文。者。之。鵠。非。有。意。於。掊。擊。昌。黎。貶。抑。震。川。也。

古權夕簡卷四

陌誨雜著第二種

論春秋與其讀法

春秋一書。於歷史家。乃表譜類。非傳記類也。司馬遷作史記。有十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依春秋二字之義。則春秋者。亦年月表耳。觀三代世表序云。自殷以前。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此春秋爲年月表之證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太史公續春秋歷譜。至周厲王。唐司馬貞索隱引劉杳云。三代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譜起周代。鄭樵通志年譜序引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所謂周譜。卽史公之春秋歷譜。此周譜亦有春秋之名也。春秋既是表譜。比於今人之大事紀。其紀事簡單。自爲當然。知此而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譏。可以不作矣。試以

春秋用表譜之法寫之。

元	年	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 父盟於蔑	夏五月鄭伯克 段於鄆	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桓公 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 於宿	冬十有二月祭 伯來 公子益師卒
---	---	------------------------	---------------	--	-----------------------

二	年	春公會戎於潛	夏五月莒人入 向 無駭帥師入極	秋八月庚辰公 及戎盟於唐 九月紀裂繻來 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 於紀 紀子帛莒子盟 於密 十有二月乙卯 夫人子氏薨
---	---	--------	-----------------------	---------------------------------	---

桓譚新論曰。春秋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而不能得也。夫孔子作春秋。不能獨立。乃必待傳而後能知。何耶。惟春秋乃紀大事之年。月。表其詳。則在史庶乎可通耳。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可見孔子作春秋。自據有史記。與三代世表所云。因史文。次春秋相合。孟子亦云。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春秋所取者義。而所因據者史。史非卽春秋。春秋實就史而爲之。年月表以挈其綱領。而著其義法也。史之名古矣。而又有春秋。非獨魯有之。如墨子所言。有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燕之春秋。以及百國春秋。可見春秋爲史之一種。卽史表也。大事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非謂魯有此二書。卽周禮盡在魯。各國多有春秋。此何足矜。宣子此指。乃魯春秋之內容。可以見魯爲秉禮之邦耳。春秋既是史表。孔子取而修之。於筆削之中。見褒貶之義。史之事實。

如彼而春秋之主文如此則可以明是非之所在與好惡之所從矣故曰吾欲託諸空文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向疑詩亡與春秋何涉其實詩亡者謂世衰道微風雅不作人懷苟且輿論消亡也詩亦太史所掌毛詩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可見詩之爲物皆一時朝野人士用以發表其是非好惡之公爲當日輿論之代表也自東遷而後政教陵替此種清明之輿論指導日以泯滅縱有轅軒之採亦且無復可觀於是春秋繼作乃以儒者之正論寓於筆削之間以代之借文字之威權維持世道人心於不敝故曰詩亡而後春秋作此春秋爲孔子救世之微意也未修之春秋與晉乘楚禱杌同等孔子修之其所謂義別是

非明好惡春秋之義卽詩之義也。

春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載於論語惜論者忽略孔子之自言遂不能不迷於後人穿鑿附會之說矣論語載孔子自言春秋之大義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謂春秋以前王綱未墜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而天子禮樂征伐之權遂下移於諸侯於是託始隱元而春秋以作也曰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謂春秋中葉五霸迭起而不久卽衰大夫乘權亦興替無常迨春秋之末遂至陪臣得志十世五世三世競奪相尋民何以堪疊言希不失矣語意悲愴孔子言此蓋嘗總覽春秋全局而爲之廢書三歎可想見也乃又提出兩點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春秋之大患卽是政在大夫孔子生平所深惡痛嫉卽是各國大夫專政以致禍亂不

已故政不在大夫則春秋可以無作今春秋之作實爲庶人議政孔子以布衣之賤而藉文字之予奪以表輿論之黜陟創前古所未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誠以春秋爲第一部發揚民意之書以匹夫之末議而代王者之大柄者知我罪我云云凜凜乎不得已之苦衷有深懼焉亦有深慨也故能解此章可以讀春秋矣若祿之去公室一章專爲魯事而發當亦作春秋時之論斷編論語者連類記之耳

荆公斷爛朝報之說不過襲桓君山之意而甚言之其實正自不然蓋春秋條文誠屬簡單於事實之本末固所不詳而讀之已可以見二百四十二年間時世之變易與各國治亂興亡之故如孫樵讀元雜報雖寥寥數十條旣無首尾亦無時代而孫氏卽其所載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

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觀之決其非記近日事然則讀春秋者固將於屬辭比事之外而心領神會於當日全部之背影矣國語稱司馬侯對晉悼公欲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而卒薦羊舌肸習於春秋此指未修春秋而言其善行惡戒已昭然臚列而況經聖人之筆削者哉故以孫可之讀開元雜報之法讀春秋雖春秋無傳可也孫氏讀開元雜報完全與杜甫憶昔詩同意杜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云云杜甫於一二民事瑣屑上慨歎今昔之盛衰孫樵於一二政府舉動上著見前後之不侔皆論史者上下古今應有之眼光也以是而讀春秋則庶可窺見聖人述作微意於萬一乎

司馬溫公之稽古錄。本爲歷年圖。自周威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周顯德六年。其序云。今自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大小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舉其大要。以爲圖。每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爲五卷。命曰歷年圖。庶幾視聽不勞。而聞見甚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知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云云。今觀稽古錄。年經。月緯。屬辭比事。實與春秋之紀載相似。溫公原倣春秋。亦可以知春秋者。固孔子之所修訂。自隱元至哀。十四之歷年圖也。春秋本是史類之表譜。僅以聖人作之。故人不。敢。以。歷。年。圖。爲。比。而。春。秋。之。有。用。乃。轉。不。及。稽。古。錄。矣。

左邱明之生平及左傳攷

春秋一經。余旣證爲表譜。至其書法有何義例。乃專門名家之研究。吾人鹵莽讀之。往往作季路氏「有是哉子之迂也」之歎。然自孟子太史公以來。其說

卽已如此。不敢強不知以爲知。祇得姑舍是而已。至於左邱明生平。則有史實可攷。今條繫於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貶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按觀史公之文。當注重者有三點。一孔子所次。爲魯之春秋。但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以博證據。故須與魯史家同往。卽左邱明。二史公稱魯君子左邱明。知左邱明並非孔子弟子。三云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左邱明所著錄。卽與孔子西觀周室所得之史記舊聞。此三點當於下文詳證之。

左傳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按此觀周篇。乃真家語。嚴彭祖爲董仲舒再傳弟子。而稱引家語。謂左邱明作春秋傳。蓋其時。今古文之爭未起。故無左氏不傳春秋之說。猶是公平之見也。則左邱明與孔子如周觀史記之說。固確實不可誣矣。

漢書藝文志云。周室旣微。典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按此可見左邱明之作傳。乃論其時代之本事。而所謂安意失真者。亦是恐失本事之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左邱明所論。乃事也。史文也。非義也。劉歆引傳解經。乃竄入書法。左氏所重。並不在此。平心而論。春秋時代。若無左傳。則二百四十餘年事迹之昭晰。能如今日乎。至春秋之義。左邱明殆以讓諸異言之弟子矣。

根據以上三條。吾人肯定左邱明是魯國一少年史家。而不在聖人門牆之列。嘗與孔子同乘。如周爲孔子搜集史記舊聞之助手。其人學問淹博。品行伉直。皆有可觀。故論語亦亟稱之。蓋孔子晚年所得可造之英才。周魯往返。深知灼見。故不覺推心置腹。而極口贊揚。一則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再則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或以爲此。左邱明必別爲一人在孔子前。是祇許孔子尊崇前輩。不許孔子獎借後進也。迨孔子旣沒。而當日所搜集之物。

尙爲左邱明所保存。故有弟子口傳失真之懼。則其時已距獲麟後數十年。邱明亦已老矣。故左傳之作。猶及魯悼公趙襄子之卒年。意其高壽。當與卜子夏相等矣。是左邱明之生平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按此蓋左邱明耄年之事。耄而失明。乃理之常。國語之初。疑爲當日纂輯之原本。如資治通鑑之有長編。卽與孔子同觀周室及生平搜集所得者。迨全傳旣成。此書可廢。而尙有時代不合。或重複不同。未及採入者。棄之可惜。遂彙訂以成國語。故左傳編年國語分國。乃未成時之舊形也。史公必謂失明之後所作。無他佐證。然旣爲左傳之餘。則爲出於左邱明之耄年。固非甚誤也。

始疑左邱明者。爲唐啖助趙匡。宋人因之。列舉於後。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引啖子曰。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廢興。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世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及晏子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序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况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意。亦以原情爲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未釋者。抑爲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

按啖助謂左氏原得數國之史。而作傳則出於後學者。並附益之以其他諸

書其說毫無憑證。太史公謂春秋之義口傳不欲形諸竹帛。而啖氏則以推諸左傳亦屬鑿空之論。蓋自史記而後疑左傳非左邱明自作者僅此而已。啖趙之說又引見六經輿論（詳後）。

王厚齋困學紀聞云。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自注云。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爲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爲依託。

按王介甫左氏解。今已無傳。不知十一事如何。其實左氏作於春秋後六國前也。

葉石林春秋考云。春秋終於哀公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辭及韓魏智伯趙襄子之事。而名魯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爲經而續之。知孔子者固不敢爲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魯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辭。僅以哀公遜於越。盡其

一世之事爲經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爲最遠。而非止於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長久乎。以左氏爲左邱明。自司馬遷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必其說。今考其書雜見於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也。

按子夏在孔子厄於陳蔡時。已以文學名。其時孔子年六十三。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年祇十九歲而已。以例左邱明。以少年而與於論史。記舊聞。亦何足怪。特不知視子夏孰先後耳。子夏後爲魏文侯師。樂記載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是在文侯已立之年。故史記年表記文侯受經子夏。在威烈王十九年。是時子夏年已百有二歲。誰謂左邱明獨不能如斯長壽乎。左傳及趙襄子爲最遠。趙襄子卒於威烈王元年。是時子夏年僅八十三。則左邱明卽不如子夏之長壽而亦可逮及矣。石林文中著非弟子三字。

意謂左邱明當孔子時。如果年少。卽當爲弟子。如子夏者固弟子也。其實左邱明卽不爲弟子。亦何害於爲聖人所賞識。豈若後世之私心。必拜老師。乃始引而近之哉。（史記魏世家載文侯受經于夏。在安王二年。則子夏當百有九歲。是時魏文爲侯已四年。）至謂左氏紀事。在秦孝公以後。則指「虞不臘矣」及「不更庶長」之類。辨見後。至俞正燮癸巳類稿。以爲左氏作傳。欲免時難。隱其書而不宣。（見漢書藝文志）獨授曾申吳起。（見經典釋文序錄）書傳附益。古多有之。左氏可以續經。曾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如俞氏言。則年代之說。更無置喙餘地矣。

鄭漁仲六經輿論云。（此書舊題鄭樵四庫總目以爲宋末人依託）啖助曰。論語所引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邱明。非也。趙匡曰。公穀皆左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邱明乃孔子以前賢人。

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以左氏傳質之。則非邱明也。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若以爲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歿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汝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掌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始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狙詐。真遊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燔猶。拾潘等語。則左氏爲

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驗。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

按啖趙之說。不過臆斷。輿論八驗。亦無一讎。其第一驗。以年代爲言。觀上駁葉石林語。已可證其非。孔子歿下距趙襄子卒。僅有五十四年。亦無七十八年。第二第三不更庶長之官。名臘之祭。安知此官名非秦固有之。(見後攷爵級之法。借曰孝公。決非孝公所特造。至臘爲蜡之異名。蜡祭始於伊耆氏。豈創自秦惠王乎。張守節史記正義。說始臘爲始效中國爲之。閻百詩古文尙書疏證云。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始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此說可謂辨矣。第四第五兩驗。皆左氏無明文。竊意古來學說。必遠有師傳。鄒衍終始五德之說。必非全出鄒衍所獨創。則何害春秋時代。已隱約有此論。堪輿之書。見周官禮保章氏。鄭注所引。此緯書之流。其所列十二次。適以大梁爲趙。然大梁實與其他星紀玄枵等。同爲天度之名。與

地名之大梁無涉也。又况寃左氏爲準堪輿乎。第六驗言古無騎兵。猶可說也。遂不許個人騎馬。豈爲得理。何不曰。馳馬試劍。始於滕文公乎。第七驗以有遊說文爲證。是謂左氏所紀皆由杜造。故不覺帶出時代。上縱橫捭闔之。慣技而呂相並不絕。秦聲子亦未說齊。否則國史所載絕秦之文。說齊之語。何爲棄之不錄。而特爲重作一篇。以致露出馬脚哉。推此以言。上文第二第三驗亦必當日並無不更。汝父及庶長鮑與武帥師之事。否則汝父與鮑武自有原官。何爲誤以後來之秦官。官之乎。此皆必不可通者也。第八驗以載楚之方言定爲楚人。吾以爲左氏亦載吳之方言。當爲吳人。更載越之方言。可爲越人矣。

要而言之。啖趙葉鄭之疑。俱非徹底。至清人之自命爲公羊家。而欲重理左氏不傳春秋之舊案者（劉逢祿輩）則更異說紛如。甚至謂左氏春秋祇當如

國語。而今之左傳。則皆爲劉歆所竄亂。（梁啓超說）此其偏見。更不足置論矣。

今人讀書於躬行之學。極力排斥宋儒。而獨於盲目的疑古。則專效法宋人。深願青年學者無墮入此惡道也。

附攷

孔穎達左傳正義云。據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案傳。此有不更女父。又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非是商君盡新作也。今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列序爵一級曰公士。至二十徹侯下。

但言皆秦制以賞功勞。並無商君制定之文。史記商君列傳言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不言定二十級。觀第十九級。關內侯之名。似當在始皇既并六國之後。在孝公時。似不當有此。蓋正義據漢書稱云云。乃孔沖遠以意附合。其實誤也。史記秦本紀言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其事在孝公即位前六十四年。豈得謂孝公時始有庶長。耶。六經輿論之說。蓋又爲正義所誤。

再附攷

史記言左氏春秋。藝文志言春秋左氏傳。則似左爲左邱明之氏。而邱明則其名也。然史記又言左邱失明。如果邱明爲名。太史公割裂上一字以合其氏。而稱之。實爲不辭。然則左邱明當氏左邱而名明。其但著左氏者。省文便稱。如吾人於歐陽修。但言歐公。是也。亦可省左稱邱。如漢書藝文志後漢書

范升傳但稱邱明。廣韻引風俗通以邱姓爲左邱明之後。是也。或引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以左爲官名。然左史以史爲主名。去史言左。則官之以左右名者。如左師右師左行右行左尹右尹之類多矣。豈得去史而存左乎。或謂左氏旣氏左邱。當如公羊穀梁之例。何以獨省邱而言左。古人雙氏。或省或不省。恐無一定義例。如段氏亦段干木之後。見廣韻引風俗通。不必據此而遂謂段干木乃姓段名干木也。（見史記集解引風俗通注）

論史料證以左氏春秋與國語

史料二字。始於近代。古人雖有其事實。而未有此名詞也。自此二字之發明。以讀古書。似可得無數特別之解釋。寒燈夜坐。演繹其義。偶成此篇。不過借左氏春秋爲舉隅。未能原原本本。詳稱博引也。貽諸好學深思之君子。因端竟委。或亦少有裨益云爾。

昔鄭漁仲作六經輿論。證作左氏春秋者。爲六國時人。非論語孔子所稱之左丘明。其中有二條云。一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自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又左氏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一今案漁仲之說。乃侮辱左氏春秋之史料。謂出於憑空杜撰也。否則麻隧之戰。所俘獲爲不更女父。櫟戰帥師者爲二庶長。一鮑一武。又虞不臘之語。出於晉獻公時代卜偃之言。皆左氏所採史料。當時之記載。非出於左氏之自己。假令以此定左氏果爲六國時人。則必兼定此史料亦爲秦孝公秦惠王後所僞造。而且此僞造者。乃一毫無知識之人。故以後代之官名。祭名。羸入而不自覺。有是理乎。凡作史者。以搜輯史料爲第一重要。左氏固春秋以後人。而所搜輯之史料。決當爲春秋時代之產品。方可依據。例如漁仲作通志。所紀史實。萬不能以宋以後之文字。竄入其間。此等常

識。曾。謂。左。氏。而。無。之。故。祇。應。據。左。氏。有。不。更。庶。長。而。知。此。二。官。名。不。始。於。秦。孝。公。據。虞。不。臘。而。知。中。國。原。有。臘。祭。秦。則。始。於。惠。王。十。二。年。此。則。史。料。之。說。足。以。解。決。之。者。也。

作史先集史料。孔穎達左傳疏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徐彥公羊疏引閔因序云。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合此兩文觀之。可見孔子當日所集史料甚富。而與聞乎修史之事者。又有子夏等。不僅丘明而已。惟春秋之經。爲孔子所手訂。故史記孔子世家謂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知春秋之傳。雖以左氏署名。故號曰左氏春秋。而其實。固爲子夏之徒所相共贊助而成者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泐。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刺譏。褻諱。搯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上言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卽孔子與丘明子夏等搜輯史料事。迨孔子既成春秋不久。孔子歿。然此史料具在。不容異端妄說。故下言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謂整齊當時與孔子所得之史記舊聞。而具論其語。以作成一書。則左氏春秋是也。

世謂杜甫詩無一字無來歷。余謂作詩在於發表。一種思想與感情。不妨獨創。不必字字皆有來歷也。惟作史則不然。必須字字有來歷。求其不誣古人。而足以傳信。後人必無獨創之理。所謂來歷者。卽史料而已。左氏春秋之原有史料。今雖已不可攷見。然讀晉書束皙傳。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

或曰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中有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語。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記汲冢書亦言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云云。以今論之。此師春一卷殆卽左氏春秋所據之史料。而左丘明散之於各傳之間。非如杜預所云由師春抄集左傳而成書也。左氏記卜筮事。原本師春。則其他記載自當各有依據。惜古書湮沒如夏殷之無徵耳。

國語一書疑亦當時所得之史料。本自國別爲編。計凡周三篇。魯二篇。齊一篇。晉九篇。鄭一篇。楚二篇。吳一篇。越二篇。卽所謂百二十國寶書之屬。而由左氏合之以傳於世。遂爲左氏春秋之附屬也。證諸晉書束皙傳所載汲冢書目。亦有國語三篇。言晉楚事。則知春秋時代所流傳之國語固尙有在左氏所集合。二十一篇之外者。而其名亦爲國語。足見國語之名並非左氏所特題也。後漢

書班彪傳謂彪作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櫛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卷。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櫛杙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是班彪已誤以國語爲左丘明所撰。與左傳同異之書。而不識其爲史料之原本矣。至韋昭作國語解序。又謂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自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美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於是國語復蒙春秋外傳之稱。而史料之說。乃爲千古未發之覆矣。

讀王氏詩攷

齊魯韓詩。至漢後寢衰寢微。而至於亡。惟毛獨存。余嘗疑之。使齊魯韓之說。詩

果勝於毛。何以三家。具在時。竟無人好之。而令其失傳乎。豈當時之人皆盲目。無心肝。但知存毛。而不求比較優勝之三家乎。凡孤本古書。藏於秘府。民間講誦者鮮。則一經鼎革之亂。圖藉散失。易至亡佚。若家絃戶誦之書。則不然。三家詩。在漢代。皆立博士。傳授最盛。何以甫及晉宋。而齊魯先絕。韓亦隨之。得無前者。僅以利祿爲之維持。而劣敗之故。在其本身耶。鄭康成博綜今古。曾受韓詩箋詩。宗毛而不宗韓。詎漫無別擇耶。晉後說經家集解之風盛行。何晏之於論語。杜預之於左氏。范寧之於穀梁。皆是詩學至顯。獨無裁四家爲一編者。何也。自宋王應麟後。競輯三家詩單文隻義。十一千百。謂之抱殘守闕之盛心。則善矣。要使三家不亡。轉不能得此於學者也。此亦千古之疑案也。

跋孔子家語與列子

孔子家語。漢書藝文志本有二十七卷。王肅所傳家語則十卷。四十四篇。自唐

以來。卽謂是肅所僞造。孫頤谷作家語疏證。取肅所自剽襲之古書。一一檢出。以發其真贓。然錢廣伯不以爲然。謂漢志二十七卷。似卽二十七篇。王肅不過增多十七篇。如梅賾古文尙書之例耳。肅時去漢未遠。二十七卷之本。未必已亡。若肅書完全與古本不合。必不能通行。肅本而使古本泯滅。惟因古本卽在肅書中。故此傳而古本始逸。余按錢氏之說極是。肅僞撰後序。託諸孔安國。明云孔子家語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又云。於是因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據此。可見散在人間之本。卽是古本家語。而肅本則託爲安國所撰。次共有四十四篇。較古本爲多。而文辭增損亦自不同也。肅之自供如此。又何疑乎。

不但家語卽列子亦然。列子爲張湛所傳。疑卽張湛所僞。然非完全皆僞也。張

湛作序亦自言之。上言家傳出於王輔嗣。藏書中有列子八篇。下言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獲全備。云云。則此書的是。張湛依漢志八卷輯成。楊朱說符定爲舊本。所固有其餘。則有可疑。不然。四卷六卷之本。何不一一說其篇目耶。

家語列子皆有真本。倘作僞者未見真本。而鑿空杜撰。一旦真本發見。豈不心勞日拙乎。故吾意家語列子之中。定自真僞雜糅。而後得售其術也。

跋至游子

四庫存目至游子提要云。宋曾慥號至游子。慥嘗作列仙傳。蓋亦好爲道家言者。則似乎此書爲慥作。然攷玉芝篇稱寶元中。則爲明人。疑卽姚汝循所爲也。云云。今按寶元爲宋仁宗年號。不知四庫何以據此定爲明人。其說殊繆。此書

當爲慥作。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道樞二十卷。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無所發明。獨黜采御之法。以爲殘生害道云。疑此書卽道樞也。黜采御法。今在容成篇。惟道樞卷帙較多。豈爲後人所省併歟。

讀崔東壁洙泗攷信錄

崔東壁勇於疑古。遂爲近人所稱許。相與效法之。寢至古書無一不可疑。余讀其書。則覺其所攷信者。固未見致確也。如洙泗攷信錄疑論語後五篇之多爲張禹所羈雜。非古論語之舊。而尤以公山弗擾及佛肸兩章爲堅證。崔氏謂孔子不當應叛人之召。此固後世儒家之正論。非獨崔氏爲然。惟論語本文已說明孔子欲往之意。而崔氏猶不愜心。然此種辨駁。俱屬空言。永無是非可定者也。今姑不具論。論其攷證弗擾事。崔氏云。

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拋國君而佐叛夫。……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仇孔子也深矣。

按此段之繆。由於誤以費叛與墮費反抗爲一事耳。攷諸史記。費叛在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至墮費之反抗。則在定公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定公九年之費叛。爲叛季氏。與十二年之費叛不同。太史公明言之矣。曰。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一可見。此次公山不狃黨於陽虎。而所叛者。乃季氏也。迨定公十二年。墮費之役。公山不狃與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爲反抗之計。則

公山不狃已仍爲季氏宰。不狃固反覆小人。然決不能合二事爲一也。崔氏云。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乎。

此實誤認叛季氏爲叛魯也。公山惟叛季氏。並不叛魯。故其叛也。恐亦不移時。而卽如近世獨立者之宣告取消。而仍爲季氏臣。崔氏云。

使費果以九年叛。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乎。

此亦不明當日情勢之言。如果其說。豈但費非季氏之邑。公山弗擾亦何能率費人以反抗魯之墮費乎。

以上公山弗擾之事實。崔氏之說似未足據。至於佛肸之事實亦然。崔氏云。

佛肸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新序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

「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安得有召孔子事乎？」

按此亦以史記證之而知崔說之誤也。史記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據太史公所言有兩證焉。一此爲趙簡子時代之事。並非趙襄子時代之事。簡子伐中牟。在哀公五年。左氏傳云：「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下距孔子之卒。尙有十一年。佛肸得召孔子。一證也。又其一。則佛肸爲中牟宰。其時中牟尙不屬趙氏。疑是范中行之邑。佛肸則范中行之臣。因范中行已亡。而簡子又伐之。遂據邑以叛耳。自論語僞孔注以「佛肸爲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世遂誤謂其叛趙氏。指襄子初立中牟之叛以實之。繆矣。二證也。其實韓詩外傳新序所載趙襄子初立中牟之叛。乃又爲一事。與佛肸無涉。且外傳云襄子五日而次之。則五日之間。奚暇而遠。

召孔子乎。惟史記序佛肸事於孔子在衛之年。則當在定公之末。與左傳趙鞅圍中牟之年不合。然史記既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則其時中牟之伐非有兩次。自當以左傳哀公五年爲可信也。

孔子之見南子。與其欲應公山佛肸之召。本爲論語中大可疑之點。自王充一問而後。久已無人能解答之。如崔氏讀書之法。凡遇可疑處。卽斥爲後人之附會。凡攷古者於他書。則多府獄於劉歆。今崔氏在論語。則府獄於張禹。便捷則便捷矣。其如過於武斷。何。余非謂論語之皆可信。及孔子之實有是事。而必勉強爲聖人說圓其理。不過謂崔氏所以證成其說之根據。實未足稱爲充分而已。

書歐陽修伶官傳序後

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序。各種古文選本俱有之。可稱家絃戶誦之文矣。友

人某君讀至一夫夜呼以下數句。所謂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云云。欲求其事實。徧檢本傳無有也。更檢莊宗紀亦不載。質問於余。余曰。此事詳見薛居正舊五代史。歐公作新史時。或以其不便於行文。故特鍛鍊爲簡淨之句。入於序中耳。某君因取薛史莊宗紀。諷誦再三。曰。此段文字最佳。使人感慨無窮。不知歐公何以刪去。倘非舊史尙存。則誓天者誰。斷髮者何人。泣下者又何人。且其前後尙有爾許事實。後人均不能知。悉供簡淨二字之犧牲矣。余曰。古文大家爲便行文計。凡事實之不合於文字者。直芟薙之。自韓昌黎平淮西碑以來。無不如是。試思雪夜入蔡州。是何等奇偉的戰績。尙不能溷其筆端。此乃大家作文之祕訣。祇注意於其行文便利。而事實則在所不顧也。不意後世猶有愚夫如君者。仍欲於文章之外。搜求事實。須知天人人可誓。髮人人可斷。泣下自然沾襟。顛預讀過。管他則甚。此文妙處。在前面一句何其盛也。後面一句何其衰也。語

氣抑揚。表出一種唱歎之神韻而已。某君大笑曰。謹受教。今而後。吾識大家之古文矣。

今鈔薛史莊宗紀一段。以備讀伶官傳序者之參攷。

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禁。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盜賊蜂起。總管迫於亂軍。存亡未測。今訛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予已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茲危蹙。賴爾籌謀。而竟默默無言。坐觀成敗。吾在滎澤之日。願單騎渡河。訪求總管。面爲方略。招撫亂軍。卿等各吐胸襟。共陳利害。今日俾予至此。卿等如何。元行欽等百餘人垂涕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亂之時。不能立功。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效。以報國恩。於是百餘人皆援刀截髮。置髮於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

觀以上之文。則歐公序中。君臣相顧。不知所爲。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數

句方有着落。

古書言君臣有廣狹二義攷

古書言君、臣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君、臣專指國君與其羣臣言之。而廣義的君、臣則社會中凡上級之與下級皆君、臣也。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似當屬於廣義的君、臣。定公所問者蓋一國上下關聯之大法，非問自己如何使臣及其臣如何事己也。孔子以禮與忠爲準，則亦屬泛論之如此。不與定公自身相涉。又若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亦爲廣義的君、臣。君君、臣臣是社會父父子子。是家庭。故景公答語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言齊國之中如此，則必亂，亦不與景公自身之君或不君有相關也。以此而推古書言君、臣屬於社會的居多。古者卿大夫士皆在家邑而爲君，後世則上

司下屬亦君臣也。證諸世說新語方正篇。則六朝時人猶用此義。其文云。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卽去。武帝聞尙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此所謂君臣之好。卽上司下屬之情誼也。向雄所言出於檀弓魯穆公與子思之問答。然則檀弓此節所謂舊君反服亦廣義的君臣也。此種廣義的君臣。則莊子所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國語晉語云。欒懷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

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敢不君之。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據此。則大夫稱君。與主於家。其君臣之義。不爲一國之君所奪也。近世生物學家。謂蜂蟻之社會性。最爲發達。以其能分工而合作互助也。古人對於蜂蟻。則深美其有君臣之義。其理至確。蓋有君臣之義。而後能團結爲一。各事其職。階級分明。秩序不亂也。然則今人所謂社會原理。卽古人所謂君臣之義也。呂氏春秋恃君覽云。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猶且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耶。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是呂覽以爲有。

羣則有君。君出於羣，亦有君。乃有羣，羣利於有君也。故漢儒詁君爲羣（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白虎通德論並同）而以社會基礎建立於君臣之義之上。所謂君臣之義者，重在義之精神，不重在君臣之形式也。故有君（此君無論爲何種形式之君）卽有君道以範圍之。有臣（此臣無論爲何種形式之臣）卽有臣道以策勵之。君不盡君道，謂之無道之君；謂之君不君，臣不守臣道，謂之無道之臣；謂之臣不臣，君不君者，獨夫之桀紂也。人人得而誅之，臣不臣者，國有常刑，更不待言矣。故君者一羣之領袖，爲全羣服務者也；臣者分君之服務，卽其所以事君者也。故君之服務對於全羣負責，臣之服務對於其君負責。故曰：事君不曰事羣也。恃君覽又云：聖人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爲國長慮，莫如置君；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蓋至於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而本以利羣者，反以害羣矣。

民國成立，所推翻者，皇帝之名號，與其專制耳。吾人苟非無治主義者，則君臣之形式，雖變而君臣之義，猶在。以非是不能組成政府也。且今者全國之騷擾無已，或者係於此義之在人心，失其威權，遂有不軌則之亂動，無法制止耳。譬諸一公司，其總理貪冒猥瑣，不能駕馭羣執事，其羣執事遂各逐其利之所在，而惟力是視，以乾沒其貨物與資本。此公司之不失敗，幾何？欲救其弊，在總理得人，有統攝之權，而羣執事聽命以盡心於其職務，是亦社會中之一種變形的君臣之義也。然則今日之救國政策，亦視此公司可矣。

民主政體之三大信條：（一）由民而出，（二）爲民而設，（三）依民以行也。古代天生民而立諸君，其天立主義自與第一信條不符。然自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言之。如孟子所說堯舜禹之故事。則天立者不過推而託之於天耳。其實際則民立也。至第二第三信條。則古學說與今並無違反。且時時互相發明。如從古無民忠於君之說。而有君忠於民之文。左傳云上思利民忠也是矣。故臣當忠於君。君當忠於民。民當忠於國。古人言民者君之本。《春秋穀梁傳》君之體。《春秋繁露》民非君之臣也。必策名委質。方謂之臣。則有助君行。政作其股肱耳。目之義務。乃臣而非復民矣。故詩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斥爲非。是由此可見倫理學說之有君臣。初不與民主政體相抵觸。又何不可提倡之有乎。

莊子所述孔子與老子之學案攷

一 莊子叙道術不及孔子

莊子天下篇列舉古之道術所在。其在於度。其在於數。其在於詩書禮樂。而後

繼之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則又繼之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於是乃序次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更及自己與惠施。皆道術既裂之後。得一察焉。以自好者。故於每一家必曰。古之道術有在乎是者。某某聞其風而悅之。此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者也。然獨不及孔子。何哉。夫莊子一書。言孔子言仲尼者甚多。或褒或貶。不一而足。似其生平所最喜援引。以甄明道術者。獨於此不及焉。其擯孔子於百家之外。耶。抑不儕孔子於百家之列。耶。此疑問始發於蘇東坡莊子祠堂記。從來未有人答覆。東坡之意。以莊子爲暗示予孔。世之非儒者必嗤其妄。而究無以爲莊子解也。余讀駢拇諸篇。掎擊仁義。辭最激烈。而忽以曾史爲鵠的。避孔子而不施。東坡謂惟盜跖漁父。則似真詆孔子者。遂疑其僞。然漁父之說。亦與論語所記晨門。荷簣沮溺。丈人之說等耳。豈在莊子而卽爲詆。

孔至如盜跖篇之無理謾罵乃借一窮凶極惡人之口語類滑稽初不足爲孔子辱是豈莊子固有微意存乎其間耶過此以往不敢強爲之說矣『或曰今盜跖漁父非莊子原本爲太史公所見者然無左證』反而觀之太史公老子列傳云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家儒家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今攷先秦儒家言傳於今者絕無絀及老子之文孟子拒楊墨至斥爲無父無君而獨不及老荀子非十二子亦不數及老子荀子全書中辨墨辨宋辨孟至不憚煩而於老子祇天論篇載有有見於絀無見於信八字異哉孟荀皆以好辨著則於老子當視爲淫辭邪說異端之尤顧反默然箝口竟無所謂不得已存也者是皆古書驟難解答之問題也

莊孟同時而不相遇由孟子觀之則當日社會盛行之學說祇有儒墨楊由莊子觀之則當日老子勢力似非常浩大然而孟子熟視無覩也或疑楊朱

卽老氏之代表。顧孟子舉楊朱宗旨。不過爲我二字。以比老子掊擊仁義。於儒家中心點。有直接之傷害者。（墨子非儒。亦祇皮毛。）大不相同。爲我不足以代表老子道德宗旨。楊朱爲我。老子外身。楊朱非老學也。（荀子儒效篇。無以異於墨子矣。各本皆同。陳蘭甫誤引作老墨。而曰老墨卽楊墨。真郢書燕說也。）莊子屢言楊墨。又言儒墨。楊秉而記老子弟子。則爲陽子居。楊陽。朱居。雖可通假。而以學說論之。則決非一人也。（列子黃帝篇。襲莊子寓言篇。以陽子居爲楊朱。僞書不足爲證。陸德明莊子釋文云。陽子居。姓陽名戎。則亦不以爲楊朱也。）

二 莊子著老孔學案

莊子一書。紀老聃事十六條。而老孔相遇居其九。合之御覽引逸篇中。猶有兩條。共一十一條。蓋老孔事迹。莫詳於此矣。竊意莊子之學。源本於老。然老學之

高。尚。初。無。待。莊。生。抑。孔。以。張。之。乃。獨。於。老。孔。問。答。非。常。注。意。述。之。如。是。其。備。更。
以。已。意。曼。衍。而。發。揮。之。者。殆。以。此。爲。當。日。兩。家。最。大。之。學。案。並。非。以。之。軒。老。輕。
孔。也。還。觀。儒。家。所。紀。僅。在。禮。記。曾。子。問。中。得。寥寥。數。語。又。瑣。屑。及。於。禮。之。末。節。
蓋。此。學。案。爲。彼。方。的。故。此。方。不。甚。記。載。（譬。如。陸。象。山。對。於。朱。晦。庵。而。有。辨。論。
當。然。爲。象。山。門。徒。所。寶。貴。而。晦。庵。門。徒。則。棄。擲。之。而。不。屑。道。所。以。陸。氏。之。言。留。
在。朱。氏。者。祇。有。白。鹿。洞。講。義。一。章。與。朱。陸。異。同。無。與。也。）進。而。言。之。或。者。陋。儒。
之。見。對。於。老。子。雖。憤。其。說。之。惑。世。誣。民。而。又。苦。無。高。出。於。彼。之。理。論。以。爭。勝。遂。
欲。深。沒。當。日。相。競。之。大。端。如。經。藉。與。仁。義。等。而。姑。留。此。促。數。破。碎。之。臆。言。以。爲。
孔。子。見。老。聃。不。過。問。禮。（如。孔。子。世。家。所。記。）而。所。聞。於。老。聃。者。又。不。過。如。此。
云。云。而。已。也。世。但。據。曾。子。問。遂。謂。守。禮。唯。謹。之。老。聃。決。非。作。五。千。言。文。甚。至。謂。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等。語。之。老。子。於。是。以。作。五。千。言。者。臆。爲。老。萊。子。或。周。

太史儻斯真受古人之愚矣。今由莊子所記老孔學案觀之。儒家最重仁義。孔子第一次欲西藏書於周室。而因老聃。老聃問十二經之要。孔子答以要在仁義。老聃卽斥其以仁義亂人之性。孔子第二次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老聃又告以仁義先王之蘧廬。可一宿而不可久處。又謂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以爲如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仁義憤心之亂。亦如是。此皆老子之掊擊仁義者也。其可寫於儒家之書乎。次之儒家最重者。經籍而莊子所記孔子以治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久。告老聃。而老聃乃謂六經先王之陳迹而非其所以迹。如迹爲履之所出。而迹非履。斥孔子不求所以迹。而但求其迹。又記老聃倚竈觚而聽孔子讀春秋。以爲聖人讀之。汝不必讀。御覽引莊子逸篇此條。其文不全。以同書所引神仙傳足之。其意蓋如輪扁之告齊桓公。聖人已死。而所讀者爲古人之糟魄相同。亦卽陸象山六經

皆吾注脚之意。此老子之反對經籍而爲孔門所不能贊成者也。其三儒家遊方之內以修身行己爲最要而老聃則告孔子以忘形其與無趾私論孔子謂其不能自解桎梏等於天刑故嘗告之曰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皆無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又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又曰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醯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云云孔子一生汲汲於倫理範圍之中日不暇給聞此高曠玄妙之哲學深悟夫造化之精微物性與人性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之自然真摯則安得不歎爲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乎然而孔子之徒如子貢者猶且聞其言而不信也則其他可知矣然則由莊子觀之孔子之見老子果爲區區之問禮耶孔子所聞於老聃者果僅曾子問所記之

四。條。耶。以。上。所。舉。犖。犖。大。端。皆。蒙。叟。之。寓。言。耶。苟。無。徧。心。吾。知。決。不。能。持。此。謬。說。已。

王肅僞撰孔子家語於五帝篇執轡篇皆有吾聞諸老聃之文。都不足信。而執轡篇子夏問於孔子曰節全襲大戴記易本命篇。乃中間增出昔吾聞諸老聃數語。爲戴記所無。作僞之迹更顯。孔叢記義篇亦有聞諸老聃語。亦僞書不足信。

三 莊子證明五千言出於老聃

道德五千言爲老聃所著。莊子天下篇明引其文。本無可疑。太史公亦以著之老聃列傳。而世之自命爲儒者如汪容甫輩。偏據曾子問以疑之。謂孔子師老聃。其所聞紀於曾子問者是。而五千言則非老聃所作。或是老萊子。或是周太史儋。云云。然據太史公所言。老萊子自有著書十五篇。其書見於漢書藝文志。

非五千言也。太史公敘老萊子於老子傳中。不過爲其亦楚人。史公固不謂老萊子卽老子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是史公不謂老子卽老萊子之證。）莊子記老萊子與孔子問答稱老萊子。與老聃之稱老子。絕不相蒙。故以五千言屬諸老萊子者。可謂絕對之謬誤。若周太史儋。見於史記周秦兩本紀。載其見秦獻公而爲預言。非老子斥前識爲愚之義。（德經論德章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汪容甫以上句疑曾子問之老聃非老子。何故不以下句疑見秦獻公之周太史儋非老子乎。）吾意作五千言之老子。決不作此伎倆也。能作五千言文者。其人品學識理想。必不肯借預言以自見。則誰謂周太史儋而能作五千言乎。夫攷老子。不取信於莊子。豈有當耶。謂莊子不問其祖師爲誰而姑借周太史儋之書。漫造爲寓言。以誣罔老聃與孔子耶。或者莊子不知五千言。

爲同時之周太史儋所作。誤認爲老聃而遽以古之博大真人稱之。欲立之以爲宗耶。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據周秦本紀。在孔子歿後百有五年。老子傳作百二十九年。而莊子爲楚威王所聘。威王元年。卽周顯王三十年。卽孔子歿後百四十年。威王立十一年而薨。是周太史儋可以與莊子同時。或相差二三十年耳。莊子果如是之陋且妄耶。汪容甫老子攷異所證莊子乃完全錯誤。或曰。明著作五千言者爲老聃。但言老子或言老聃而不及五千言者不數。莊子而外。史記以前。其他周秦古書。亦有可爲莊子助者乎。愚不能多憶。姑證諸韓非。韓非爲老氏之學。作解老喻老兩篇。必是深知老子者。不下於莊子也。雖此兩篇中。不言老子之名字。惟其內儲下經有云。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而說中引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爲道經微明章之文。則五千言之作於老聃。在韓非書中。亦有確據矣。至於文子一書。固解說五千

言文者。全書多祇稱老子。不能爲證。惟其第五篇有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云云。此卽漢書藝文志注。所謂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班固所指依託。蓋猶依託在秦以前。（王伯厚謂荀子及莊列淮南皆引用文子之言。）則文子之老子卽老聃。似亦足爲一證也。至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篇云老聃貴柔。（今本作老聃。從困學紀聞引改。呂書四稱老子。兩作老聃。兩作老聃。聃疑爲聃之俗寫耳。）貴柔之出五千言。更其明證。

四 莊子之老子列傳

余讀莊子所記之老子。而覺太史公之老子列傳。殊不足爲信史也。吾人信二百年後其書多所牴牾之太史公乎。抑信二百年前與老子時代較接近而欲明老子之術之莊子乎。則請述莊子所以傳老子者。與太史公書相較。太史公云。老子姓李名耳。余嘗疑李耳之名。自太史公外。竟不見於其他古書。不知太

史公何所本。若莊子則祇稱老聃。無所謂李耳也。一也。太史公記老子生平。是楚國人。先官於周。後隱於秦。中間並無何等之更端。而莊子則記孔子及陽子居。皆嘗南之沛。見老子。則老子固久住於沛者。釋文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非免而歸居。卽由周適秦。且依天道篇。孔子適周。見老子固已在老子免官之後也。二也。太史公說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而莊子則紀孔子見老子凡兩次。其一在周。其一在沛。在沛爲不聞道。在周爲藏書。皆非問禮。則問禮者儒家之飾說。而史公誤以爲事實也。三也。太史公記老子謂孔子有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之語。而莊子則記去汝躬矜。與汝容止云云。乃爲老萊子。非老聃也。四也。太史公說老子至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而莊子則稱關尹爲列御寇之師。與老聃爲同志。且天下篇先舉關尹。後及老聃。並引關尹曰。老聃曰。而俱指爲古之博。

大真人則關尹似非僅強老子著書之人至關而始見則至關見尹之事似不足信也五也太史公記尹喜曰子將隱矣又記著書而去似老子入秦不返者而莊子記陽子居南至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則老子入秦不過一時之西遊而沛則老子之家在焉故陽子居孔子皆往彼見之也六也太史公謂老子入秦後莫知其所終而莊子則記老聃死秦佚弔之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父之語則非莫知所終者也七也太史公之傳老子曰字伯陽以影射西周時代爲預言之伯陽父而聯合戰國時代爲預言之太史儋又曰著書而去莫知其所終又曰蓋老子者一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又曰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迷離惝恍一片神話特未至若神仙傳之荒唐耳要之自秦皇漢武而後方士蠱起長生不死之詭言一託之於黃老太史公當漢武時浸受已久雖不盡用其

說而刪除。未盡遂成此傳。而莊子則不然。其記老子爲周徵藏史。免官而歸。恆居於沛。教授弟子。又嘗西遊於秦。旣而死。並無一語之涉。及神話焉。然後從而贊之。曰古之博大真人。真人者卽刻意篇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大宗師言之尤詳。亦卽天下篇所謂不離於真之至人。仰企天人。神人而立於聖人君子之上。是莊子五等人格之一也。又記孔子見老子。被髮將沐。熱然似非人。則以其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以見老子超越凡俗之意態。記秦佚弔老子曰。始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則以老者少者哭之。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以見老子感孚羣衆之精神。莊子固以人道說老子者。比於太史公。公大有徑庭者也。八也。故依莊子以撰老子列傳。當與太史公迥異。至太史公謂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云云。并及其曾玄。攷其年代。正與周太史儋相值。決非與孔子同時之老聃。竊疑史儋後裔。欲自命爲神聖之胄。胤不惜自誣其祖。

而所謂儋卽老子者卽彼等所附會耳。

姚惜抱據莊子以老子居沛。沛乃宋地。疑是宋人。宋爲子姓。李乃子之轉語。如姒姓之爲弋。老者氏也。宋有老氏。老子字聃。據釋文及後漢書注可證。今史記字伯陽謚曰聃者。唐玄宗以後用河上公注所改（詳見老子章句序）其說依莊子以推測老子之姓氏名字里居。似亦有理。顧附會太多。如老子若爲楚人（見史記）或陳人（釋文）而不爲宋人。卽不能居沛耶。居沛老子。旣不必定爲宋人。則子姓之說。又何所附麗耶。惟老爲氏。聃其字。則固莊子所亟稱。且稱老子猶稱孔子。孔亦氏也。否則老之爲云。必取生而皓首（四字見釋文）之神話矣。至於李耳之名。楚人陳人之說。吾以爲莊子所未言。無關緊要。闕之可也。

五 莊子不皆寓言及孔門學派

太史公謂莊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於是後人讀莊子。先橫寓言兩字於胸中矣。余獨以爲不然。今鈎攷老孔之事。尤覺此言之非。如莊子與論語同記楚狂接輿。而論語簡古。接輿之歌。僅有六句。莊子則有二十餘句。未知論語爲接輿之原歌。而莊子衍之。耶。抑莊子爲接輿之原歌。而論語節之。耶。然世必以莊子寓言之故。謂論語較爲可信。而不知實武斷之甚也。今姑不論歌詞之長短。卽以接輿之名論之。亦復離奇太甚。苟不見於論語。則必與畏累虛亢桑子同疑。爲子虛烏有矣。豈非莊子之以寓言著名。遂致其一部分之事實。亦大受損失乎。進而言之。莊子記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下及子貢孔子問答。又記孔子問子桑。蓋子桑。卽子桑戶。〔釋文。桑音戶。〕亦卽論語之子桑伯子。孔子以爲簡。仲弓以爲太簡者。孟子反卽論語記孔子稱其不伐者。子琴張。則孟子嘗與曾皙牧皮。並指爲孔子所謂狂者。是三人者。固非莊

子之寓言。而其事亦必有幾分之實在者也。余嘗以是推之。可以想見孔子時代。老氏學說。非常之盛。然簡也不伐也。狂也固苟。非證諸莊子無以定其爲。浸淫於老氏者也。更進而言之。莊子記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臨尸而歌。及子貢以禮詰之。二人笑曰。是烏知禮意。以例諸檀弓所記原壤母死登木而歌。云則孔子故人原壤者固亦老氏之流。朱子亦云。其遊方之外與子桑戶輩同。亦可以莊子測之也。琴張爲孔門弟子。余竊疑孔氏門徒中受老子之影響者亦不少。世皆知曾皙之言志浴沂風雩之對。有一種超然之天趣。近於老氏。故孟子亦與琴張並舉。而子游子之禮運首章。慨慕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以其時代爲小康。此與莊子所記老子告子貢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一章。意致相符。又言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亦與孟子反子琴張所稱禮意相契。蓋孔門南方之學派。固在老氏勢力範圍之內。有如是也。夫二程

子門人。其後大半入於佛。陽明之徒。變爲狂禪。學術遷流。乃其常事。（朱子謂由儒家拘縛不住。其實無論何家。斷無拘縛人心之能力。）孰謂孔門高賢。而皆株守一先生之緒言。如莊子所呵爲暖暖姝姝。而私自說者。（韓非謂孔子既沒。儒分爲八。取舍相反不同。）又况據莊子所說。孔子自身之受老子感化。與其門徒之受感化。（若顏子坐忘之類。）固非一端哉。且孔門讀老子書。固有明徵。如論語記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則直舉五千言文爲問。知孔子並不以其書爲異端。而不許學人之研究也。要在讀者之自爲衡斷耳。然則讀莊子者。於老孔事迹。與其學案。慎勿以寓言兩字。一概而相量。可矣。

論語有古代農家者流之學說攷

論語微子篇。荷蓀丈人章。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按此節之旨。最爲可疑。仕者爲行道也。道旣不行。乃欲苟仕以行君臣之義。決無此理。且不仕卽爲亂倫。語尤太過。若然。是不問道之行。不行但能得仕。卽爲行義以保倫。世之干進小人。優爲之庸待君子乎。孔子又何以言天下無道則隱也。竊意不仕無義四字。爲荷蓀丈人所持之學說也。不仕者所謂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不事。仕而事力也。無義者所謂無君之祿。卽無上之名。故君臣之義可廢也。（古祇有君臣之義。無君民之義。）此種學說。在春秋戰國時代。持之者甚多。如韓非子所紀之狂喬華士。則殷周之間已有之。至戰國之田仲（卽孟子之陳仲子）爲最著。質言之。蓋出於農家之食力主義。而倡爲廢君臣論。（孟子之許行。或亦是此一派。）今子路於一宿之餘。得聞丈人如是之緒言。心不然之。故先牒舉此四字。以爲案駁。否則丈人特不仕耳。豈得遂謂其廢君臣之義哉。君臣之義。廢不廢。豈係其身之仕不仕哉。孔子棲棲一生。求仕而不

得。則是終無行義之一日。豈但道之不行已哉。後四句謂君子行義故可以仕而仕。如道不行則可以止而止。君子固自知之。亦何嘗勉強以求仕乎。已知之矣。之已當從釋文音紀。蓋卽指君子也。集解引包氏謂指孔子自己。則非許行之食力主義。其並耕之說卽是無君。蓋君旣與民並耕而自治。其饗飧則君亦一民而已。復何君之有乎。孟子以君旣治民無暇事耕。似不知許子之道。固以爲民能自治。本不須君治也。孟子又舉堯舜禹之事爲說。顧洪水非常有舜堯禹適當其時耳。且治水播種設教等。奚必爲君而始可行之乎。

樊遲請學稼。請學爲圃。此卽許行並耕之說。所謂食力主義也。孟子駁許行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而以食人治於人者爲小人。與孔子斥樊遲爲小人同意。食力主義之內涵爲無君思想。孔子特提出上字以申其有君主義之長處。猶孟子引堯舜禹之事功而見世之不可無君也。

古農家者流以食力主義而抱無君思想尙書大傳所載唐虞之擊壤歌已似隱含此意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從來以民無能名解之其實既不能名又安用此帝爲哉且國之有亂何一非由於帝王之相爭奪而起若小民則受禍而已故無帝王卽無亂亡人人安居樂業自食其力雖永永太平可也故帝力於我何有是農家本分語亦是農家真實語然反而言之孔子謂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堯舜政不擾民使民忘其有帝由專制威權下之民以觀之亦正可作一種希望之頌揚語也

焚書以前古籍及其文具攷

(一) 論始皇焚書爲剷除封建時代之古文化

秦始皇者古代之列甯麥索里尼也其所主張以秦國法令爲新文化之中心而殄滅封建時代之古文化此其說實自商鞅導之商鞅學說當日之勢力古

代之馬克司也。故秦之焚書亦始於商鞅。韓非子和氏篇所謂「商鞅教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是也。然當時所焚者祇秦國之書而已。及始皇統一六國。乃與其丞相李斯爲大舉之焚書。以實行商鞅之主義。證諸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異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牧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爲變異也。今陛下創其

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學議之。出則心非。入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細讀李斯之議。曰「三代之事何足法。」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

「曰「別黑白而定一尊。」曰「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其根據則在「時變易」三字。蓋古爲封建時代。今爲統一時代。時代既變易。故古代文化。不可不殄滅之。以利今之進行也。然其間爲梗者。則在一般守舊之徒。所以其明年乃實行剷除反動分子。借方士侯生盧生之亡去。而坑殺封建時代所留遺是古非今之儒生。史言

「始皇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悉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我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

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夫方士亡去。與咸陽諸生何涉。蓋以諸生誦法孔子。反對練藥求仙之愚。始皇疑侯盧之亡。爲此等詆言所感動也。夫始皇心中。豈有孔子。孔子乃封建餘孽。已與其書均不中用。而扶蘇乃以誦法孔子爲諸生請命。亦不識時務甚矣。想李斯周青臣輩。必竊笑其旁也。

始皇焚書。論者以爲愚民政策。其實非也。觀李斯與淳于越之爭點。曰師。古曰師。今師古者。卽古代封建思想也。今有何可師。今者。卽始皇統一天下後所定秦之法令也。故曰「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可見當時欲以秦之法令代古封建時代之教育。並不欲人民不學。特所學者爲今而非古耳。從來文化專制。尤視政治專制爲重要。「別黑白而定一尊。」李斯所見到。乃在去今二千年之前。亦可謂一時豪傑矣。

始皇焚書。其事至易。而實至難。至易者。古代竹簡繁重。民間本無多書。欲一旦滅絕之。較諸後來乾隆之焚書。容易百倍。至難者。其時皆以傳誦記憶。書可焚。而傳誦記憶不可焚也。漢書藝文志云。「詩書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專在竹帛。」故書禁一開。而傳誦記憶者。皆能重著於文字。先漢六經之今文皆是。不獨伏生之於尙書也。論者謂「高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其中即有未焚之書。並謂秦之所燒。民間之書耳。其中祕所藏如故。且秦亦有博士。如伏生故爲秦博士。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之類。漢代六藝之傳。大都出於秦博士之遺。可見其不絕經術。」此說宋鄭樵卽主之。其實太繆。秦之有博士。當在三十四年未焚書之前。至偶語詩書棄市以後。安所用其博士哉。至中祕藏書。據史記蕭相國世家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

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是蕭何所得。乃丞相御史兩署中之律令圖書。並非中祕藏書之府。此律令或即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之法典。而圖書則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圖志或統計也。秦既爲三代以來「必則古昔稱先生」之大革命。更何有於古代經籍而藏之以待後人哉。

(二) 論古文舊書之出現西漢人多不得見故反抗之至東漢科斗書之流傳而古文學說大盛

焚書以前之古籍。大概是古文。漢代古文之出現。蓋直至武帝時。漢書藝文志云。「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此漢之中祕藏書。其間必有不少古文。即所謂中古文是也。如周易

本未焚之書。然漢博士所傳則皆今文。惟中祕則有古文。故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又如尙書亦有中古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凡此皆祕府之古文書也。然漢世中祕之書。不傳於外。霍光傳云「霍山坐寫祕書。」百官公卿表云「蘇昌爲太常。坐借霍山書。泄祕書免。」可見當日法律之嚴。寫者借者俱有罪。而能窺中祕見古文者。尠矣。

中祕以外。其次古文之出現。一由於河間獻王之好書購求。一由於魯共王壞孔氏屋壁而發見。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

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此河間之古文一也。藝文志云。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此孔氏屋壁之古文又一也。又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從劉歆與王應麟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魯淹中發見之古文又一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此河內老屋發見之古文又一也。顧河間之珍。孔宅之祕藏。雖不逮中祕。

之禁令森嚴。又何能供外人之閱覽。若魯淹中。河內老屋。不過偶一間出。旋即上獻。故終西漢世。今文學者。守其所謂師說家法。而古文僅得之傳聞。無從目覩。宜其竭力反抗。如尙書二十九篇爲備。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固亦有利祿之見。廁於其間。要之並未親覩古文舊籍。固不可諱言也。

中壘父子。典校祕書。歆移太常博士書中。屢言「古文舊書」。而古文舊書之何狀。未暇及也。至東漢以後。則竹簡漆書科斗文字。始爲世所發見矣。而最關緊要者。乃在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蓋諸人雖傳古文學說。而未必皆見古文真本。至杜林之漆書古文。或由祕府。或由孔氏所散出。（疑孔氏本亦已由孔安國獻入祕府。）實爲曠代之奇寶。後漢書杜林傳云。「東海衛弘長於古學。見杜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弘。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示弘等曰。林流離兵亂。常

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於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弘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一蓋古文尙書之爲漆書。始發見於此。前此孔劉未嘗語及也。據後漢書儒林傳云。一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一是東漢賈馬鄭之古文。卽杜林漆書之本。惟鄭玄發見其爲科斗文字而爲之說。孔穎達尙書正義引鄭玄書贊云。一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一推鄭氏之意。蓋謂雖形似科斗。實卽周之古文。非別有一種科斗書也。晉書衛瓘傳。稱子恆作四體書勢。其敘古文曰。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論語孝經。時人已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罕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始於邯鄲淳。恆祖敬侯。一衛覬。寫淳尙書。以示淳而淳不別。一可見漢末以來。科斗書之寫法。已盛傳於世。故邯鄲淳

傳古文。蓄有真本。衛覬能以摹倣亂之。而此邯鄲淳之真本。當卽杜林漆書。以東漢古文。惟此一脈也。至梅賾僞古文尙書之孔安國傳序。言「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又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則易知爲東晉人語。決非前漢之孔安國矣。

(三) 論汲冢漆書之發見與墨書古文之證明

竹簡易於朽蠹。西漢祕府所藏。向歆所校。至東漢而僅有西州一卷之孤傳。其他無聞焉。迨晉太康初。汲冢之發掘。而後竹簡漆書與科斗古文。乃著於一時。晉書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下列書目略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可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繕次第。尋攷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覩竹書。隨疑分

釋皆有義證。」又杜預左傳集解後序云：「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得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篇。」又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中略）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卽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以上皆汲冢發現之竹簡古文。而尤當注意者。卽束皙傳漆書皆科斗字之一語。蓋因其爲漆書。故所成字作頭麤尾細之科斗形。與東漢所傳杜林漆書古文尙書爲鄭玄所見者合也。衛恆亦言「汲冢策書。以案其祖敬侯所寫邯鄲淳古文尙書。猶有髣髴。」蓋同一漆書科斗文故耳。此外言科斗文者。束皙傳又載。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

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然漢明帝時。不應作科斗書。皙親見汲冢科斗。決不至誤認。蓋特東漢人摹倣古文以爲之者。至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南史王僧虔傳略同。云。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玉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得有數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曰。科斗書攷工記。卽周官所闕文也。南史江淹傳則云。永明三年。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但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此與汲冢發見同。而所獲者較少。王僧虔謂爲攷工記。江淹謂爲周宣王簡。皆出臆度。云似科斗書。而不言爲漆書。則僅爲古文而非科斗可知。蓋王江兩人固皆不能識科斗與古文之分安在也。

雖然竹簡古文不必皆漆書。大多數以墨書。卽如汲冢所出。亦有以墨書者。如「穆天子傳」是矣。荀勗穆天子傳序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觀此。可證竹書之有墨書。而以墨書。則不言科斗文。但目爲古文矣。汲冢竹書固多漆書。故荀特著「以墨書」三字。至可寶貴也。由是推之。東漢盛言古文舊書。而杜林所得古文尙書。獨著漆書。可見其他諸經古文。向歆所著錄。而爲衛杜賈馬許鄭所識別。如古文某作某者。未必皆非古本。惟其爲墨書。不及漆書。科斗文字。尤爲珍異。故康成獨言屋壁尙書爲科斗字。且可見古文所以成科斗形者。本爲用漆作書。漆性黏膩。不適於書寫。致有頭麤尾細之狀。非古文原如是也。若以墨作書。則長短方圓。無不如意。不復成科斗形。而實與科斗形者同爲一種古文也。

余嘗恨古人疏略。每於當前之事物。未嘗詳細記載。以留史料。爲後人研究之資。如晉書束皙傳之「漆書皆科斗字」。如古文穆天子傳序之「以墨書」。雖祇以不經意出之。而後人藉以疏通證明古文舊書之形式與內容。真無上之價值矣。

(四) 辨相傳古無筆墨而用刀刻竹木說之謬誤

世俗相傳。有秦時蒙恬始造筆之說。晉崔豹古今注所記董仲舒問答。已斥其非。攷御覽引古今注曰。「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鹿毫。(按鹿字。今古今注本作蒼)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按古下當脫無字)「推董答之意。似謂古筆柘管鹿毫。秦筆竹管兔毫。非古無筆。以今論之。竹簡古文舊籍。無論爲漆書。爲墨書。皆須用筆。且其筆必須用毫。書者如也。無毫

安能如乎。不過漆書之毫。官較剛。墨書之毫。可稍柔而已。說文聿篆下云。「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從聿一聲。」又出筆篆云。「秦謂之筆。從聿竹。」此可見筆字實始於秦。以用竹管而從竹。自筆行而聿廢。漢人記載言「所以書」之具。但從後出之物以喻人。便謂之筆。禮記曲禮云。「史載筆。」國語晉語云。「臣以秉筆事君。是則書之。」史記孔子世家云。「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皆其證也。至古筆之用毛。則莊子田子方篇可證。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夫筆而可舐。必爲毛筆。豈待言乎。趙翼陔餘叢攷論造筆。不始於蒙恬。云。「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蘸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其說最是。至詩邶風靜女云。「彤管有煒。」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玄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古今注又載董仲舒問答云。「牛亨又

問曰。筆有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使史官載筆。故是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竊謂古有丹書。卽是以赤漆作書。其筆則謂之彤管。大戴禮武王踐阼亦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尙父曰。在丹書。蓋古代重要典章。多用赤漆書。故其書罪籍亦然。左傳所謂「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襄二十二年傳）是矣。因其特稱丹書。則知漆經古文。必爲黑漆書無疑。以上可見書之必用筆也。至於墨爲何人所創造。不見於古代之記載。御覽引范子計然曰。「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此指石炭而言。亦謂之石墨。今則稱煤也。古無煤字。墨卽煤也。用墨染黑。蓋起自上古。唐虞五刑有墨。鄭玄注周官司刑「墨罪五百」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其他禮有墨車。傳稱墨纓。又如繩墨之陳。爲梓人所必需。疑此種墨。乃用石煤而和之於樹膠。（觀莊子言和墨可見）以代黑漆者。其用尤著於書。故說文云。「墨。書墨也。從土黑。黑亦聲。」

「土黑會意。非石炭而何。許氏固親見墨書古文。故特以書墨解墨。可見古人造墨爲用以書。又可見古人之書以墨爲主也。」

如上所言。古人之用筆用墨。可無疑義。更讀管子霸形篇云。「於是令百官有司方版墨筆。」尹知章注云。「方版。牘也。欲書其所定令。」此最足證春秋時方版之上。固以墨筆爲書矣。又如說苑指武篇。謂王生滿見周公。「藉筆牘書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願爲君謬謬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皆謂古代用筆墨於木牘。蔡邕筆賦云。「昔倉頡創業。翰墨用焉。」是筆墨固始於造字之初。乃段玉裁說文注謂。「墨用於帛。不可用於竹木。」此說蓋從來人之共同誤會。其意以爲竹木用刻。豈知大謬不然。古有刻金。刻玉。刻石。刻龜甲。惟竹。簡。木。牘。則用書。不用刻。刻不可稱爲書也。竹簡之廣。不過數分。（據南齊楚冢所發見詳前）其長二尺四寸。上容二十

二至二十五字。（劉向所說詳前）多至四十字。（穆天子傳詳前。按此乃墨書。故字數比漆書倍多）豈能容刻乎。御覽引漢應劭風俗通義云。「劉向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蓋先書於竹。有誤則削之。改書於事最便。上素如有誤。則塗乙較難矣。若以書竹爲刻竹。則刻之工作。豈不更難於上素。何爲先此後彼乎。古有書刀。專爲誤書而削改之用。周官攷工記云。「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鄭玄云。「若今書刀。」清乾隆周官義疏竟謂「書刀用以刻字。亦用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然則書刀削與筆兩用之。」此由不知竹簡用筆書。誤則用刀削。本屬兩物。而誤認書刀可以筆削兩用。試問長尺廣寸合六成規之屈曲刀。可以在竹簡上刻字乎。恐雖至巧者不能用此工具也。劉熙釋名云。「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後漢書劉盆子傳。「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李賢註云。「古者

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讀此知古人刀筆二事。常佩於身。以便書削。若須刻字。豈能倉卒爲之。故削者削去墨書。非削去刻字也。

古人書字於竹於木。木者謂之方。謂之版。謂之牘。謂之札。竹者謂之簡。謂之策。謂之篇。其制度有闊狹長短之不同。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杜預左傳集解序云。大事書之策。小事簡牘而已。然則方策簡牘所以分者。因字有多少。事有大小。蓋此其大較也。王充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爲簡。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此說竹簡也。又云。斷木爲槧。枿之爲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此說木牘也。竹簡木牘。並不云刻。其云加筆墨之迹。不云加雕鏤之功也。又古時小學有學書之具。亦是或用竹。或用木。用木謂之奇觚。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

「此用木以學書者也。用竹者謂之佔畢。禮記學記云：「伸其佔畢。」畢簡也。佔卽筓字。說文筓下云：「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筓。」籥下云：「書僮竹筓也。」此用竹學書者也。若觚若筓。蓋特別製造。令其光滑。可以拭去再書者。其用以拭之布曰幡。說文幡下云：「書拭觚布也。」倘謂爲用刀刻。則刮去綦難。安所用拭墨之幡。且豈不使學書小兒均爲刻字匠之學徒乎。

自春秋而後。竹木而外。始兼用帛。觀墨子已有書於竹帛之語。莊子天道篇言「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子。」用一繙字。似此十二經之本。亦是縑素而非簡篇也。然無論爲木爲竹爲帛。皆用筆墨書寫。而非刀刻。非但帛固不可刻也。况苟非筆墨素有。安能由竹木進步。一躍而用帛哉。

至易繫辭下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書契二字。本明兩事。書者竹木以筆寫也。契者金玉以刀刻也。故班固漢書藝文志引此以爲

造文字之始。蓋今文家義謂筆書刀契。文字肇興。乃後世聖人。所以改換結繩之法而爲治也。許慎作說文解字序。亦同班意。自鄭玄以周官禮之「書契」當之。則爲契約之契。而非契刻之契。此當是古文家義。按說文以約訓契。以刻訓契。契契本屬兩字。但古書無契字。皆以爲之。如契大雅之「契龜」。呂覽之「契舟」。皆是。故說文於契下亦引易書契。以明契刻之解。若如鄭說。則易所言爲契約質劑。係行政上之進步。而班志與許序指爲文字之始者。不可通矣。此當別爲長辨。姑附其說。以俟異日。

論墨子姓名書讀子卮言後

江瓌讀子卮言。全書之說。大概出於附會與武斷。不足信也。卽以墨子姓名論。墨者固九流中一家之名。而亦卽翟之姓也。九流之名。皆有取義。獨墨無之。此自墨氏簡質。卽以祖師之姓名家。命名之時。初不必與其餘諸家協謀而後定。

則後之述九流者。又烏能別尋一取義之名。以命之。以與其他諸家一例乎。今江氏因此之故。疑墨非姓。以莊子繩墨自矯之語。爲墨家命名之義。然繩墨連文。去繩取墨。如何可通。又引荀子瘠墨之說爲證。其實荀子此文。並不指墨子。王念孫讀書雜誌。已明言之矣。江謂古人言儒墨。疑其一爲學派之名。一爲人之姓氏。文法參差。則以墨爲學派之名。而古人亦屢言孔墨。不又爲參差乎。其實墨氏出於孤竹國墨台氏之後。明有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可據。墨之爲姓。本無庸疑。今旣不以墨爲姓。遂於子墨子之言。不復可解。乃臆造爲別字子墨。子墨二字。見何書耶。又無解於子列子子禽子。則以今列子一書。爲後人綴輯。子禽子之禽字。亦非姓。不知子列子見於莊子。見於呂氏春秋。非獨列子本書也。禽之非姓。江說未詳。無從據駁。而江氏則又大罵宋儒子程子之稱。謂宋學紕於攷據。有此陋妄之稱。謂余聞朱子於大學中庸章句之首。著子程子曰。

乃倣春秋公羊傳子沈子子司馬子例。爲推尊其師說之意。江氏蓋未之知也。如知之。必又謂公羊此文爲後人所加。或沈與司馬皆非姓矣。讀古書者。可以武斷。若是乎。尤奇者。謂翟非其名。而是其姓。引元人伊世珍瑯環記爲證。按瑯環記是一種小說。且出於二千年後之元人。而墨子書中。屢自稱爲翟。豈此位瘠墨先生。在二千年前。枯槁太甚。精神不濟。又不似現代人喜看小說。所以自己忘却自己之姓。而誤用爲名。墨家弟子。亦無力以校正之。胡亂的記入書中乎。嘻。古今有似此之攷據。家固宋儒之所望塵弗及耳。江氏其餘諸篇。疵繆大。致相同。以其書價廉易得。少年學子。又眩於其文辭之枝蔓。易於受迷。而不知其說皆破碎支離。欲伸一義。則用旁敲側擊法。多其言說。而按諸正確之攷據。百無一當也。因記此。願讀者勿爲所惑。可矣。

古懽夕簡勘誤表

卷一	六面	四行
卷三	一八面	一行
又	二八面	一行
又	三三面	四行
又	三四面	末行
又	三六面	五行
又	五四面	一行
卷四	八五面	四行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宴當作晏

萑當作萑

奭(梁當作梁)奭

輿徵當作徵輿

白當作曰

讚當作讀

日程當作日程

訓契當作訓契

以字下脫契字

如字下衍契字

古 懽 夕 簡

誨 詒 雜 著 第 二 種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印 行

著 述 者 范 誨

發 售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每 冊 大 洋 壹 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446B

